

心 棘

著 士 女 漪 綠

行 發 局 書 新 北 海 上

目錄

第一章	母親的南旋	一
第二章	赴法	一七
第三章	光榮的勝仗	三七
第四章	噩音	六三
第五章	來夢湖上的養痾	八一
第六章	家書	一〇一
第七章	丹鄉	一一九
第八章	白朗女士	一三九
第九章	中秋夜	一六五

第十章	家鄉遭匪的惡耗	一九三
第十一章	恨！	二一七
第十二章	皈依	二四七
第十三章	巴黎聖心院	二六九
第十四章	法京遊覽與歸國	二九三
第十五章	一封信	三一七

一 母親的南旋

醒秋一夜翻來覆去地不會好好安睡。她本來是和母親對牀而眠的，母親的牀，和她的牀，相去不過六七尺遠，她聽見母親帳中微微有鼾聲，很調勻，很沈酣，有時衾褥輕輕轉動一下，像母親在夢中翻身，知道母親正在沈睡。平常的時候，醒秋若是睡不着，必定喚醒母親，母女兩個談談日間的事，或過去一切，消遣漫漫長夜；但今天晚上，醒秋却不敢喚她，因為母親明天要乘火車到天津，到天津後改搭海輪回南，在路上有幾天難受的勞頓，所以今夜必得讓母親好好安睡。

醒秋越睡不着，心裏越煩燥，她血管裏的血也像她腦海裏的思潮

一般，翻騰迸沸，結果渾身發熱，太陽穴的筋躍躍跳動，再也不能在被窩裏躺着了；她輕輕掀去被的半邊，將身子靠着枕頭坐起，兩眼望着微朦夜色的紗窗，一動不動的發怔。

這時候胡同裏的車馬，和遠處喧嘩的市聲，早已寂靜，不過有時聽見巡警喝問半夜尙在街上遊行的人，又風送來幾陣狗吠，和一聲兩聲小孩的啼哭，除此之外，外邊真是萬籟俱絕，大地像死了一般。但室中各種微細的聲音，却真不少，桌上時鐘滴答滴答，板壁的畢畢剝剝的爆裂，鼠兒的悉悉索索走動，飛蟲頭觸窗紗瑟瑟似小鼓的響……這些聲音，白晝未嘗沒有，但偏偏聽不見，更深夜靜時便加倍的響亮與清晰。打入人的耳鼓。白晝是『色』的世界，黑夜便是『聲』的世界。

——羅秋記得去年在故鄉山中，和母親睡在書屋裏避暑。那間書屋建

築在半山上的開窗一望，一座十幾丈高的青山，幾乎伸手可以摸到，流泉響於凡席的松影綠壓屋檐，清幽絕俗。

一夜醒秋睡不着，便下牀打開窗子，向外眺望。那夜的景色直教她永遠難以忘却，天粘在四周山峯上似一張剪圓的暗雲藍紙，沒有月光，但星光分外明朗，更有許多流螢，飄忽去來，像山的精靈，秉着炬火跳舞，滿山熠熠燦燦，碎光流動。夜已三更，空氣非常寂靜，但耳中只聽見四山幽籟，蕭蕭寥寥，颼颼瑟瑟，如風水相激越，如萬籟春蠶的食葉之聲。泉聲忽高忽低，忽緩忽急，做弄琤琮曲調，與夏夜虫聲，齊鳴競奏。這些聲響，都像是有生命和情感的，白晝潛伏着，一到夜間，便像被什麼神秘的金剛鑽，解放了牠們的靈魂在黑暗中一齊活動起來了。

醒秋的心和耳也似乎得了什麼神通，凡不能和不易聽見的聲音，

也能聽見：她彷彿聽見松梢露珠的下墜，輕風和樹葉溫柔的親吻，飛蟲振翅的薨薨之聲，繁星的絮語，草木的萌芽，宇宙大靈的嘆息。

她坐在窗前，沈浸在空靈的感想裏，一直到天明。

——『明天母親就回南去了』醒秋心裏這樣念着，不覺湧起無限戀別的情緒。她的母親一生沒有到過北京，這次爲醒秋的三弟完姻，特別和父親到京裏來。婚事完畢之後，本想在北京好好逍遙一下，因爲母親的半生生命都已消磨在忙碌中間的。但她在北京住還不到一個月，祖母却於南方故鄉不住寄信來催她回去，說家務沒有人照管，她自己又上了年紀，不能操勞的了。母親對於祖母，本來是絕對服從的，奉了嚴符之後，只好和北京作別，決定南歸之計。

醒秋那時在北京某高等女校讀書，因離家太遠，只能暑假時回鄉一次。這一年母親到京，她沒回鄉，由學校搬出來和母親同住。母親

那時是寄居於一個表親家裡，父親却寄住在同一條胡同的親戚家。

她會陪母親遊玩了太和三殿，陪母親在中央公園老柏樹下喝過汽水，陪母親到過三貝子公園，這一個月是她生命史中最甜美溫和的一頁。

她從十五歲起，就離開家在省裏讀書，現在又來到北京，客中淒涼的况味是嘗慣了，但她總縈念着母親。平日看見本京同學，隨着母親到處遊玩，便不禁欣羨，只恨自己的母親不在北京，不能享到這樣天倫的樂趣。照普通人的心理講：二十以上的青年男女，正是熱烈追求兩性戀愛的時代，他們所沈醉的無非玫瑰的芬芳，夜鶯的歌聲，所夢想的無非月下花前的喁喁細語，和香豔的情書，所能刺激他們的只有怨別的眼淚，無謂而有趣的嫉妒，動搖不定，患得患失的心情。但在醒秋，這些事還不能引起什麼興味，一則呢，她小時便由家庭替

定了婚，沒有另外和別人發生戀愛的可能，二則呢，她生於舊式家庭中，思想素不解放，同學雖然大談並實行戀愛自由，她却不敢嘗試的。況且她的一片童心，一雙笑靨，依然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小女孩，只有依依於慈母膝前，便算她的至樂。

現在母親到北京來，她得意極了，她若在公園等處，碰見同學，必定遠遠的跑過去，將她拖到母親跟前：『姊姊，我給你介紹，這是家母。』同學若和她母親說話，她就替她們雙方繙譯，因為母親聽不懂北京話，而且又是滿口鄉音的。這時候她對於母親，對於那同學，甚至對於她所接觸的一切，都發生一種難以名狀的柔情，她靈魂深處湧起感謝的眼淚，同時又充滿了類似虛榮心的驕傲。呵！這一幅天性描成的『慈母愛女圖』不值得展示於人嗎？有時她特意到學校邀幾個同學來家喫飯，誰都知她家裏有一個母親，一個慈祥和藹的母

親。

『明天母親便回南去了。』醒秋又這樣默念着，她本想挽留母親在北京再住幾天，但有什麼用？住了幾天，結果還是要回去的。她又想跟母親回南，但父親說：他自己是要留在京裏等候什麼差使的，可以陪伴女兒。況且學校不久開學，家裏住不幾天，還要回京，這一趟往返，無非是多花盤纏多喫辛苦，有什麼意思呢？父親的話很有理，醒秋是遵從了。一個月的光陰，過得比箭還快，才迎接了母親來，又要送母親回去。這些日子的愉快，好似一個朦朧的夢。離別的悲哀瀰漫在她心頭，但只是散散漫漫，昏昏暈暈的描不出明確的輪廓，因為她和母親分離，原不止一次，若說這一回特別悲傷，那也未必。

窗外一陣風過，便是一陣陣瀟瀟浙浙的繁響，似下了雨，又像睡在船裏聽半夜的江濤，醒秋知道那是秋風撼着庭樹。她思索不知過了

幾時，精神漸漸寧謐。窗紗眼裏，透進如水的夜涼，覺得有些禁受不住，便仍向被裏一鑽，朦朧睡去了。

第二天早晨，醒秋被一種輕微的步履聲驚醒了，她張開惺忪的眼，見天還沒有十分亮，室中仍是黑沈沈的，屋角裏有一個黑影兒，徐徐在那裏動，輕腳輕手像怕驚醒了牀上的她，她知道母親已起來了。

——母親，你爲什麼起得這樣早？這時候不到四點鐘，離你動身的時刻還早得很呢。

——你好好再睡一會兒罷，我的箱子還有些沒收拾好，而且你的衣箱也是雜亂的，我趁這時候，將牠們整理整理，好讓你帶到學校裏去。

醒秋將頭向枕上一轉又睡着了。

早上六點鐘的時候，預定的騾車鱗鱗的到了門前。大家都起來

了。梳洗完畢後，父親說這裏離車站太遠，不及在家裏喫早飯了，不如到車站咖啡店裏去，一面等車，一面喫點心。

行李送上車後，母親的舖蓋也由僕人捆紮停當，桌上梳洗的用具，以及零星的物件，裝入一個小籐提包，由醒秋提着。母親由醒秋和僕人扶掖上了車，醒秋和去送別的表嬸也跨上車去，僕人跨在車沿上，他是護送母親回南的人。父親，表叔，及醒秋的二弟是另外一輛車，新婦由母親教不要送，昨夜來預先送了行，回到她母家去了。

一下劈拍的鞭聲爆裂在驢背上，車輪便轉動了。北方的驟車的好處，不是親自坐過車的人是不能領略的，裏面雖墊有厚褥，却是一搭平，客人坐着時，兩條腿要筆直伸着，腰裏既沒有東西倚靠，便幌幌蕩蕩地半懸在空中，穹形的車篷，恰恰抵住人的頭頂，車一震動，頭便碰着車篷上的釘，碰得生痛；這樣坐車真是活活受罪，母親向來沒

有坐過這樣的車子，被牠一顛，便覺得頭腦昏眩，胃裏一陣一陣翻起來，幾乎要嘔吐。醒秋趕緊將身子撑起，教母親靠在她的身上，又教表姊打開籐提包，取出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給母親喝，才使她心裏略爲安定些。

車夫不住地揚鞭吆喝，壯健的黑騾拖了這輛車向大路上快步前進，騾兒的長耳，一擺一擺動搖，與得得的蹄聲相應和，譜成和諧的節奏。車裏三個人像受這調勻節拍的催眠，不說一句話。

都市睡了一夜，已經在清曉的微風和黃金色的陽光中甦醒過來，又要繼續牠一天的活動了。道路兩旁的商店逐漸的開了門，行人也逐漸加多，市聲也一刻一刻的增加喧鬧，汽車鳴鳴，風馳電掣的過去，背後蹴起一片飛沙，人力車在大街上東西奔馳，交織出不斷的緯線。人們負着不同的使命，抱着不同的目的，在車馬中穿來擠去，清晨的爽

氣，洗不了他們臉上積年被生活壓迫的黑影，他們還要被生活無形的大力鼓動着，早忙到晚，晚忙到早，一直忙到墳墓方才休止。道中時見粉白黛綠的旗婦，齷齪的喇嘛僧，拖着辮子的鄉下遺老，更有一羣一羣高視闊步的駱駝，帶來大漠的荒寒，使這莽莽黃沙的北國，更抹上幾筆寒僧陳古的色彩。

走了多時，車兒到了大門前了。這地方比以前走的街道，更爲廣闊，遠遠望去，只見絡繹的車馬，如潮赴壑，如蟻趨穴，爭向那高大的穹門底攢湊。那宏偉壯麗的建築，張開牠翼然的巨影，俯視蠢動的北京，在朝曦中莊嚴地微笑。

過了前門行了不多的路，便是火車站，驛車停在車站附近的咖啡店前，醒秋和表婦扶母親下了車，父親和表叔們也趕到了，進了飯店，揀個座頭坐下。要了六份可可茶和一小籃麵包，大家開始用早點。僕

人是到店後去喫的。

喫完點心，付了茶錢，火車已停在站前，行李上了車後，人也接着上去。那輛車子因為時間還早的緣故，除了醒秋一羣人，沒有別的旅客。

火車還有二十多分鐘才開，大家便陪母親坐在車箱裏，說着閒話，所談的無非是坐海輪的經驗以及父親等着差使後好回去的話。表叔是個忠厚長者，他不住安慰母親說：海船的生活比火車安靜自由得多多，雖然有時不免風波的顛簸，但躺着不起來，也就沒有什麼了。他又勸母親到天津或煙台的時候，買些水菓，暈船時喫了可以開胃。但母親並不答言，她默默的坐在那裏，像被什麼憂愁侵襲着，忽然間她眼中閃映着瑩晶的淚光了，這淚漲開，成爲豆大的顆粒，由頰邊一滴一滴的墜在懷裡，她已在無聲的飲泣了。

醒秋突然間也感到離別的痛苦了，這個痛苦自從前兩天起便已醞釀在胸中，本是糊糲的一片，現在才變成了具體的感覺。她的心爲這痛苦所牽掣起了痙攣，眼淚也不知不覺地流出來了。

父親和表叔停止了說話，想用言語來安慰母親，但母親這次的哭泣，似乎不是爲着惜別，像另外有所感觸。她一尊石像般端端正正坐着，兩眼直直的不看任何人，大滴的眼淚，由她蒼白的頰邊，續續下墜，也不用手巾去揩。好像一個暮年人沈溺於感傷的回憶裏，好像有無限的委屈，不能申訴，借流淚來發洩似的。

她愈泣愈利害，終於嗚咽出聲了，這分明有什麼撕裂心肝的痛楚抓住了她，這分明有什麼深切的悲哀搗炙着她的靈魂，使她不能不呻吟出聲。

她是嘗慣了離別的滋味的，每年和丈夫別離，和上學去的兒女別

離，分手之際雖然不免灑淚，但何嘗悲痛到這個地步？

這情形的嚴重，奇異，這情形的突如其來，了無端倪，使車箱中五個親人心靈受着一種沈重的壓迫，發生一種神秘的恐怖，想找出話來勸解，却又一句說不出，只落得你看我，我看你，張皇失措。

表叔終於緩緩地開了口；

——『我想大嫂子是捨不得離開醒秋姪女吧？現在離開車還有幾分鐘，何不去補買一張票來，讓她娘兒兩個一同回去？』

『如何？教醒兒跟着你一同回去？』父親也沒有主張了，低聲向母親問。

母親將頭搖了一搖，表示她不贊成這樣辦。

汽笛嗚嗚的叫了一聲，旅客如潮水般湧上來了，母親的車箱裏也進來了許多人。這時母親已拭乾了眼淚，從醒秋手中接過籐提包，保

住自己的坐位。父親再三囑她一路保重，表叔和表嬸也和她珍重的道了別。汽笛又叫了一聲，車輪動了一下，大家不能再在車上停留了，只得硬着頭皮逐一下了車。第三次汽笛叫時，車頭忽打忽打的開動，拖着一列一列的車，向南馳去，醒秋模糊眼淚，還見母親灰白的臉，探在窗口，含愁微笑，向送別的點頭。

長蛇般的列車，在空間漸漸消失了，止有一縷黑煙，裊裊在青蒼的天空中拖着，和離人寂寞的心緒，纏糾在一起！

二 赴法

——醒秋，看見了這張廣告麼？你想到法國去不去？』一個同學拿着一張報紙，走到醒秋的書桌邊，含笑問她。

醒秋這時候正在寫一封家信，她將筆向桌上一摔，說道：『看過了，沒有什麼意思，我如出洋，就得到美國去，法國太危險，聽說有許多勤工儉學生餓死在那裏呢。況且法文在中國也不通行，學了沒用。』

——這回不是勤工儉學的那回事了，是特別辦的海外大學哩。至於說法文沒用，那也不然，法國的文學和藝術是世界有名的，你不是想學畫嗎？學畫就得到法國。這次海外大學招考，我是要決意去試一

試了。

——你是粵籍人，照章程上說，投考這個大學，到是值得的，但何必性急呢？像你的英文，很有些程度，明年考清華留美，不更冠冕堂皇麼？

——清華難考，呵！簡直難於上青天，我是不敢作這個希望了。一年一年的蹉跎下去，實在不了，不如抓着機會就出洋，管牠是一國。』那位同學嘆息着說，因為她有許多與她程度相等的朋友曾考清華而失敗了的。

——我想法國也難考呢，落第，不羞人嗎？

——到法國去的人到底不多，我想你我的程度，總不會不考取的。不然，不告訴人就是了，誰來笑我們？

醒秋接過同學手中的廣告，又細細的讀了一遍，廣告上說海外大

學是廣東政府辦的，粵籍的學生不但不取路費和學膳費，翻轉來還要領取學校的津貼。他省的學生，則一切費用自備，但爲學校種種幫助的關係，比之留美的費用，要便宜一倍以上。醒秋在北京高等學校讀書，每年要花費二三百元，現在這個海外大學的費用，和北京相差有限，她赴法的心，遂不覺怦然而動了。

醒秋對於學問本來有些野心，但她小時沒有好好讀書，後來在本省一個師範學校胡亂求了幾年學，本省風氣極其閉塞，學校程度也異常之淺，她畢業後，英文只讀了半本卷首，算術只學到淺近的代數。到北京後，進了女子高等學校國文系，每週有五小時英文。她對於這蟹行文字，特別用功，兩年以來已經能看明順的西文書，能寫一封短信了，可惜根基太壞，她的成績和別的同學相比，究竟差得遠。要思考官費留美，自然是個幻想，自費呢？家庭無論如何，是不肯替她出這

筆費用的。然而她極想出洋造就些比較高深的學問，現在看見留學法國的種種便利，自然不免雄心勃勃，想借此機會，實現她數年來趁長風破萬里浪的夢想。

——密司寧，你已經決定去投考了？

——決定了，你呢？

——既然你要去，我就陪你去一趟，不過我的英文太蹩腳，算學一點不懂。憑我自知之明，我是不作考取希望的。

——誰的程度又比你高了？本來說大家去玩玩。

——大家去玩玩罷。我們國文系裏還有誰去？

——誰都不願意，一聽到法國，個個搖頭，以為要和勤工儉學生遭同一不幸的命運——但英文系裏密司陸說要預備去考。

——密司陸也是廣東人，她應當去。現在距離考試日期還有幾

天？

——不過一星期，考取後一個星期就要預備動身。

——這樣忽促麼，好好，我們明天起，來預備考的功課罷。

醒秋雖被密司寧一番慫恿，和海外大學招生的廣告，打動了心，但他雖然想出洋留學，却永遠沒有想到赴法國，『法國』兩個字和她留學的夢幻，憑空發生了關係，到底覺得勉強。而且這個海外大學的名詞，又從來沒有聽見人說起過，不比『劍橋』『哥倫比亞』之聽。再者考期和行期又都這樣倉猝，更使她的直覺上感到這次留學的性質，有些兒戲了。

她雖然對密司寧說要預備投考的功課，其實不過這樣說罷了，她依然在忙着做自己的事。晚飯後她看見密司寧和密司陸同坐在課室中，攤開一本幾何學，很用心地在紙上練習那些例題，她不禁笑了：

『你們真的用起功來了嗎？』

——不用功怎樣？回頭考不出來。你的功課預備得怎樣了？』寧低頭寫她的算草，一面回答她的話。

——不瞞你們說，我就想預備也無從預備起，因為我根本沒有學過這個勞什子。

她對於幾何，確是沒有學過，但覺得一點不預備，有些對自己不起，只得撈起一本英文文法來念，不過一面念，一面自己好笑，她覺得這次去考，一定是不能錄取的，無非像密司寧的話，大家去玩罷了，既然是玩的目的，又預備什麼功課呢？

她寫信給她在京的父親，提起預備考海外大學的話，但輕描淡寫的幾句，表示她對於這件事，並沒有什麼熱心。又囑父親連表叔都不要告訴，怕人家將這事張揚開去，後來考不取，使她難為情。寫信給

故鄉的母親時，却一句都不談。母親離京後已過了兩個星期，早平安的到了家了。

一星期的光陰，一霎眼就過去了，密司寧已託人在海外大學招考部，去報了三人的名，繳了相片和卒業文憑。到了考期便相約帶了文具到招考部去考。醒秋看見她們二人『若有其事』的神情，只是要笑，因為她總將這件事當做兒戲，當做有趣的兒戲。

考場借用某校的課堂，那天入場的學生約有一百餘人，女學生却不多，連醒秋等三人一共是六個。學生是分做兩個課室考的，醒秋和寧陸兩女士同在一個課室，而且還同坐在一排。

考題分三次發給：第一次是國文題，教各生敘述他將來預備研究的學科，這題目很容易，醒秋沒有起草，便揮灑了一千餘字，說她將來要到法國學油畫。繳了卷後，領下英文題，一共有兩題，一個是『國

民教育的重要，『一個是『公園散步，』第一題是議論，醒秋當然做不出，第二題她恰於英文補習教員處，做了一篇中央公園遊記，這一來真是得其所哉，連忙默寫出來，又添了些枝葉，一共也有二三百字，也就算繳了卷。第三是算學題，共十二個，這可坑殺她了，那些例題，她都沒有學過，橫看不懂，豎看也不懂，想問密司陸，只見她一手托住額角，似在苦心思索，更偷窺密司寧，她兩眼淫視着題紙，臉上也一派苦悶的顏色，只將一枝鉛筆在紙上畫來畫去。『糟了！糟了！』醒秋暗暗心裏叫苦，已經打破了兩道難關，誰知最後還有這一條跳不過的天塹，我真不該來考了。

醒秋在本省女子師範學校的時候，對於校章頗能遵守，品行分數總算是優等的，不過她有一端不好的脾氣，便是考試時最愛作弊。但她的作弊，不爲她自己，却是爲的別人。她讀書的天資甚好，功課除

算學，音樂，以外，樣樣都有八九十分以上的成績，國文尤其擅長，每遇考試時，關於國文方面的功課：如歷史，地理，修身等課，她從來不着急的。同學中有年齡過長，文理不甚清順的人，預先和她約好，遇到考試困難時，便請她加以援助。那時擔任這類功課的教員，大都是躬身曲背髮髮蒼白的老先生，對於女學生很客氣，出過題目後，往往拉過一張椅子坐在講壇上看他的書，名爲監考，講壇下發生了什麼事，他是不問的。於是醒秋便可以大展其替人打搶的手段了，她將自己的試卷一揮而就後，便打開那一團一團由隔座傳遞來的小紙條，看過後就提筆向紙上寫，寫完又搓成紙團子拋擲過去，一小時以內她能接連替三四人打搶。

後來監學漸漸知道她們的故事了，便親來監考。在那幾位形迹可疑的學生座前，旋轉不停，對於醒秋更特別注意。一見她將試卷寫

完，便強迫她交上去，而且立刻將她趕出課堂，這樣嚴厲的監視之下，常使好幾個學生曳了白。

但醒秋雖失敗了一兩次，她却又學了乖，她接到自己的試卷後，不急急去寫她的答案，她裝做不懂的樣兒，坐在那裏冥心搜索，眼睛却溜過去看同學送給她的暗號——那是預先約定的，第幾題答不出，便伸着幾個指頭——得到暗號後，立刻就寫小紙條，趁監學一轉身，便立刻拋過去。除此以外，她們傳遞的方法還多着呢：她故意到他人座上借削鉛筆的小刀，或者那個同學端着硯台到她桌邊討幾滴水……神不知鬼不覺間便把電報打通。監學雖明知醒秋還是不老實，會當着她的面弄鬼，但捉不着她的真贓，也沒奈她何。

醒秋如此喜替人打搶，若說完全出於救助同學的俠義心，那也不然的；她不過借此賣弄她游刃有餘的才力，而且這種干犯校章的祕密

活動，也有一種特殊風味，在同學擠眉弄眼，提心吊胆的神情中接過小紙團，在惴惴於痕迹透露的心理狀態裏，千計百方的將牠轉送過去，一面提防監學的眼光，一面又暗暗嘲笑她的疏忽，和上了她們的當。這些事在略帶頑皮天性的醒秋看來，實是一種滿足，一種快樂。

不過醒秋雖常替他人打搶，自己却從不曾請人替她打，有一回考算術，有兩個問題她答不出來，一位算學比她好而國文方面常受她幫助的同學，遞給她一個紙團子，她終於不願展開來看。現在她對於這些幾何題完全不了解，她雖着急，但也不好意思竟去請教朋友，況且看甯陸兩女士的神情，也像不大懂呢。

——原是來玩玩的，一又認什麼真呢？醒秋這樣一想，忽然將心一橫，將那張卷子摺疊好了，送還監考人的座上，竟洋洋焉走出考場，回校去了。

過了兩個鐘頭，寧陸兩女士累得精疲力盡似的回來了。

——你們算學考得怎樣？」醒秋迎上去問。

——總算勉強考出了，你呢？爲什麼繳卷繳得這樣快？

——白卷，完全繳了白卷。」她大笑說。

她們一聽這話，大爲惋惜，怪她不該先離考場，不然，她們謄清自己的試卷後，可以將草稿傳遞給她的。

——原是說去玩玩的，值得什麼呢？我本來懶得到法國去，考不取，正合了我的心。

三天後，醒秋正坐在課堂裏看書，寧女士喜氣揚揚的進來『我們都取錄了！我們都取錄了！我才去看了榜文來。』她喊着說。

醒秋跳起來問道：

——我呢？

——你也取錄了，我說「我們」原來說我們三個人。

醒秋這時候的心思，完全擾亂了，她不信她自己會被錄取，但又似乎相信自己不致於落第，知道寧女士不是撒謊，但又怕自己的姓名在不取者之列，（學校特將這些姓名宣布出來，教他們去領回相片和文憑的。）寧女士大約沒有分別清楚。

——我非自己去看看，總不放心，』她抓了錢袋，跑出校門，喊了一部人力車，飛也似的趕到海外大學招考部。

果然，一點沒有錯，她是被取錄了，本屆招考，粵籍學生考取四十餘人，外省學生考取十餘人，杜醒秋三字壓在榜尾。

雖然名在榜尾，到底算是錄取了。百餘學生之中僅取了五十幾名，竟會帶了一個交白卷的她，真僥倖，却也真滑稽，好像閱卷人偏着她似的。

這回考試，若是名落孫山，她是一毫不惋惜的，現在反而使她陷在困難的窠裏了。去罷，她本無赴法留學的心，原說來考着玩的，這不是弄假成真了麼？不去呢？又覺得可惜，這樣一個機會，一個他人求之尚不可得的機會。

於是她跑回去將考取的事告訴父親，以爲父親一定要阻止她去的，誰知父親這回却大大的開通了，他贊成她去，並且一口答允她赴法的旅費，和第一年的學膳費，——他說一年以後可以請求本省教廳的津貼。——表叔和其他幾個親戚也鼓勵她去。

醒秋的心，本來攔在『去』與『不去』的天平上，兩邊重量相等，分不出高低，現在那『去』的一端天平，好像添上幾個法碼，立刻沈下去了。

她是決定去的了，忙着收拾行李，忙着添做新衣服，忙着辦護

照，忙着印西文信封和名片，將赴法的消息，通知了各親友，單單將通知母親的一封信，在離京的前一天才發出。她知道母親若聽見她出洋，定要阻止的。那時心裏反增煩亂，現在這樣一辦，母親便打電報來阻止她，也來不及了。等到母親的信到北京時，她早在汪洋萬頃的海上了。

離京的前一晚，醒秋的行囊都預備齊全了，縫工送了兩件新做的夾衫來，她打開箱子，將牠們收進。但她想一路所過都是熱帶，用不着夾衫，不如將牠們墊在箱底。她將箱底衣服翻轉，每件衣服都褶疊得極整齊，極熨貼，隨着季候寒煖，厚的薄的，一層一層，鋪在箱裏。這是母親南旋的早上，特別爲她整理的。慈母一片真摯的愛心，細細寫刻在每件衣裳的摺紋裏，熨痕中。

醒秋自幼不會整理東西，無論書籍衣服總是一團糟的，硬向箱裏

墳。母親知道她這脾氣，隨時幫她的忙，每年暑假由鄉間赴校，她的行李都是母親親自替她收拾的。

她翻到箱底時，手忽然觸着一件沈重的東西，拿出一看，却是一個皮紙包，外面用麻繩密密捆紮着。

她找到一把剪子，將麻繩剪斷，打開那皮紙包，一看，却是雪花耀眼的一疊銀錢。

她將那疊銀錢數了數，不多不少，一共是五十元。

她衣服也不整理了，坐在一邊，發起呆來了。母親平生用錢，時時拮据，這筆錢是那裏來的呢？呵！是她節省下來的，在零用上一天一天節省下來的，現在私下給了她的女兒！

醒秋平日見母親用錢的不能稱心，心裏時常難過。她在本省學校讀書時，便時常想：我將來卒了業，弄個小學教員的位置，定要把薪

水攢積起來，寄給母親。後來果然被留在母校當助教，但薪俸一到手便花光了，只有一回寄了母親四十元大銀錢，算是她第一次將心血換來的禮物，贈送母親，算她是第一次的反哺。

小學教員沒有當上一年，北京女子高等學校招考，她死活要去升學，家庭極力反對，母親却幫她的忙，終於將她自己私蓄的百餘元，教醒秋上京去了。

她一到京便考取了，在京讀了兩年，再捱一年，可以卒業，卒業後可以當中學教員，賺更多的薪水，她想那時我一定要教母親用錢用個暢心樂意。

誰知她現在又要高飛遠走了，出洋留學，不是短促的時間可以回國的，她預定留學的期限是七年，喔！七年！不是很長久麼？母親的身體似乎不比從前強健了，尤其這次在京看見母親，覺得她比從前增

了許多老態：她血氣充盈的雙頰，鑄上許多皺紋，變成又黃又枯了，頭髮也有些花白了；這是醒秋的二弟三年九死一生的大病，給與她的打擊，三年日夜的煎心，使她肉體和精神都陷於頹唐之境。

醒秋記得母親在京時，有一回躺在炕上，醒秋替她捶腿，她看見母親半露的脛，從前又白又肥，現在却瘦削不少，用手摩撫時，寬鬆的皮，隨指皺起，醒秋心裏忽然湧起隱憂，她第一次感到母親現在是老了。

醒秋又突然間憶起母親南旋時無端悲痛的情形，她骨髓裏迸起一個冷戰，『預兆！這是預兆嗎？慈母的心，是比世下一切富於感覺性的東西還要靈敏，她早憑空預先感到這回女兒的離別，七年的離別！』而且隱隱約約，半明半昧間，醒秋覺得這次預兆的意義所關；還不止此，還有……唉！她不忍再想了。

不去吧？但那能夠呢，一切都已停當了，一個人要到那裏去，去志不決則已，一決就難於挽回，無論前途有何艱險，他都要試一試，她的一顆心，早在大海波濤中蕩漾了。

她是一個富有新智識的青年，對於預兆，雖然犯疑，究竟不會因此挫了她的壯志，她想那是迷信，青年還應當迷信嗎？母親那天的悲泣，也許爲起身太早，被騾車顛得難受，也許爲北京沒有玩得暢快，便被祖母逼回去，心裏覺得委屈，也許……我怎麼可以胡亂推測到不可知的事上去呢？

七年光陰雖然長久，過去也是很快的，要是自己加點努力，恐怕不需七年，四五年就可以回國了，那時我永遠不離母親了。

醒秋雖然疑惑了一陣，悲痛了一陣，流了許多眼淚，但自己寬解了半天，也就不覺得怎樣了。

三 光榮的勝仗

聖昂城外聖蒂愛納山有一座很古舊的兵營，歐戰時還駐有守兵，現在已經改爲中法合辦的海外大學了。這營依山建築，地勢高低不平，內部包括幾帶樓房，和一座巍然高聳的元帥府，都是數尺立方的大石砌成，異常堅固。營之最後有兩架頹敗的半穹形的古牆，已被綠蘿遮滿，好像兩片斷崖屹然相向。聽說這是千餘年前羅馬征服高盧人遺留下來的城址，算是聖蒂愛納有名古蹟之一。假如你是一個詩人，徘徊於這古牆之下，追想羅馬古代的光榮，凱撒的豐功偉烈，當年鐵馬金戈，氣吞萬里，置全世界於羅馬統治之下，可謂極一時之盛了，於今英雄已逝，霸業全空，荒煙斜日之間，只剩下幾堆蕭蕭殘壘，必定

要引起你無限懷古的幽情，和盛衰之感慨。

古牆的東斜處，有一座兩丈多高的土山，是當時挖掘濠溝的泥土堆成的。這山分爲高低兩岡，高岡與男生住的大樓相對，低岡朝着女生宿舍，地勢平坦，種了許多雜樹，並圍繞着一帶木欄。在這山上縱目四望，數十里內的風景，完全收於目中：

前面是里昂全城，萬屋鱗次，金碧錯落，虹沙兩河，貫穿其間，遠處煙靄沈沈，阿卑爾山的白峯（Le mont Blanc）隱約可見。左邊是福衛爾大教堂，雙塔排雲，與鐵塔遙遙相對。銅柱顛更有一個極大的金衣聖母像，她頭戴光榮之冕，臉向東方，雙手微垂，每晨最先迎受旭目的光輝，爲里昂全城祝福。右邊是連綿不斷的樹林，嫩綠鵝黃，高下下，有如大海中的波浪。後面爲古牆與元帥府所阻，眼光不能及遠，但也可以看見一角芳草平原，夾雜着人家的菜圃和果林，點綴得

異常清麗。這學校四周的景物壯闊雄渾，縹緲幽深，兼而有之，看去真似畫中仙境一般。到這裏來讀書的中國學生，總算是大有清福的了。

這學校中有男生一百五十餘人，女生十餘人，醒秋便是其中的一份子，她自從去秋考取海外大學後，由北京到上海，由上海放洋來到里昂，屈指離開中國已有七八個月。

她一到里昂便接到母親的兩封信，第一封由北京轉來，是一封快信，果然不出她之所料，母親勸她將出洋的意思打消。第二封直接寄來法國，怪女兒不該不告而行，貽她以無窮的望慮，又怨他父親太糊塗居然放了她去。母親並自悔那天南旋時，沒有補買一張票，將她帶回家。

野心的女兒走了，遠在萬里外的歐洲了，母親縱有無限的失望，

無限的悲涼，無限的追悔，說來也是無用的了。想她接到女兒最後的信時，必定傷心的說：唉？忍心的孩子，你竟忍拋撇母親去了麼？漫漫的大海，悠悠的時間，你回來不知何日，母親寂寞的殘年，教誰來安慰她呢？……你志大心高，只願求學，歲歲離家，年年遠別，我指望你在北京畢業回家，娘兒可以同住幾時，誰知你又……唉！女兒，你太不念你母親了呵！……

醒秋一想到瞞母來法之事，心裏自然不安，但她自到法國之後，完全換了一個新生活，精神上異常愉快，過了幾時便將想念母親的心思冷淡下來，專心於她的學業了。她留學的期限，本來預定七年，來歐之後，見法文之難學，歐洲文化之優美，覺得非短促時間內所能精究；竟將她留學期限，由七年展為十年。同學中也有許多人將速成的觀念拋去，預備留歐為長時期的研究，有展期為十二年，十五年的，

甚至還有打算終身留學的。

她在海外大學裏除了舊朋友李陸兩女士外，又認識一班新的男女同學，內中伍女士同她成了摯交。課餘之暇，三三兩兩在校園裏散步，在夕陽芳樹之下談談閒天，有時大家傳讀一本新買的書，有時幾個人討論着繙譯一首法文詩，這樣悠閒自在的光陰，比在中國真舒服多。

四月歐洲天氣，恰當中國的暮春。南風自地中海吹來，灰黯的天空，轉成爽朗的蔚藍色，帶着一片片搖曳多姿的白雲。陽光燦爛，照澈大地，到處是鳥聲，到處是花香。一冬困於濃霧之中的里昂，像久病初蘇的人，欣然開了笑口。人們沐浴於這溫和空氣裏，覺得靈魂中的沈滯，一掃而空，血管裏的血運行比平時更快，呵！少年體中的青春像與大地的青春同被和風喚醒了！若我們在這時候沒有患什麼病，

一定要變爲一個最幸福最愉快的人。

有一天，黃昏的時候，醒秋和幾個同學站在小山的高岡上談笑，大樓前有一羣同學正在圍繞着一個面生的人，一個同學對醒秋說：這是新從別省轉學來的秦風君，常有文字在中國各雜誌發表，是研究藝術的。

醒秋從蒼茫暮靄中向下一望，見那位秦君，身體瘦削，臉容微蒼，帶着兩撇小鬚，神情安閒，大有學者的風度。她看了一眼之後，就沒有再注意了。

從那天起，醒秋耳中常常聽人談起秦風，有人說他是一個古怪的人，有人說他是個婦女嫉恨者，因爲他曾遭了一回極傷心的失戀，從此迷失了本性了。醒秋也不在意。

醒秋每天晚飯之後，照例要和一班同學，到校外樹林散步半小

時，然後繞着學校回來，這晚她和伍女士以及伍的同鄉文君夫婦同去，還有四五個男同學，秦風也在內。

同學們一面走，一面隨意說着話，秦風只沈默地隨着大衆進行，他離開醒秋們一班女同學約有兩三丈遠。

大家談話時又談到秦風了。

——你知道秦君的歷史麼？」文夫人問醒秋。

——不大明白，聽說他是一個今之傷心人。

——要不要我來告訴你？他是我們頂相熟的朋友，他的事我完全知道。

——好好，

文夫人用了一種如恐被人聽見的極低微的聲音說道：

——他的歷史真可憐，你是會做文章的，可以將他的事做成一篇

小說。十餘年前他在中國戀愛了一個年青美麗的姑娘，他將他全身的熱情愛她；但她的家庭反對，說他是不學無術的人，不够許婚的資格。他只得拋撇了戀人，隻身由西比利亞到歐洲，一面做苦工，一面求學，希望求了學問回去，好為正式求婚之地。他離開中國時，已和戀人訂了石爛海枯兩心不負的誓約。後來他學業略成，就想回國結婚，結婚之後，將戀人帶到歐洲，再一同讀書。他舟過南洋時，因為戀人愛熱帶的一種奇葩，他特別用冰箱裝了那種花，打算於結婚之日贈給戀人，誰知他到中國時，他的戀人已於十天前和別人結婚了。他一聽這消息立刻陷於半瘋狂的狀態中，他扯碎了帶來的那束花，但他的心也好像和殘英同碎。到今將近十年，他的心傷，終不能痊愈，天天在失戀的痛苦之中……

在淒清的月光下，幽暗的樹林中，人們的心理本來容易感動，容

易帶一點神祕的興奮，何況這故事的主人又正在眼前，所以這原是一件極平常的失戀，醒秋却聽得很有味，那時同聽的同學，也都替秦風表深摯的同情，恨他戀人的殘忍。

她回頭望望秦風，樹葉縫中灑下的月光，正斜射在他的臉上，他那憔悴的容顏，似鐫刻着他一生痛苦的經歷，一雙憂鬱的眼光，還蘊藏着無窮熱烈的情感，更加之他的微鬚，他瘦削的身體，他沈默的態度，醒秋只覺得這人果然奇怪，這人富於悲劇的風味。

文夫人又說道：

——他是研究藝術的，聽說你將來也要學畫，你們可以算是同道了，既然是同道，就應當談談，願意我替你們互相介紹一下麼？

——聽說他自失戀之後，見了女子便恨，我不願討他的沒趣。』

醒秋微笑的說。

——沒有的話，他很欽佩你的文筆呢。

文夫人於是跑到秦風身邊，說了幾句話，又回轉身向醒秋說道：『秦風君很願意同你談談。』

果然見秦風脫了帽子，遠遠的過來了，他們互握了一下手，叙了幾句『久仰』之類客套話，便談到藝術的問題。秦風說自己研究美術史，已有四五年，如果她對於藝術有疑問，可以隨時問他的。一路談着，不覺將路走完，回到學校，大家道了晚安，各各分散了。醒秋那晚臨睡時，又想到秦風失戀的故事，她覺得這故事給與她一種帶有淒厲之感的詩趣，使她心靈覺得悽惻而又爽快，真像讀了一首哀情詩。

秦風以後常和醒秋談話，通信，他搜羅了許多美術明信片給醒秋看，隨時介紹畫家的生活和作風，有時發表他一兩篇關於藝術的短論文。但他的文筆很拙澀，他對於西方的藝術，似乎有特殊的理解，却

不能充分表現出來。醒秋讀了，覺得很納悶，疑心他竟是一個有名無實的人。但後來知道他從前原不如此，這是他失戀之後，腦筋受傷的結果，她又覺得這位秦先生更可憐了。

他們做朋友不到兩星期，一日醒秋有一個相識的女同學走了來訪她。她們談了一會閒話之後，那同學忽然說道：『醒姊，我有一句話要問你，你允許我說麼？』醒秋應允了她，她起身閉了門笑道：『我這話是不准旁人竊聽的。』她又坐下來囁嚅其詞的說道：

——我要問你，你對於秦先生的愛情如何？

——秦先生，我同他有愛情麼？你爲什麼要這樣想？

——我不是說你對他有愛情，我只問你能不能愛他？

——我是定了婚的人，怎樣能愛他呢？況且我們原說是僅僅做朋友的。

那同學很懇切的說道：『這個本不干我事，不過爲雙方好處起見，我要來問一問。你知道秦風是個可憐人，他自從失戀之後，立誓不愛一個女子了，但自從和你相識以來，忽然大改常度，……我們恐怕他又惹起心病，所以來探探你的意見，如果你能愛他呢，便請愛他，不然，還是疏遠他些好，不要教他又受一次痛苦，因爲他是不能再受痛苦的了。』

——呵！有這種事麼？我以後小心些便了。

那同學辭去後，醒秋雙手扶著頭坐在那裏默想。

秦風對於她的形迹，她這兩天以來已有些覺察了，但還不十分明確，經那同學一說，她才恍然大悟了。她想母親之不放心她的出洋，無非爲了她的婚姻問題。她瞞着母親來法，已經對不起母親，所以立誓不教母親爲她操心。若她能愛秦風，早愛上某某幾個同學了。他們

都是很有學問的青年，爲了母親，她一點不接受他們輸來的情款。現
怎樣可以爲一個秦風，改變自己的操守呢。況且據她本心而論，她
對於秦風並無欽慕的心，既無欽慕，又那裏談得上愛情？

第二天她在閱報室看報，秦風過來對她說里昂附近有一個名勝，
可以遊覽，他已約好文君夫婦同去野餐，請她也加入。

——我不去。』醒秋冷然的說。

——爲什麼呢？』秦風臉上立刻變了色，似乎大爲失望。

——這人的情感果然來得劇烈。』醒秋暗想，心裏覺得有些不
忍，只得把聲音放和婉了些說道：

——我今天覺得有些不爽快，所以不願意出門，秦先生要去，便
同他們去好了。

秦風快快地走了，少停，門房送了一封信來，無非詰問她爲什麼

對他如此，莫非他得罪她了，若是得罪了她，那是無意的，請她千萬原諒爲幸等語。

醒秋讀了那封信，心裏覺得有些發煩，她拿起筆來，回了一封信，又引了幾句古詩，大約是說人言可畏，我們請從此斷絕友誼吧。這封信去後，秦風立刻來到女生宿舍，請舍監轉請醒秋出來，到校外散步，說有要緊的話要講。

醒秋本想不去，但她轉念一想，我索性將話說明白，從此打破他的妄想也好，她沈吟一下，竟拿了帽子，同他走出校門了。

到了校外樹林，秦風從衣袋裏掏出那封信來說：

——杜女士，我覺得你的思想不是這樣頑固的，這封信所說的話我真不懂，我們光明磊落的友誼，也怕什麼『人言』麼？

醒秋被他這一問，弄得啞口無言，她本來是個忠厚的人，不善作

遁辭的，停頓了一下，竟吞吞吐吐將那位女同學對她說的話，說了出來，說時滿臉通紅，簡直羞澀得無地自容了。

——你的身世，我是完全知道的，你怕我愛你，將爲你一生之累麼？呵！女士，你誤會了。我爲愛情，已受盡人生痛苦，還想再做這種夢嗎？但我也只有我的衷曲，願意同你談談：我從前一顆赤裸裸的心，一片濃摯熱烈的愛情，寄託於我的戀人身上，誰知她不能諒解我，竟負了我。十年以來我天天在痛苦之中，沒有一個知心的朋友能安慰我。當窮冤酷恨，填胸塞臆時，我覺得自己簡直要變成瘋狂，想對人申訴一番，人家却又都笑我過於認真，自尋苦惱。咳！這個世界是個什麼世界，簡直是一個虛僞，奸詐，冷酷……塞滿的地獄罷了。皮面的笑容裏，尋不出半點『真心』，彬彬有禮的周旋裏只藏着一片『猜詐』，真誠的我，置身於這種社會裏只有痛哭，只有絕望。但是

茫茫人海之中，或者還有一兩個天真未鑿的人，若我能設遇着他，我願意同他結爲同志。我欽慕你的才華，而我尤其愛重你的人格，所以我竭誠想和你做朋友。你如果能了解我，請你接受我的真心，也將你的真心給我。我們互相勉勵，致力於藝術的研究，使藝術的曙光，照徹中國，喚醒中國民族麻痺的靈魂，溫暖民族灰冷的心，這就是我們神聖的責任，也是我唯一的願望了。

秦風這番話說得既懇切，又痛快，瞿秋聽了頗爲感動。她覺得將自己狹小，卑陋的思想，來推測這樣一個人，是不應當的。不過她對於秦風的『請接受我的真心，也將你的真心給我』這兩句，又覺得有些不自然。朋友相處，固然要有真心，但這樣兩心相易，就不像普通的朋友了。她於是說：『我同秦先生做一個研究的朋友是可以的，不過你那『朋友』兩字的涵義，要下得清楚一點才好。我待你，只好

像我待幾個男朋友一樣，別的不能有什麼。這是我們要先說明白的。

——那就不是我所要求於你的了，我不願你將泛泛的友誼待我，我所要求於你的是一顆真心，這顆真心，要單單給我才可以。』

呵！一顆真心，她徹底明白秦風的意思了，秦風所要求於她的，還是戀愛，不過這戀愛比較高尚一點，是柏拉圖式的戀愛罷了。醒秋的性情頗為隨和，世界上的一切，她都看得行雲流水一般，獨於愛情看得異常的莊嚴和神聖。她以為：戀愛，無論肉體和精神，都應當有一種貞操，而精神貞操之重要，更在肉體之上。她已經有一個未婚夫了，她將來是不免要和他結婚的，她是應當將全部的愛情交給他的，如果她現在將心給了他人，將來拿什麼給她的丈夫呢？她若心裏愛了他人，對於丈夫不過是一種制度的結合，那末，她欺騙丈夫了。若到結婚時將給了他人的心收回來給丈夫，不但這顆心是殘缺不全的，她

對於那從前的朋友又是欺騙了。

況且她對於秦風，止有憐憫，毫無愛情，愛情不是施與的東西，她不能因憐憫秦風的緣故，便將自己愛情隨便施與他。若爲捨己成人的一點俠心，慨然將愛情給他，是未嘗不可的，不過要問自己是否能始終如一的愛着這樣一個人？不然，如其將來因厭棄他而增加他的痛苦，不如現在慎重。

是的，她對於秦風，止有憐憫，毫無愛情，但這一點憐憫，却也使她陷於十分煩擾的境地；她憐憫他從前戀愛的不幸，憐憫他現在戀愛的空虛，同時又帶些女子第一次聽人對她求愛的滿足。她這時候的情緒很難分析：說是決絕，又很纏綿，說是淒涼，又很甜蜜，一面徘徊於事實的範圍中，顧慮一切，一面又想突飛猛進，衝入宵遠的理想境界，做一個浪漫詩劇的主人公。她古井般的心，已湧起了波瀾，二十

餘年深藏心坎的愛情，像經了春風吹照的花兒，大有抽芽吐蕊的傾向了。

但是，爲持重起見，爲對於將來愛情的負責起見，爲避免雙方將來不可磨滅的痛苦起見，醒秋仍然沒有承認秦風的要求。她回校以後，覺得秦風這個人，是帶有危險性質的，她有決然斷絕他之必要。

可是秦風戀愛的進行，日益猛烈，他天天伏在樓窗上窺探醒秋的行踪，一見她下樓，便趕過來同她說話。甚至醒秋一天做了些什麼事，一餐喫了多少飯，幾時起身，幾時睡覺，他都知道。因爲他時刻打聽醒秋的消息，在監學方面，在女同學方面，在廚娘方面。醒秋真有些害怕起來，疑心他是一個巫者，懂得什麼魔術的。

誰說他不是巫者？誰說他不曾魔術？醒秋一天一天受着他的催眠，一天一天的迷惘了，每日拿定主意不和他相見，他一來邀，便不

知不覺走出校門了。不過每次出去散步，她總拉着伍女士陪伴，他們無論到何處，總是三個人。

當秦風一面欸欸走着，一面叙說他的苦悶時，她幾乎要對他說：
——可憐的人，你的青春，你的幻夢，你一生的幸福和希望，你全部生命的原素，都被那薄倖的女郎剝奪去了，你什麼都沒有，所有的只是感傷了，你急切要求一個人來安慰你麼？我來安慰你，你想我的心麼？我願意將這個給你！

這些話如果有一句說出來，醒秋也早完了，幸虧她有一種堅強的意志，和自尊的心，她在一切問題沒有解決之前；這『愛』字決不輕易出諸口的。

秦風撒下漫天的情網，她像一匹小小蒼蠅，陷落其中了。她雖然極力掙扎過，極力逃遁過，然而蜘蛛的絲，一天天緊縛過來，到後來

她竟完全失了抵抗力。

她對他還是不愛，但爲他的熱情所鼓動，簡直將理性的火焰完全滅熄了，她居然想寫信給家庭，要求解除舊婚約了。

假如她真的這樣一幹，那引起來的反動，是可想而知的，夫家的責言，鄉黨的嘲笑，都可以不管，只是她的母親，她的嚴正慈祥的母親，那能受得住這樣打擊？

她這樣是要活活的將母親憂死，氣死，愧死！

憐憫！憐憫！她要貫徹憐憫的主張，犧牲自己了。女子天性的慈悲，她的豐富的同情心，詩的微妙情趣，浪漫의 夢想，像一盞盞的狂濤怒浪要將這只小舟捲向情海的深處，然而她一點『孝心』却像一只鐵錨般極力將船抓住。不然，早已隨波逐流去了。

理性和感情的衝突，天人的交戰，使醒秋陷於痛苦的深淵中，兩

月以來，上課早已無心聽講的了。她日夜在室中很迅速的迴旋，像一隻負傷垂死的野獸，她的傷創，却在魂靈裏！

伍女士窺見醒秋的隱衷，她不住的苦勸，她說他們的年齡不相合，性情不相投，他從前也許是個英發的少年，但現在已經無所作爲了，他的生活力已經消耗盡了。嫁了他，真不值得。而且這種愛情，是決不能維持到底的。

這一點，醒秋何嘗不知道，但她迷惘已深，竟一點聽不進耳。

正在萬分踟躕，莫知適從的當兒，忽然由中國傳來一種消息。——朋友寫信來說故鄉有人謠傳她和某人自由結婚了，又說她爲婚姻問題，蹈海死了。

這項謠傳，當然不是完全無根的，但干別人什麼事呢？要造她的謠言做什麼呢？呵！中國人，好談人家是非的中國人，她不覺大爲憤

怒和惱恨。而且她又怕這謠言吹入母親的耳中，將使她的精神受重大的影響，又異常的焦急。

這一急，一恨，將她的心境改變了，她的迷夢，漸漸有些清醒過來了。

果然過不了幾時，家裏寫信來問，家人不信她的蹈海，因為不久還接着她的信。對於第一項謠傳，則不免有些疑惑。但知道她不得家庭的允許擅自和人結婚也未必的，父親原信任她的品格。

她恐怕母親焦急，來不及寫信，竟打了一個電報回去，辨明謠傳之誣。

一星期以來她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悔，恨，憂，煎，嘗到她平生未嘗的痛苦。

現在她也無暇來憐憫秦風了，不但不憐憫，反而憎恨他了。她說

他是一個蠱師，想蠱惑她，幾乎使她將母親的性命斷送。這才下了斬釘截鐵的決心，同他斷絕。秦風覺得沒有沾戀里昂之必要，便收拾行李到歐洲南部旅行去了。

醒秋同秦風沒有決裂之前，曾將她幾個月的經過，和心理的變遷，細細報告她在北京的一位朋友。現在她又寫了一封信，告訴了最近發生的事，結尾有這樣幾句話——

我戰勝了，我到底是戰勝自己了！

這不過是一場迷惘，不能算什麼戀愛，人生隨時隨地都有迷惑的時候。但我這一次若不是爲了母親，則我幾乎不免。阿難被攝於天女阿摩敦，我佛如來見之不忍，於是胸前放射千百道自豪光，照耀大地，伸出金色臂，將他苦惱的小弱弟救了。安東尼在曠野中四十天受魔鬼的誘惑，正在難以自持的時候，忽見旭日光中顯示耶穌的臉容，

也就將迷夢驅走了。母親的愛，是這樣救了我。

但雖然是母親的愛，我自己也不能說沒有定力，謠言未發生之前，我雖深深陷在情網裏，却始終固守心關，沒有對他降服，——始終沒有對他吐露半個『愛』字。

他苦苦所求於我的，不過是我的心呀，心是無形無迹的東西，我何嘗不可以掬懷相付，無奈我有天生迂執的性情，我對於愛情要負完全的全的責任。我不愛人則已，一愛之後，無論疾病貧窮，死生流轉，是永不相負的，便是精神的愛，也是如此。

我自問不能始終愛秦風，所以我要守住我完全的心，免得將來使他苦惱，和我對別人不住。

秦風愛情的襲來，是何等的利害，我到法以來，認識了幾個朋友，當他們向我略有情感的代表時，我立刻微諷默諭地說明了我的身

世，他們便都知旨而退。惟有秦風，明明知道我的困難，偏要勉強進行，他對於愛情，真有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精神。

他是一個不安於平庸生活，喜爲心之探險的人，沒有什麼驚才絕艷，却愛做浪漫小說裏的英雄，他是要在井底撈明月，要在荊棘叢中摘取玫瑰花的。

他以前的爲人，我不知道，以後的如何，我也不管，在我的眼裏，他確是有熱烈真摯性格的一個奇人。

在愛情決鬥場中，他可以承受勇士的花冠。

我遇着這樣一個大敵，然得了最後的勝利，不能不算是難能可貴的了。

這是我平生第一個光榮的勝仗，值得我自己稱道於無窮的。

四 噩音

醒秋又像初到法國時一樣勤奮的來研究功課了。但兩個多月以來，因無心聽講之故，許多緊要的文法都輕輕放過，一點沒有領會，因此她學法文，就趕不上同學。這是她精神上的大損失，一個永遠補救不起來的損失。

她雖然清醒了，但她從前的精神是平靜的，遭了一場擾亂之後，一時自然不能恢復原狀。她既不能寄心於學問，又沒有別的事可想，她的心靈不免時常感到空虛寂寞，她漸漸覺得作客的煩悶。但這時候叫她回國，她也是不願意的，她已經請得本省教廳的津貼，經濟方面可以無憂，而且她認識法國比從前透澈，她愛法國的文化，在這裏

學得一點可以貢獻祖國的東西，然後回去。

她的父親事忙，不常有信來，母親在鄉間則常來信。她到法國沒有半個月便聽見她的伯兄胃病復發，由閩省辭職回家療治。伯兄自幼即患胃病，不時發作，這病他自己不以為意，家人也不把牠放在心上，所以醒秋聽了這個消息，竟淡然置之。

不過有一回醒秋接着家信，說：伯兄這次胃病發得比平時長久，已經看過多少醫生，尙未痊愈，現在到省裏父親寓所求醫了。醒秋寫信回家，請父親改延西醫診治，因為她不信任中醫。她寫信的時候，忽然心酸，竟有幾滴眼淚，灑在那張信箋上。

一天絕早的晨光，她坐在土山低岡欄杆上看書，同學遞給她一封信。她看封面是北京一個堂兄寫來的，這個堂兄從不和她通訊，爲什麼突然有這一封信來呢？她覺得有些奇怪。慢慢拆開那封信，抽出信

箋來讀，信中起頭是幾句闊別相念的套話，以後便說及她伯兄的病。信中說她伯兄的病，自到省以後日益沈重，家人初不疑有變，但……她讀到這裏，心發顫了，眼光黑暗了，以下只看見一派嗚呼噫嘻……她還能向下讀嗎？她全身的神經都麻木了。她將精神振一振，她不相信有這事，她不相信有這事，這是別人的惡消息。她再將那幾行字讀一遍，的的確確的，毫無疑義的，她的伯兄死了，她最親愛的伯兄是死了！

她幼時喜看聊齋和秋燈夜雨錄一類的小說，她常做噩夢，有時夢見身入野寺，蓬蒿沒脛，闐然無人。憑牖一窺，止有一具棺材擺在空空洞洞的堂裏。正慄然轉身要走，差的一聲棺蓋破窗飛出，向她壓來了。她拚了性命向前跑，兩條腿却癱瘓似的再也拽不起；有時夢見被散髮凸睛的殭屍追逐，她要奔逃，也是逃不動；殭屍的利爪似乎抓住了

她的頭髮。這樣在極端的恐怖，焦急，忙亂中極力抵抗，極力掙扎，忽然睜開眼來，昏燈有影，紙窗微露白光，原來是一個夢。乍醒時渾身汗流，心頭還是勃勃亂跳，定一定神，便不覺啞然失笑了。夢中的危險，只有醒可以救，夢中的幻境，醒便化爲烏有，現在她希望她恰才收到信的事，是一個惡夢，頃刻間她便可以醒來。

但是萬里無雲的青天在她頭頂上閃耀，飛鷹在空中迴旋，不時發出淒厲的叫聲，菩提樹和楊柳在春風中搖曳，脚下是縈青繚白。金碧沈沈的里昂全市，大樓前同學三五成羣的談笑散步，禮拜堂的鐘聲，一下一下在寥廓的空間顫動，又徐徐在空間消失，天地靜靜地安閒地橫在她的面前，分明不是夢。

她拿着那封信站在山上，並無一滴淚，好像一個兵士在戰場上突然中了一彈，止有麻木的感覺。痛苦像要誘惑她似的，張開雙臂，慢

慢向她心靈擁抱過來，她也癡呆呆的不知逃避，等到她的全心都在緊束之下，猛然間她感到一種被榨壓的劇烈痛楚了。她如飛的奔下山，如飛的跑上女生宿舍的樓，衝入自己寢室，撲在牀上，淚如泉湧，放聲大哭了。

監學馬丹瑟兒和女同學們正在用早餐，忽聞哭聲，都很驚惶的趕到她寢室中來，廚娘抱住她，撕開她的前襟，要替她蘸醋，因為她在全身被撕裂的痛楚之下，痙攣不止，像要昏暈過去了。

大家問了她半天，才知道她剛才接着家中不幸的消息，自然都陪了幾滴同情的眼淚。她那一整天沒有咽一點水，只是傷心流淚。伍女士坐在她牀邊，守了她一天，沒有去上課。

她嗚咽了半夜，疲乏之極，朦朧睡去，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了。她將昨天的事完全忘記，正想起身梳洗，忽然想到伯兄死了，她

的心立刻被銳利的痛苦刺着，她又重新悲泣。但她總癡心希望這是一個夢，不但希望伯兄的噩音是一個夢，連她到法國來，以及在法國大半年的經過，都是一場夢。她想：如果遽然醒來，發見我依然在北京寓所，睡在母親身邊，那是何等的僥倖，何等的喜悅！

希望這個不幸消息是夢，那是不可能的了，她一刻一刻的感到這事的真實，不過常她捧着頭沈浸於深思的時候，她忽然驚跳起來，驚訝地問她自己，真的嗎？她現在已經成爲一個無兄的人！

她一生中還沒有經過什麼大悲痛。而且素以『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引爲自豪的，忽然遭了這樣挫折，只覺禁受不住。她不暇追憶伯兄的平生而致其哀悼，她只替她的母親悲傷，替她的寡嫂悲傷。忽然她咀咒那渺渺茫茫的上帝了，人人都說天道好還，報施不爽；他伯兄做了什麼壞事，這樣壯年便摧折了呢？善良的母親，何以暮年竟要遭

這樣惡劣的命運？殘忍的上帝呵！

她悲痛之中，還夾雜着冤憤和不平，她昏昏沉沉的過了幾天，不時便痛哭一場。幾天以後，她十分倦困了，而且淚枯氣咽，要哭也不能哭了。她狂激的悲苦，漸漸成了沈綿的哀思，正像洪濤已退，止有一派淪漪的水，蕩漾搖曳於無窮。

她含悲忍淚地發了幾封快信安慰父親和母親，又弔唁她的寡嫂，她默念母親現在不知悲痛得怎樣了？咳！她恨自己不在母親身邊，不能安慰她，不能分受她的悲痛。

她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女孩子，她還沒有做過母親，然而慈母喪失愛子的痛楚，她是想像得到的，假如母親在壯年時代會死却幾個孩子，現在遭了這種不幸，她還能習慣些；因為養孩子是容易的，有的半途流產，有的幾歲上天亡，都是做母親的前世的冤孽，做母親的失望

和眼淚的根苗。然而她母親一生中僅僅懷了五胎，五胎兒女下地後都長大了。人家爭說母親幸福，母親自己也覺得幸福。誰知她最愛的長子會於成人之後死了呢？唉！這是她的冢子，她三十二歲的壯兒，她一生愛情和希望所寄託者，他死了，他撇下慈母和嬌妻死了！

如果她伯兄自幼羸弱多病，使母親常有失却他的憂慮，現在他的死，也算是預期的事實，母親的悲痛也許會減輕一點。但她伯兄體氣強壯，雖然自幼有胃病，一發即愈，誰都沒有想到他會因此致命的，他的死是萬萬想不到的，萬萬想不到的事，居然實現了，自然教母親分外痛苦，分外割肚牽腸的難捨。

況且她伯兄的死，還有許多悲劇的紀念，母親於悲痛中，更有刻骨的疚心，這疚心不能使她怨天，也不能使她尤人，更不能使他埋怨自己，但她總覺得兒子的死，是她少時沒有盡爲母的責任，這單純的

悔恨，應會將慈母的心，撕成片片。

母親少年時代的事，醒秋不大明白，母親自己也不多說，只有外祖母來時偶一提起。醒秋姊妹倚靠在白髮蕭疏的老人懷中，聽說母親過去的苦辛，每每感動下淚。母親十六歲上嫁到她家來，婆婆性情嚴肅異常，母親終日侍奉，不敢有片時的安息，母親性情善良謙遜，而富於熱忱，她立志要做一個賢孝的媳婦，她要將她全身心奉獻於阿姑，奉獻於丈夫。她十八歲上懷了伯兄，祖母同時懷了四叔，母親在懷孕期內，身體疲倦，時時想睡眠，但婆婆每晚要她捶背，每每要捶到三更半夜。母親飯後躲在僕婦房中偷憩片刻，恐怕睡熟了，婆婆喊叫不應，惹她的責備。只好倚在牆壁上假寐，讓蚊子來叮，藉資警醒。小孩生下之後，產婦理應調養，但那時或者是家道貧窮，喫不起好東西罷，早上蘿蔔乾壓粥，晚上又是蘿蔔乾壓粥，直喫得口裏要淌

白水。外祖母說到這裏常常對醒秋說，你們若想到母親懷育你們時所受的艱辛，應當多多孝順她才好。

但母親身體強健，產後雖沒有調理，不多時身體便復原了。她生伯兄不多時，四叔也出了世，祖母產後身體多病，乳汁不足，便將幼叔送來叫她喂養。母親乳汁雖然豐富，但同時供給兩個嬰兒自然不夠。只是她要順從姑命，就不能顧兒子，顧兒子就不能順從姑命，她惟有先哺幼叔而後哺自己的兒子。小兒食乳不足，時常啼哭，她只好用稀粥和嚼爛的飯來填他，填得他不哭便算事。這是她第一胎養的兒子，她未嘗不愛，但她那時能怎樣呢？母親常說她那時對於伯兄的能否生存，是不放在心上的，她有更重大的義務，這義務便是竭忠盡孝的事奉阿姑。——醒秋記得有一回，母親因為伯兄的病又發了，她眼淚汪汪的對人說道：這孩子的病是我貽留給他的，我真怨悔我少時的

太不小心呀！

也算恰有天幸，孩子居然不死，才周歲便會滿地走，有時他在庭院裏獨自在雞羣中遊戲，人家一眼望去，每每將他錯當一隻雄雞，因為他的身量只有雄雞般高，而氣概昂然有如雄雞。但形貌醜陋，母親說他小時，幾乎人人見了憎嫌。

他有一種怪病，隔不上幾時便要發一次，有時睡在夢中，忽然亂抓亂爬，滿牀打滾，或者雙手擦着肚皮，口吐白沫，冷汗直淋，好像身體裏有一種劇痛似的，小停便平靜了，呼呼的又睡去了。母親不知其故，因他還不能說話。

到長大能說話時，知道說是肚子痛了。請醫生診視，醫生說是蛔蟲作祟，給他喫了幾個『寶塔頂』雖然打下幾條蛔蟲，但病還時發，後來才知是胃病。

他長大以後，皮膚作淺棕色，膂力過人，隆準廣額，齒如編貝；兩眼精光炯炯，變成一個勇健的少年了。性質溫良恭儉，頗有母風，又能折節下人，在學校中得朋友的親附，在家庭中得弟妹的愛戴。醒秋在兄弟中和伯兄最爲相投，嬉戲讀書，喜和伯兄一處。伯兄出出進進，她總在後邊跟隨，伯兄的一條辮髮，常牽在她的手中，一個是老成的長兄，一個是癡憨的弱妹，那親睦的形况，常教母親發笑。

她伯兄對於文藝興趣頗深，那時四叔是全家的天才，十餘歲便會吟詩作畫，伯兄和他旗鼓相當，時常唱和。醒秋幼時沒有什麼機會讀書，但她之能夠識字，都是同他們一道，東塗西抹，練出來的。

這樣兄妹的感情之上，還有師長和朋友的感情，所以伯兄的死，加倍使醒秋悲傷。而且除了這些真實的情感外更有一個空洞的概念，喚醒她明瞭的意識。這概念是類乎名分的問題，有時醒秋覺得她竟爲

這個名分而悲痛的，死者是誰呢？是她父母的冢子，她的長兄呀！

幾天後父親的信來了，他不知醒秋已經知道了這項消息——當然醒秋寫回家的信，他還沒有接到——又將伯兄的死報告了一番。父親說自家子死後，心灰意冷，恨不得出家當和尚去，現在已長齋奉佛了。又說這消息至今還瞞着鄉間一切的人，教醒秋寫信回家時，不要向母親提起，爲的寡嫂身懷六甲，不久臨盆，恐怕她受不住這打擊的緣故。

——原來母親還沒有知道。』醒秋自言自語的說，她又重新感傷了，世上傷心的事有過於這個的嗎？愛子已歸泉壤，慈母在家還在癡心祝禱他的痊愈，更有那可憐的未亡人，也在盼望丈夫的歸來，可憐的嬰兒，沒有出世，便成爲孤兒了。

過了幾時已經是酷暑的天氣了，里昂的氣候，冬不甚冷，夏不甚

熱，自從去年中國學生團體到後，冬天下了幾場雪，法國朋友便取笑說是中國人帶來的。現在又這樣炎熱，中國人自然更不能辭其咎了。因為法人理想中總以為中國是和斐洲一般熱的。

一天飯後，天氣蒸鬱異常，似有雨意，醒秋於幾天前中了暑，懨懨不振。傍晚接着里中大姊寫給她的一封信，這信使她感到和初得伯兄噩音時一樣的傷心。姊姊說伯兄病死的消息，隱瞞不住，鄉間已知道了。母親悲慟過甚，難以支持，現已病臥在牀。寡嫂於一月前產了一個男孩子，母子幸皆平安。

這消息的透露，說來是令人酸鼻的，伯兄在省寓死後，鄉間僅有少數人知道，大姊也都知道，但都不敢聲張。母親因兒子久病焦心，時常教人寫信到省探問，父親回信，語氣總是含糊。說來真奇怪，母親的精神忽然感着大不安了。據說她的心在腔子裏好像一口鐘，懸空

掛着，時刻動搖，她天天求神買卜，以問兒子的吉凶。一天有一位算命瞎子到門，母親將伯兄的年庚教他推算。瞎子忽然變了臉，說人家捉弄他，爲什麼將死人的命教他算，他從此算命不靈了，要賠償損失——瞎子是打聽了這件事，存心來訛詐的。姊姊當時忍不住，流下眼淚，母親犯疑，盤詰之下，她無法再瞞，只得和盤托出。母親當時痛倒，全家也就哭聲鼎沸了。

姊姊又說大哥死後，家中常有響動，夜間家犬，哀鳴嗚嗚，好像遇着亡靈一般，聽了教人毛髮竦豎。又說今年過年時，釀米酒不成，南瓜子在肚裏發了芽，都是不祥之兆。

這一派迷信的話頭，若在平時，醒秋看了定要大聲發笑的，現在她也不忍有所指摘了。而且她讀了姊姊的信，忽然又聯想到母親南旋時無端悲痛的情形，她渾身的神經纖維一支支緊張起來了，她驀然跌

落於一個大震撼之中，這震撼像要將她靈魂和肉體震成粉碎。她自從母親南旋的一天起，心裏便懷了一片疑雲，她疑心這是一個『不吉的預兆』，不過這預兆的面目，是糊模如在雲霧中的，自從她考取來法，她便將這預兆認清了一層，現在更認清一層了。

她是反對一切神秘之存在的，但這是一個什麼不可解的啞謎呢？伯兄未死前，她寫信給父親爲什麼心酸落淚？母親爲什麼會感着不安？古人所謂『心動』所謂『機萌於事前』不是毫無根據的了。這種微茫的機兆，像電流一般，於至親骨肉的心靈間交通，不受空間和時間的限制。只有身處其境的人，可以感受到，同別人說是枉然的。

而且在她直覺上又於半明半昧間覺得這預兆的意義所關，尙不止此，還有……還有……她是不忍設想的，然而又非這樣想不可；她恐怕今生永不和親愛的母親再見了！

她爲什麼要到法國來呢？母親臨別時眼淚和嗚咽的聲音不是明明白白地哀懇着她，告訴了她麼？她的心靈不是也了解了，接受了母親無言辭的言辭麼？但她還是要到法國來，她竟瞞着母親到法國來！她到法國的宗旨，是完全爲求將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以爲改造中國文化起見嗎？恐怕大多數還是爲滿足自己學問慾和虛榮心而來罷了。

她現在才認識人類自私自利的心的真面目，她羞愧而且戰慄了。她想：母親設有不測，我永遠不能饒恕自己，因爲我一次的不辭而別，實教她感受無窮的痛苦。

窗外烏雲黑壓壓的像山一般，從地平線湧起來了，電光閃閃如金蛇，在雲縫中亂迸，似造物主奮怒揮鞭，擊撻大地，隆隆的雷聲，便是他對於地上罪惡人類的詛咒，大雨翻江倒海的下來，猛撲着玻璃窗，像要將這座石屋吞噬掃蕩而去。

醒秋躺在牀上，雙手掩面，心裏忽然迸起一種原始宗教的畏懼，她說我的性情太不羈了，太獨立了，所以做出許多可以追悔的事來，我願意皈依一種神，聽神的指揮，免得將來迷失我自己。

但這種思想，轉瞬間便逝去了，她原無所謂神的觀念，她只是在極端的悲恨憂慮中煎熬，那晚竟吐了兩口血，第二天她便送進醫院了。

五 來夢湖上的養疴

醒秋在醫院住了兩星期，起初她自疑得了肺病，不免焦急。但經過X光線的檢察，醫生說她吐的那兩口血，來自喉管，非由肺部，因為天氣燥熱，她又愛喫新烤的麵包，喉管破裂，所以出血；但她雖無肺病，而左肺却有不强健的徵象，里昂冬季多霧，於她身體不宜，頂好轉到南方的律斯或北方瑞士一帶雪山上調養。

里昂冬季的妖霧又快來了，醒秋想起來便怕。她身體不强健，又有一種婦女常有的病，每月要教她痛楚一回。來法以後，尤其在最近的幾個月，她這病更加利害了。她自覺一個月之中，竟有兩三星期為這病犧牲。

律斯和意大利接壤，是大偉人瑪志尼的故鄉，地臨碧海，花木清幽，四季常春，風日晴美，可以算得法蘭西與圖上的一顆明珠，塵寰的仙境，地上的樂園，醒秋原想去住幾時，但聽說那邊生活程度太高，而且又無熟人，所以踟躕不敢去。

她的朋友雷女士有一個舊同學王君在北方都龍省讀書，來信約她到那邊去轉學，都龍位置於來夢湖 (Le lake Lennon) 畔，來夢湖即瑞士的日內瓦湖，是世界豔稱的名勝。都龍氣候寒冷，空氣爽潔，宜於肺部有病的人。

雷女士以海外大學同國的人太多，沒有練習法語的機會，正想轉學他省，聽了這消息，便覆信王君，說她決計於秋季始業前，到都龍讀書。醒秋爲要養病，也託轉學爲名，通知學校，和寧女士一同北去。

法蘭西到底不像中國這般大，她們到都龍去轉學，法友心目中都以爲是個遠道的旅行，其實那地方離里昂，等於南京到上海，乘坐七個鐘頭的火車，便可以到。

她們到了都龍轉入本省女子師範學校，和王女士同學。

醒秋又開始有一個新鮮愉快的生活了，她來都龍的目的，本不是讀書，所以她對於功課，愛上就去上一堂，不愛上便跑到來夢湖邊散步，或在湖中打槳游嬉，她在里昂公園，早學會了划舟，她最愛這一項運動。

由她學校到湖畔止有五分鐘的路，湖邊有幾座小樹林，一大片草地，鐵欄圍繞，欄上緣滿蓄薇花，猩紅萬點，和澄藍的湖波相映。欄裏有一尊大理石琢成的立像，從前也許是玉似的潔白，現在已變成青灰色了，牠也像有機體人們之會衰老一樣，不過人們身上鑄着的是憂

患的痕迹，石像身上鏽着的是風，雨，陽光，水氣的痕迹。這類的樹林，這類的石像，不半里便可以遇見一座，布置的方法，都不相同。

沿湖向右邊走去，都是很整潔的沙道，時有漁人曬的網，擺在草地中，看了使人發生『海畔』的觀念。再向前走，便是一帶青山，山上山下有許多人家的別墅；這些別墅，無論位置如何，必定設法與大湖相對。有的屋子建在山凹裏，也勉強伸出頭來，不過前屋總不遮蔽後屋的望眼。因為這些屋子個個貪饕地要享受完全的湖光，又要互相留出餘地，所以屋的向背都不一致，從下面望去，磊磊落落，高高下下，好像會場裏的一羣人，躡足引領，爭着要看場中事物的神情。而且所有的屋子都不用圍牆，欄杆約束而已，園中花木，行人也可一目瞭然。這些屋子已將一些盪漾的湖波，收攝於窗戶之內，也將自己幽雅的點綴，獻納於湖，以爲酬答。醒秋常說法國人富有生氣，現在覺

得他們的屋子也富有生氣。

她的家鄉在萬山之中，風景本來清絕，但村人爲迷信風水之故，無端築上許多高牆和照壁，和自然的景物隔離，如果不走到屋外去，所看見的青天不過手掌大，日光和空氣，當然享受不到。醒秋談到這事，曾笑對寧女士說：我們中國人是缺乏審美觀念的，不知享受自然的，有時幸運，躺在自然的懷抱中，他却不安，硬要滾到自然腳底去。

轉回到左邊，也有無數別墅，不過都在平地上，有的紅磚赭瓦，映掩萬綠之中，有的白石玲瓏，有似水晶宮闕，有的洋台一角，顯出於玫瑰花叢，湘簾沈沈，時露紛霞衫影，有時窗戶洞開，斐几瓶花，了了可辨，清風裏時時飄出鏗鏘的琴韻……

別墅之外，更有許多旅館，建築都極壯麗。夏天的時候，歐洲豪

商大賈，王孫貴冑，常到這裏來避暑。那時旅館的生意，非常之好，聽說有些大旅館，竟要數百佛郎一天的賃值。旅館中一切娛樂無不全，早起連穿鞋都不要自己動手。醒秋們到都龍時，這樣熱鬧的時會，早已過去了，一排排臨水樓台，都深深密密的關閉着，等待明年佳時的再臨。

講到那湖的美麗，真不容易描畫；醒秋少時曾遊過西湖，以為秀絕宇內，現在才知從前所見之不廣，這湖彎彎如新月形，長約數百里，西南岸屬法境，東北屬瑞士境，但瑞士的土壤，又由法境蒙伯利亞(Montbeliard)及婆齊(Bourgs)窄窄的伸進一支，在湖的西角上，建立了日內瓦京城，好像睡美人伸出一隻玉臂，從繡榻外抱回她的嬌兒。打開輿圖來看，覺得那模樣真是嫵媚絕倫。都龍位置於湖的南邊，晚間對岸瑞士燈光明滅可觀，不過划舟到離岸的六里時，非換護照，便不能過

去了。

湖水這樣的廣闊，又這樣的蔚藍，白鷗無數，出沒蒼波白浪間，沒有見過海的人，騙他這個是海，他也未常不會相信。若以人物來比喻來夢和西子兩湖，西子，淡抹濃裝，固有其自然之美，可是氣象太小，來夢清超曠遠，氣象萬千，相對之餘，理想中憑空得來一個西方美人的印象，她長裾飄風，軒軒霞舉，一種高抗英爽的氣概，橫溢眉宇間，使人心折，使人意消，決非小家碧玉徒以嬌柔見長者可比。

湖中游艇如織，有的是小汽船，有的是柳葉舟，也有古式的白帆船，帆作三角形，鼓風而行，也走得飛快，有雅興的人，不要汽船，却偏僱這種帆船來坐。一到晚上，湖中絃樂清歌之聲四澈，紅燈點點，影落波間，有如萬道沒頭的金蛇，上下動盪，種種賞心樂事，不知鼓動了多少遊客，風狂了多少兒女，沈醉了多少幻夢似的人生。

這裏沒有眼淚，只有歡笑，沒有戰爭，只有和平，這裏說是恬靜，也有盪心動魄的狂歡，說是酣醉，原有冲和清澹的詩趣，厭世的人到此，會變成樂天者，詩人月夜徘徊於水邊，也許會輕笑一聲，在銀白的波光中完結了他的生命。總之這一派拖藍揉碧，明豔可愛的湖水，是能使人放蕩，又能使人沈思，能使人生，又能使人死的。

醒秋來都龍月餘，身體漸漸恢復原狀了，故鄉大姊來信說，母親悲懷現已稍減，病體漸痊，醒秋聽了心裏大爲安慰。父親知道她海外的環境不大好，使他的未婚夫叔健和她通信，他那時正在美國學習工程。

叔健的信來了，用的是文言，雖偶爾有一兩個別字，而文理簡潔，好像國學頗有根柢的人，書法尤秀媚可愛。想不到一個學工程的人，竟寫得這一筆好字。醒秋小時於書法沒有下過工夫，所以寫得滿

紙蚯蚓一般，雖然愛研究文學，能做詩詞，却成了畸形的發展，普通應酬的書札，她原不能寫得圓熟的。一個人自己有了什麼缺點，見了別人有恰對他這缺點的長處，便分外歡喜，這或者是一種普通心理的現象。醒秋這時候對於她的未婚夫，頗覺滿意，自幸沒有失掉他。

叔健來信用的既是文言，醒秋覆他的信，也用文言，但通過幾次信之後，她覺以他們的關係，還客客氣氣的『先生』『女士』相稱，未免太拘束了。而且文言不能表出真切的情緒，她自己又不慣寫這東西，便要求叔健改用白話。叔健來信表示贊成，但他的白話也和他的文言一樣，很流利而又很簡潔，他說話不蔓不支，恰如其分，想從他的信裏看出他的個性和思想，那是不容易的事。

醒秋有些愛弄筆墨的脾氣，又喜寫長信，她寫過幾封信之後，居然洋洋灑灑的大發其議論了。她提出許多社會的問題，和叔健討論，

叔健回信對於她的意見，總沒有什麼表示，他對於討論問題，似乎絲毫不感興趣。

那時國內排斥宗教風潮甚烈，里昂中國同學也發行了一種反對基督教的雜誌。醒秋對於宗教本無研究，不過自命為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青年，一見新奇的思想，總是熱烈的贊成，她也是如此。她將這種雜誌寄了一本給叔健，又加上自己許多反對宗教的意見。叔健回答她道：

——我自己在教會學校讀了五六年的書，本身却不是基督教徒，但我覺得基督教博愛的宗旨，頗有益於人羣。而且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與否的問題，我個人的意見，以為不是科學所能解決的。科學既不能解決，付之存疑就是了，一定要大張旗鼓的來反對，那又何必？再者我以為信仰是人的自由，等於人的一種特殊嗜好，與人之自由研究

文學或科學一樣，研究科學的人不應當非笑研究文學的人，研究文學的人也不應當反對研究科學的人，那末，我們無故反對從事於宗教事業的人，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呢？

醒秋讀了這些話，很奇怪叔健頭腦的陳舊。她以爲一個科學家，應當完完全全反對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的問題，萬不容說懷疑的話的。她忘記自己在兩個多月之前，曾爲『預兆』而提心吊膽，曾相對的承認『神祕』的存在。她現在精神暢爽了，盤據於她心靈的疑雲，早讓來夢湖上的清風吹散了，她將自己的人格溶解於大自然之中，她又重新認識了從前的自己。

她又寫一封長信和叔健辯論。叔健覆書，不屈服却也不同她再辯。

叔健信裏的話，只是恰如其分，但這恰如其分却使醒秋悶氣，她

願意他同她很激烈的抗辯，不願意他永遠這一副冷冷淡淡的神氣。他既不愛討論問題，醒秋寫信覺得沒有材料，只好轉一個方向，同他談娛樂問題：如看電影，跳舞，茶會等事，叔健却說他對於這些娛樂，一樣不愛。

他來信從不談愛情，醒秋爲矜持的緣故，也不同他談愛情，有時偶爾說一兩句略爲親熱些的話，他來信比從前更加冷淡，這冷淡的神氣，還圈在他那『恰如其分』的範圍裏，叫別人看是看不出來的。有時她不耐煩了，隔幾個星期不和他通信了，他又寫信很關切的來問。他這『恰如其分』的身分，是很有作用的，你想親近他無從親近，你想指摘他也無從指摘。醒秋簡直不明白他是個什麼樣的人物了，只覺得和他通信沒有趣味。

一天，是醒秋們到都龍的第三個月的第一天，天氣已是深秋時

分，湖上楓葉，紅酣可人，湖波也分外清澹，她們約了王女士到湖泛舟，盡半日之樂。

她們買了些冷餡點心，又買了兩瓶葡萄酒，僱了一隻船，三人自己划出港去。

立在湖岸上看湖水，觀得牠闊雖闊，還是有限的，醒秋和寧王兩女士約定，今天定要划到對岸瑞士境去，不能上岸並不要緊，我們總可以一覽瑞士的風光。她們都贊成。

船愈向前划去，湖面愈加廣闊了。北岸瑞士的山，看去本似只有數里的距離的，現在愈向牠逼去，她愈向後方退，船划了半天，山好像還在原處，醒秋心裏發生了『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的感想。

她們划了一個鐘頭的槳，都已有有些疲倦了，船兒却像落在大海

裏，前後左右，都是一樣綠茫茫的波浪，瞧不見邊岸，——其實並不是瞧不見邊岸，湖太大，船太小，相形之下，使人有置身大海中心的感覺罷了。

——這樣迂緩的划法，到北岸時，天該快昏黑了，今晚恐不及回校，我想不如改變方向，沿南岸走，賞賞那些青山也好。」王女士提議。

醒秋們划到北岸，未嘗不可能，但氣力都太弱，划去了，划不回來，是危險的。便聽了王女士的話，撥轉船頭，向南岸划來。將近南岸兩里的光景，她們又將船向左方划去。過了那建滿別墅的山，便是葡萄地和麥隴，可喜的沿岸常見玲瓏白石欄杆和中世紀式的古堡，古色斑斕，頗堪入畫。人工培植的樹，長短距離，無不相等，竟似天然的文柱一般。樹下置有鐵椅，以便遊人休憩。白帽紅衫的小孩在草地上跳躍，遊戲，他們的父母靜坐在椅上看護。也有新婚夫婦到此度蜜

月的。醒秋看見一對青年男女倚欄望水，互相假倚，神態灑脫自然，不似中國的拘束。

三個朋友划了幾小時的船，都說乏了，應當休息休息。她們架起槳，讓那隻船順流飄蕩着，拿出點心和酒，便在小舟中開起歡樂的宴會。

兩瓶葡萄酒，不知不覺都喝完，大家都有些醺醺然了。

這時候大約有五點鐘的光景，太陽已經西斜了，阿卑爾斯山的白峯好像日本的富士，全歐都可以望見，夕陽光中，皎然獨立。光景更是瓌奇，不過相去太遠看不大清楚。還有一座比較近些的大山，據王女士說，也是有名的，可惜她喊不出名字。這山自麓以下清翠欲滴，同那蔚藍的湖光似乎連成一片，中部一搭一搭的金光紫霧，眩麗逼人，更上積雪皚皚，如羣玉峯頭，如白銀宮闕，澹澹的幾朵白雲，一

半鑲在天空中，一半粘在山峯上，似乎是幾個安琪兒，開展一幅冰綃，要替這山加冕。

日輪將落，晚霞更紅了，那幾朵白雲，遊戲山巔，似生倦意，便手挽手兒冉冉地向空飛去，由銀灰而變為金色，由金色而變為烏青，那座山也像要隨着雲兒飄飄向上飛起，終於牠那白頭和雲都消失於濛濛光霧中。

羣山變紫，晚風漸生，灑潑的湖波，愈覺沈碧，醒秋等遊興闌珊，打算廻舟歸去。

行不到半里，風一陣一陣緊起來了，滿湖的水忽然變成深黑，如大洋的水了，白浪一簇簇打來，小舟如風中落葉，上下顛盪，醒秋等三個人，六枝槳，拼命與晚潮相爭，直向都龍港口駛去。

風刻刻加緊，浪刻刻加大，有時四面湧起的大波，比船舷還高，

舟兒像跌在浪的谷裏。有時一陣浪過，船唇向前一低，水便衝入船腹。她們三個衣服全打濕了，腳都浸在水裏。雖然奮勇擊槳，臉上盡變了慘白色，『死』的恐怖，已侵入她們的心靈了。

如果僱舟時，和舟子同來，也還有個辦法，現在她們三個弱女子那裏駕得住這只發了瘋的小艇！

——離港還有六七里，我看不能前進了，不如在這裏攏了岸，由岸上走回去，『老練有謀的王女士再提議，醒秋們立刻同意，她們將舟向岸挪過去，這樣逆浪橫行，費了許多氣力，才將船攏到岸邊。

岸邊頗荒涼，有許多大石，浪花噴雪似的打在石上，使醒秋又想起海中巉巖礁石和洪濤狂沫激戰的情形。總之她現在才認識來夢湖了，她原是海的女兒，也是海的化身，她有溫柔的微笑，也有猖狂的憤怒。

好容易駛入亂石之中，巨浪鼓盪，船在石上不住的亂磕亂碰，大有破碎的危險，後來由醒秋和寧用槳抵住石，極力將船支住，王女士跳上岸，將船頭鐵練掣定，她們二人也跳上岸了。

她們將鐵練繫在一根筍形的石上，山王女士回去尋覓舟子，她們在岸邊守定這隻顛狂不息的空船。

天昏黑了，她們都飢餓了，風大天寒，湖波如嘯，身上又冷又濕，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王女士帶了舟子遠遠的來了。她們交付了船資，便脫了厄難一般，歡歡喜喜的回校去。

第二天再到湖上，楓葉還是那般紅酣，湖水還是那般溫柔可愛，昨日狂怒的痕迹，早不留在人們的心上。

醒秋在湖上閒行，想起昨日湖中的美景，不知不覺想到岸上倚着石欄的青年男女，她想：在這湖上住的人們都是神仙般的快樂，假如

是一對情人，那更幸福了；早起同坐窗前，望着湖上變幻的明霞，彼此相對無言，微微一笑；晚來攜手湖濱，雙雙的履痕，印在沙上，雙雙的影兒，拖長在夕陽光裏；落日如金盆，自瑪瑙色的雲陣間徐徐向湖面下沉，餘光染紅他們的頭臉和衣服，他們的愛，深深的互相融化於心中，又深深的融入湖水。夜裏若有月色更好，不然微茫的星光和樹林中的燈光，也可以指引他們到湖畔去的路，他們擁抱着坐在巖石上，同望那黑暗的巨浸和天空，心弦沈寂，到了忘我忘人的境界，他們的思緒，只微微顫動於鷗夢的邊緣，於秋的心裏，於湖波櫛泊的碎響，和夜風掠過水面的樂調中。

醒秋想着，不覺輕輕起了嘆喟，她的心不比去國前的寧靜了，她有所思念了。

冬天來了，都龍天氣寒冽異常，師範學校甚窮，不設爐火，醒秋

和寧女士都不能忍耐，想到外間另租房子，却總不合式，醒秋想起海外大學汽爐的好處，便不更顧昂貴的霧，都龍才住了四個月，又遷回去了。

六 家 書

里昂城內有瓦 (Rhône) 沙 (Saône) 兩條大河，貫穿其間。瓦河發源於來夢湖，沙河由北境流來，流過里昂之後，合為一股，南由馬賽入海。這兩條河由高下注，水勢洶湧，到冬季時，溼氣上蒸，鬱為一天濃霧，籠罩里昂全境。偶然日光穿射，天宇豁然開朗，使人出黑暗而覩光明，但不久又陰霾四合，變為昏沈的氣象。里昂居民到冬季便須預備做三個月的『霧中人』，他們自幼生長此鄉，習慣於這種氣候，所以也沒有什麼不適。

醒秋體氣本來孱弱，數年前以不知自己保重的緣故，為潮溼所中，這病留於腓理之中，一到陰天，便渾身不舒服，至於里昂的瘴

霧，自然更與她不相宜。她自都儂回里昂後，怕冷的問題，雖然解決，而飲食問題，又起麻煩。海外大學的飯，由中國廚子包辦，惡劣異常，身體不强健的人，更加之營養不足，不免要受影響。她回里昂不多時，吐血雖不發，那拖累着她的舊病，却又和從前一樣劇烈了。診過許多醫生，喫過多少藥，總治不好，雖然不是什麼大病，但她的體力，每月都要經過一次重大的消耗，也就弄得形容憔悴，四肢無力，偃息時候多，起來行動的時候少。有人說這病非藥石所能奏功，須經過手術，方可醫愈，她有一個同學，也患了這病，在醫院中剖過一回肚，便霍然了。她們勸她也去試試，她却不肯，因為她怕受解剖的痛楚。

肉體和心靈果然有分析不開的關係吧，醒秋身體既多病，神經也變成衰弱，無論什麼小刺激，都能使她的精神感受極大的擾亂，她變

得很容易發怒，容易悲哀，多疑慮，又不喜歡見人，有時自己關閉在寢室中瀏覽小說，沈溺於幻想的境界裏，能接連幾天不下樓。人家來訪她，她相待頗爲冷淡，好像厭惡人來驚擾她，即勉強酬對，也像出於虛僞的做作，她身體不爽快時往往如此。

她來法國已過了十四五個月，法語略能對付，本可以進藝術學校練習繪圖，但自聞伯兄噩耗和母親患病消息以來，自知在法不能久居，便將留法十年的計劃取消。又知道畫也不是短時期內所能學好的，所以決計改學文學，她說我將法文學得精通了，如同拿到一隻開學問寶藏的鑰匙，以後我不及學成回國，也可以多買書自己研究。

她本好幻想，無事獨坐時，往往虛構許多空中樓閣，這些空中樓閣，以能使她神經興奮爲主。她的神經愈衰弱，需要興奮愈甚，幻想也愈加濃烈。那時海外大學的教授正在講授十七世紀的文學，如郭乃

意及拉辛的悲劇，十八世紀的文學如盧騷俠都白利昂描寫自然景物的散文。郭氏的悲劇，所表演的大半是古羅馬帝，后，勇士，美人，信徒的軼事，其中人物都具有不撓不屈的意志，崇高偉大的精神，他們以對於義務及榮譽的忠心，戰勝一切難以割捨的情感，他們每於艱難苦鬪，伏尸喋血之中完成了最後光榮的使命，像那阿哈斯爲愛羅馬之故，手刃其妹，羅特立克爲報父仇，殺其未婚妻之父，奧古斯丁大帝赦免爲親復仇屢次行刺他的西娜，婆留立克棄其愛人而殉道，這些故事，都寫得有聲有色，可泣可歌。醒秋聽了每每大爲感動。她獨居沈思之際，常以書中主人公自命，腦海中憑空演出許多悲壯的情節。積壘如秋雲的幻想，竟成了她精神的唯一糗糧了。

醒秋雖生於中國中部，却富於燕趙之士慷慨悲歌的氣質，雖是個女子，血管中却含有野蠻時代男人的血液。她愛宇宙間一切的壯美：

愛由高山之巔看漫漫四合的雲海，大海上看赤如火焰的落日，絕壁間銀河倒瀉般的飛泉，黑夜裏千山皆紅的野燒；她愛聽雷霆聲，大風撼林木聲，錢塘八月潮聲，鏡吹聲，金戈鐵馬相衝擊聲……但她所愛除了這些陽剛之美外，陰柔之美她也未常不愛。不過總以真情迸露爲主要的條件。她研究文學之餘，又得了愛看電影的習慣。起先每星期看一次，後來竟要兩次三次的重複看一張影片了。影片取材，大都是名家小說，醒秋却愛揀那情節偏於哀豔的片子。她的喜怒哀樂，隨着銀幕上人物的喜怒哀樂爲轉移，看到沈痛處，她的神經便緊張，眼淚不知不覺的流下，同時也發生一種無上的快感。她記得拉馬丁的謝西倫(Yocelyn)給她的感動最深切，當那薄命女孩子爬上雪山尋找他情人，和臨命時又和她情人相遇兩段，醒秋竟哭得淚人一樣，看了三次，她哭了三次。

醉秋沈醉於這些美的情感之中，纏綿顛倒，不由自主，思想行事，往往趨於極端，與在中國時大不相同了。她覺得這些情感，於她是不可少的，竟像和她生命合而爲一了。她起先懊悔到法國來，現在她不悔了，不來怎麼能認識這些文學家的好作品呢？她對於中國描寫肉感的文學，有非常的憎惡。她原有潔癖，她的心像水晶盤盃般，不能容納一點污穢。那種文學與她好美好潔的脾氣相抵觸，使她發出一種偏激的論調來。她說：這些文人的神經，都給肉感麻木了，所以他們寫作時，腦筋裏尋不出一絲一毫高尚優美的情感，愛賞這派文學的人，也像鴟梟之甘腐鼠，不知天下之有無正味。真教人可笑可憐。

故鄉大姊常有信來，說母親的病雖然痊愈了，但兩條小腿上忽然長了許多毒瘡，膿血交流，異常疼痛，現在又躺倒了。姊姊又說，她不久要回夫家去，因爲她的舅翁，現在混得好一點，要接媳婦和孫兒

同住。醒秋讀了心裏非常着急，姊姊是母親的秘書長，又是看護人，她去了，誰給母親寫信呢？誰來服侍母親呢？

果然姊姊自從說要回去之後，母親那方便沒有信來，醒秋不知母親的腿瘡變得怎樣了。又估念母親的寂寞，她又不免又要深深懺悔自己私到法國來的罪惡了。

這一天，郵差來了，許多同學都得到她們遠從數萬里外來的家書，都急急忙忙拆了封，帶着十分興奮在那裏讀。作客的人，得到家書，真像飢人得食一般，雖然那幾張八行翻來覆去的仔細咀嚼，心裏還是餓饑饒的感着不滿。她們一面讀，一面目送那挾着大皮袋緩緩回去的郵差的背影，恨不得他袋裏更變出十幾封家信來，好讀一個暢快。

但是她們忽見醒秋從校門外進來，有一位同學便喊道：

醒秋，你不是說你已經有一個多月沒有接到家信了麼？現在

飯廳裏有你的信封掛號信，不知是不是由你家裏來的……

醒秋沒有聽完她的話，便飛也似的跑到飯廳裏搶了那信，到自己房間裏關着門讀起來了。

醒秋的母親，雖然是一個舊式的婦女，然而天資極其聰明，對於學問似乎有特殊的嗜好，可恨生在中國重男輕女的社會裏，沒機會給她讀書。自從嫁到醒秋家裏，一天到晚侍奉婆婆，照料小叔子和自己的兒女，沒有一點閒暇。二十歲時因見新娶的婦子認得字，能講解白蛇傳，便有出乎衷心的欣羨，也想識字。

她請醒秋的父親教書，他說：『女子無才便是德，讀書有什麼用呢？——你真想讀書，買本雜字來念念，將來記柴米賬，倒是好的。』這是父親被她屢次請求轉念頭的話。

父親過了幾時，真替她買了一本雜字來。但她沒有多餘工夫讀，

才打開卷子，便聽見婆婆喊她的聲音，她不得不丟開書替四叔子沐浴，五叔子補鞋去，這樣一暴十寒的讀了半年才讀了半本雜字，幾首唐詩。

有時她用描花筆寫幾個字，父親稱讚她筆姿秀媚，以為在自己之上，說她如能好好用功，是不難寫得一筆好字的。但話雖如此，她到底沒有心情教她，她家務也太忙，於是她的雜字，終於沒有讀畢業。到了三十二歲，她跟父親到山東河工任上。過了兩年，兩個兒子都進了學堂，每晚歸家，她一面做着手工，一面監督他們溫課，一室之中，書聲朗朗，燈火生春，又引起了她讀書的興味。她跟着兒子們讀那學校用的教科書，由第一冊漸漸讀到第四冊，雖然從前讀過小半本雜字，早拋到九霄雲外，而且記憶力也不比從前，隨讀隨忘，但也了解許多文義，她後來竟練習到能記簡單的賬目和看淺近的家信。

五年之後，她又回到婆婆的管轄之下，她又整天的忙着家務，不得不和書卷分別，這是她由認得字到不認得字的關鍵，她後來談起來，總以這幾年的荒疏爲絕大的損失，每每懊恨。

兒女都進了中等學校了，大的第二的兒子在北京，三兒在上海，醒秋在省城某女子師範讀書，都只能於暑假時回家一次。

兒女有信，母親不能讀，她有話想對兒女說又不能寫——中年時代認識的字，無怪其容易忘記呵——這時候方才深切的感到不識字的痛苦。

而且兒女在膝下時，晚間無事，常替母親講解各種小說，她每聽得津津有味。現在他們都求學去了，一疊一疊的小說堆在案頭，好像包含無數神奇瑰麗的事迹，在引誘她。她隨手翻開一本，看玩那些圖畫，便惹起求知的渴想。最使她感到趣味的是三國演義裏三顧草廬一

段，因為她在山東時曾親自看過，雖然模模糊糊不大清楚，但也曾得其大概。她有了這種經驗以後，知道耳朵得來的不如眼睛有趣，她重新識字的心，更油然而不可遏。

母親於是決心再來讀書了，她對人說：『你們不要以為我八十歲還想學鼓吹手，如果我是生來的一個瞎子，永遠看不見世界上形形色色，我自自然不理怨什麼，但是我曾有一次略略開了眼，知道世間有所謂光明了，現在眼又閉上，我自自然覺得不能甘心，這也是普通人的心理吧。識字的目的並不大，我難道還想研究什麼學問麼？不，不，我老了，今生沒有這個希望了，我只想識幾個字，有能看家信或看小說的程度，將來幕境荒唐不能行動時，將家務卸歸兒媳管理，我只要戴着老光眼鏡，躺在軟椅上看彈詞小說，消遣我老來寂寞的光陰，我就心滿意足了。』

暑假時，醒秋由省城回來，母親不勝欣喜，拿了書，叫醒秋教，醒秋初教的幾天尚有趣味，幾天之後，她便煩膩了，她要溫習自己的功課，要請二哥教她的英文，又要游玩，那肯耐着心在昏燈下教母親的書呢？

母親求學的心，是這樣的熱烈，而女兒却又這樣不肯盡心，她大大的失望了。她又不好意思抱了書去請教別人，因為她已不是垂髫上學時的女郎了呵！

失望之餘，她只好翻出從前讀過的書來，想自己來溫習。她從前所認識的字，雖然忘却了，文句却念誦得純熟，有一大半還是能背誦的。但她那些書十餘年來早已散佚了，有一回她尋到一本唐詩，高興得像拾得了寶物一般。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母親口裏念着，一面翻開書本，想找尋這首詩，但她總是尋不到。後來醒秋替她翻出了，她還能勉強句讀得下。

但這有什麼用呢？她就說能念得幾首五言絕句的唐詩，她能了解牠的意義嗎？她能夠將這些詩的字，都記在腦筋裏移用在他處嗎？她雖然抱定宗旨，自己來用功，只是中國文字是這樣難學，她的年齡又已經到了四十歲以上了，她的對於文字的用功，正像一個弱小的孩子，拿把斧頭在荆棘叢中開路，腳底下盡是盤根錯節，阻礙他的進行，又好像一個人盤旋在迷宮裏，雖然想尋條出路，但迎面都是一堵堵的高牆，他雖然盤旋得頭昏腦漲，仍然不能走出一步。

女兒現在不了解我的苦衷，而且忙着補習功課，明年暑假時，她該能教了，她只好這樣想。

每年暑假，醒秋回家時，母親讀書的心，總要溫暖一下，但結

果，她的希望，總是冷冰冰地消沈下去了。年齡漸漸的老起來了，記憶力一年一年的差了，現在不趁時用功，將來怎樣？母親的心，暗暗的獨自焦灼着，但不對別人說。

後來家務更繁，她的眼睛，逐漸昏花，頭髮逐漸斑白，她壯年的能力，已隨着年華逝去了，自然不想到讀書了。

醒秋到法國後，常常將里昂人情風俗，學校種種生活，詳細寫給她的母親，由她大姊寫回信。信中大都說母親如何想念她，勸她不必在法國久居。又說叔健在美國不久卒業，兩個都已到了結婚的年齡，須得將這事了一了，母親方才放心。三弟比醒秋少兩歲，已經結了婚，而且有了一個女孩子了，她若肯嫁，母親也早有外孫抱了。

大姊每半月總有一封信來，自從她回夫家後，一個多月家裏都沒消息，醒秋自不免繫念，現在接到這封信她固然高興，但看見信掛了

號，又狐疑起來，她疑心家裏出了什麼變故，又疑心母親的病……她停頓了一下子，終於用震顫的手，將信扯開，抽出信箋，她的眼光一瞥到『兒見示』四個字，她懸掛的心弦，忽然放下了。

信裏所說的不過幾句家常話，說自從大姊回去後，由寡嫂服侍湯藥，腿瘡還沒有大好，但比初起時痛疼減輕了些，教女兒不要掛念。又說蒙塾王先生也請假回家去了。家裏找不到人寫信，昨天可甥由卓村來，便教他寫了這封信。

那封信雖僅兩張八行，筆跡欹斜，而且塗乙狼籍，文理又不大通，醒秋猜詳了半天，才猜出信中的大意。

這是一封很平常的信，爲什麼要掛號呢？醒秋猜着母親心理了，她不能將她親愛懇摯的心情，教一個十一齡的學童翻譯，她只好將鄭重的心思寄託在掛號上面了。而且一個多月沒有找到人寫信，也深恐

她遠在海外的女兒着急。

醒秋癡癡的對着這封家書，想念母親不能親自寫信的苦楚。又回憶母親從前屢次想讀書而不得的情況。記得有一夜，母親拿着書叫她講解幾個字，她正在熱心抄一段杜詩，沒有理會母親，使母親覺得十分寡味。又記得母親有一回高高興興的要她教一首唐詩，她替母親指點一遍之後，母親還有幾個不認得的字，又頻頻來問，她竟顯出煩厭的神氣說道：

——媽媽你讀唐詩做什麼？難道還想學做詩嗎？——我看媽還是省些精力吧，到了這樣年紀，讀書是不容易的了！

這幾句話把母親的臉都氣紅了，平時女兒說錯了話或者做錯了事，她每加以切責，但現在她怎好意思開口呢？到了這樣年齡來讀書，果然是太不量力了。她只好勉強笑了一笑，這是她寬恕女兒無知

的表示，然而她的臉已由紅而轉白，兩隻捧着書的手，隱隱發抖，眼淚似乎向肚裏倒流，看呀，坐在她對面的是她親生的她最愛的女兒，她爲自己要用功的緣故，一點不肯體恤她的母親，還要拿刺心的話搶白她！

醒秋回憶到這裏，覺得心靈裏有一種銳利的齒牙亂咬，使她感到劇烈的痛楚，她懊悔，她痛恨，她想用手掌重重批自己的頰，她想放聲痛哭一場，又怕驚擾了隔壁的同學，只有極力的忍住，但眼淚是不肯由人作主的，竟紛紛點點灑滿了那封家信。

她記得外國從前有位名人，少年時家裏很窮，却好讀書。有一天他父親打發他做什麼事去，他正沈酣於一本書中，裝作沒有聽見父親的話，端坐不動。他疲癯的父親，只得自己披上外衣，拿了手杖，蹣跚地去了。後來這兒子也老了，在事業和學問上已成了大名，一天，

他獨自一個走到當年父親教他去的市場上，立了一點鐘，大雨淋着他的頭，他也不覺得，他心裏充滿了感傷悲悔的情緒，因為這是他故遠父命的紀念日。

醒秋平生出言行事，一點不知檢點，所以過失獨多，但到後來她受良心的責備，也比平常人爲甚，她的自疚的心情，不知比那立在雨中的名人如何，但自從接到家信起，她念念不忘地想着這件事了，她很不得立刻束裝回去，再教母親的書，即不然，日日伴陪母親，替她講解各種有趣小說，使她忘却失子之痛，忘却病魔……

醒秋心思婪亂，晚上亂夢極多，自從到法國以來，竟無夜不夢見母親，現在，她的夢又改了點樣兒了，她天天晚上夢見在家裏教母親的書了。

七 丹癯

醒秋回里昂後，早把那大霧沈沈的冬季挨過，又過了明媚可愛的春天，現在已到暑假的時候。

暑假中她想和朋友陸芳樹女士合請一位法文補習教員。芳樹即她在北京女子高等學校的同學，雖在英文部，但醒秋欽佩她學問，愛她瀟灑出塵的丰神，有意納交於她。到法後除了新交伍女士，芳樹算是她最知己的朋友了。

法國人有避暑的習慣，工作半年之後，一到暑假，各機關的辦事人，學校的教職員，工廠裏的工人，都到鄉村或山水佳勝之處勾留數星期或二三個月，以恢復工作的疲勞。這時候想尋覓什麼補習教員，

原不容易。醒秋們只好請盪學馬丹琴兒代爲尋覓。馬丹到里昂各學校探問了一回，都回說沒有相當的人，她只得留下一張字條，作爲萬一的希望。

有一天，一位自稱白朗女士的到海外大學來訪馬丹琴兒，自說是雪佛女校的教員，願意來教中國學生。這位女士年約三十餘歲，容貌清癯，衣冠亦極其樸素，法國婦女，無不愛好裝飾，她却是例外。但性情很溫和，教書時講解亦極清晰。她對於人，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沒有過得幾時，醒秋便覺有些愛她。

白朗像常在忙碌之中，來的時候，似從別處忽忽趕來，喘息數分鐘才定。教完一點鐘，便抓了帽子，披上大衣，急急忙忙的走了。醒秋等於正課之外，巴不得和她多談幾分鐘的法國話，見她這樣，便都有些不滿意。但白朗說自己別處還有功課，所以不能久留。這樣大熱

天，別人休息還來不及，她教許多功課幹什麼呢？大約是爲家計問題所逼迫吧。醒秋和芳樹如此一想，也就不忍說什麼了。

法文補習了一個多月，芳樹到郭霍諾波城大學設的暑期學校轉學去了。醒秋獨自一人跟白朗補習了幾時，炎威漸退，已有初秋氣象，也想找個鄉村去住幾天，白朗便替她介紹了丹鄉。

丹鄉在里昂近郊，乘坐半小時火車可到。白朗的朋友伯克萊女士有所別墅在那裏。每客止取五佛郎一天的膳宿費，算是很公道的。而且那邊風景也清幽，和白朗的家相去僅有三基羅米突的路程，白朗說她可以常來教醒秋的法文，有這樣種種便利所以醒秋一口答允去。

第二天白朗到海外大學引醒秋赴丹鄉，有一羣女孩，白朗說是她的學生，也到丹鄉去住的。車到後，下車走了兩華里路的光景，便到了伯克萊的別墅。

這別墅的风景，果然清雅絕倫，屋子建築在一座高岡上，遠遠望去好像海島上一座孤島。雖係鄉村房舍，藻飾也很美觀。屋前留起一片空地，種滿菩提樹。綠陰之下，可以乘涼。可以玩壳洛克球戲。空地之外，繞着一道鐵欄，欄外是兩個不相連接的大園，聽說都是女主人的產業。

站在屋前空地上，四面一望，十里內外的風物豁然披露目前，前面是一帶山岡，遮滿綠色的桃林，女主人說桃花盛開時，眼前看不見別的，只見一片粉霞色的光輝。醒秋想可惜今非其時，不然當使人有身入武陵源的感受。岡上附着許多屋舍，那也是人家的別墅。右邊是翠色空濛的寧蒙納山，背後映着一天絳霞，景色極其奇麗，醒秋見了不禁想起來夢湖上所見的那座大山。田野間時見歸去的驛牛和綿羊。女主人說她坐在菩提樹下天天可以展玩活動的彌耶畫幅，她不羨慕人間的

藝術了。

醒秋們到時已經是四下鐘，樹下排開几凳，使新來的客人用點心，有麵包，有牛油，還有朱古律糖，紅葡萄酒，據說除麵包和糖外都是園中的產物。喫完點心後，大家游玩了幾時，天已昏黑，白朗帶着特到那裏參觀的一個小女孩作別而去。醒秋那天便和一羣法國女學生留在伯克萊別墅裏。

別墅裏有一個女管家，早晚替醒秋們招呼茶飯。這女管家渾身黑衣，頭上披着薄片黑紗，胸前懸掛着一個銀十字架，自稱馬沙女士，醒秋見她服飾，知道她是一位修女，對她頗加禮貌，不敢以尋常女僕相待。這位修女，態度極其端莊彬雅，身體似不大強健，加之以刻苦自持，臉色常是蒼白的。說話的聲音極柔和，謙遜得像無地自容，但她那深黑的滿含慈祥光輝的眼睛，同時帶有沈毅勇決的氣概，若有為宗

教捨身的機會，她定然視生命如鴻毛，一擲而不惜。醒秋在里昂時曾於監學馬丹琴兒房中，見過聖女嬰孩耶穌德助撒的畫像，以為這位修女的容貌，可以比得德助撒。

醒秋在中國時和羅馬教素無機會接近，但平日一聽人提起『天主教』三個字，便不知不覺發生『黑暗』『腐敗』的感想。初到里昂看見走在街上的神父們衣冠之異制，也不免引起憎惡的心思，她常用鄙夷的口氣說：

——這班『白頸老鴉』們，終有一天被時代淘汰的。

有一回馬丹琴兒請她到教堂參觀紅衣主教舉行什麼典禮，醒秋為好奇心所驅使，便和幾個同學同去。她第一次看見羅馬教繁縟的儀節和主教降福時的姿態，笑不可仰，說道：『這簡直是裝腔做勢！』馬丹琴兒聽了，臉上大下不來，但她知道醒秋對於宗教原不了解，便也

不敢責備她。況且在許多同學中，馬丹見醒秋天真爛漫，常將她常做小孩子看待，喊她爲 *Ma Mignonne*，她的 *Mignonne* 說錯了一兩句話，她捨得和她計較嗎？

及至醒秋爲吐血進了醫院，院中執看護之役的都是些修女。據馬丹琴兒說：這班修女並非爲貧賤無依，來此混飯喫的，她們有的是貴家閨秀，有的是擁資數百萬財主的女兒，爲熱心敬愛耶穌，實行博愛主義，才甘心就此賤役。她們的服務，沒有年限，至死爲止，也無薪俸，完全是犧牲性質。醒秋聽了這番話，心裏便有些詫異，再看那班修女，德行果然高尚，伺候病人，異常盡心。醒秋隔室有一個患肺病的婦人，聽說入院已經兩年，渾身瘦骨稜稜，像一具枯骸，飲食轉側，都須需人，但一時却又不死。她自己受病魔這樣折磨，煩懣已極，常常哭泣，或者毫無理由的發怒。醒秋每走過她的榻前，看見這

副慘狀，每不忍正視，又用手巾掩了口鼻，怕傳染了她的病菌。但修女們却還是小心翼翼的服侍她，當她發躁時便用善言勸慰，教她忍耐痛苦，或者讀聖經給她聽，病人有時也和顏悅色的，顯出得了慰藉的神氣。

這班修女終身與病人爲伍，染病而死的也大有其人，但她們並不把牠當做一回事。她們整月整年過着這樣單調的勞苦的生活，不懈不怠，直到咽最後一口氣時，才卸却這神聖的義務。她們把綺年玉貌，情愛和幸福，完全消磨於藥爐茶鼎之間，她們的工作，沒有報酬，精神的安慰，便是她們最大的報酬，她們的犧牲，不圖世人的讚揚，只圖翕合上帝的聖意。

醒秋自出醫院之後，對於宗教，已有些贊成，現在見了這位馬沙女士，只覺得她可敬可親，便不免常常找着她談話，不久她們便成了

朋友。

但她之愛重馬沙，非徒以她的慈祥，虔潔，謙遜……的德行而已，一見她便連帶的想起自己的母親，母親並不是宗教家，但她德性之醇厚，和宗教家原無分別。就以她愛人一點而論吧，那種犧牲克己的精神，也可以趕上醫院那羣修女了。母親少年時有兩個妯娌，即醒秋的二嬸三嬸，相繼患肺病而死，未死前都是母親一手服侍的。肺病本是一個容易傳染的病，中國人雖無醫學上的知識，却也知道癆蟲的可怕，肺病患者到綿憊之際，大家都要避開，為怕癆蟲之飛入鼻孔。肺病又是一個最難伺候的病，病人精神異常，喜怒無恆，要湯要水，無時或息，每每於半死半活的狀態中，延長一二年的生命，那時便是親生骨肉，也會煩厭，但聽說母親服侍這兩個不幸的妯娌，數年如一日，一點不怕傳染和辛苦，這不能不說是萬分難得了，噫！母親，真

是一位天生的聖徒呵！

不過像母親的人，在中國百千人中難得其一，而歐洲則隨處都是，這就不能不歸功於宗教了。

醒秋在丹鄉，常做白話詩，提到馬沙女士，她說：
| 黑衣黑帽的女冠

撫我如一小孩

晨夕必替我親頰問安

並隨時懇切的幫助我

伊那深黑的眼光中——

含有慈祥的道氣

我見了便感到人們互相愛助的偉大。又道：

但使我見到和善慈祥

肯謙抑自己以扶助他人的婦人

我的心靈便有說不出的深切的感動

因為我想到我的母親了！

馬沙和醒秋時常談話，醒秋也藉此得了些宗教的智識。到後來馬女士竟想勸醒秋信教了。但醒秋之愛宗教，不過將牠當做文學和美術看待，叫她自己去信仰，她無論如何，是不肯的。她常和馬女士辯論：她說她承認宇宙間有一位創造主，但決不承認耶穌是神，馬女士苦口婆心的說了多次，勸她以援救靈魂為要着，醒秋聽了大笑，說道：

——我是沒有靈魂的，救牠做甚麼？

——什麼？我的親愛的孩子，你說你竟像廚房裏那匹小哈叭狗嗎？』馬女士很着急的說。

人同哈叭狗原沒有分別，不過智識有高下而已，有些蠢笨的人，連哈叭狗還不如呢？總而言之，人的靈性不過是物質的運動，物質一消滅，靈性也隨之而消失，猶之乎火焰一熄，即不能發熱和光。我不知什麼叫做靈魂，什麼叫做來世，我只要使我的現世能滿足便毀了。

馬女士勸了她許多話，但總無法悟她，只有嘆氣，她每晨到教堂替醒秋祈禱，希冀上帝感化她的心，這或者是一切宗教家勸人到言盡計窮時最後的辦法吧。有一回馬女士真忍耐不住了，她再不同醒秋胡扯了，她很莊重的問她說：

——我的孩子，你到底怎樣決策呢？假如今晚上得了一個急病，猝然死去，你不怕就此失落了靈魂麼？打算吧，趕快打算吧，『死』不會等待你的呀！

她說時一臉虔誠之色，眼中閃射凜然的神光，真像得了神的啓示

似的，醒秋不覺收斂了頑皮的神氣，忍住了笑說道：『我的朋友，不要這樣的瞧着我，你的眼光真教我害怕呵！讓我把你的話慢慢思索好了。』

她雖然這樣說，其實她總不以馬沙的話爲然，不過憐念她一片至誠，不忍說什麼過分反對宗教的話，而且自己法國話程度很低，有些高深的學理，也發表不出來。

家裏來信，母親兩脛所患的瘡，雖然逐漸痊愈，身體還很虛弱。但三弟結婚後，又患了一種病，頭顱偏在一邊，無法撑起，醫生說病在脊髓神經，恐怕要終身成爲殘廢了。醒秋讀了家信，舊的憂悶去了，新的憂悶又生。除此以外，還有關係她自己的事：母親說叔健在美國已得工程學士的學位，不久回國，母親問醒秋意見如何？意思是想勸她回國結婚。

叔健卒業的話，醒秋早已聽見他說起過的了。她知道叔健不回國尚可，一回國則自己在法國定不能住得長久，她到法國以來，還不到兩年，大半的光陰在愁病中過去，法文實在沒有學得什麼，這時候叫她回國，她萬萬不能甘心，她還要繼續學下去，總要學得一點可以滿意的東西才回國。

母親之所以千不放心，萬不放心的無非是爲她底婚姻問題，如果將叔健喊到法國來，結了婚，或者同處讀書，母親自然安心了，她的留學問題，也不致起什麼動搖了。所以有一次她寫信給叔健，先賀他將要卒業之喜，繼問他將來作何計算，又說法國地方生活程度不高，風俗人情也好，而且歐洲有許多歷史上的遺跡可資遊覽，他若肯轉學到這裏來。預備博士學位，是很合宜的。

但叔健回信，一口回絕了她，他說平生不喜旅行，而且法國的工

程萬不及美國，爛羊頭的博士頭銜更不在他意中的。不過卒業後，他擬入工廠實習，一時也不打算回國呢。

醒秋接了他的信，雖然放了些心，但高高興興邀叔健到法國來，被他拒絕，也有些使她難堪。她給叔健的信，雖沒有提起結婚的話，但信中不是這樣的說麼？『法國的古跡，非常之多，你到此以後，我可以陪伴你暢暢快快的遊玩，我們大好的韶華已將逝去了，人生貴乎及時行樂，花開可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請以金縷衣曲爲君誦』他是傻子嗎？信中含蓄的意思都不懂嗎？你看他回信還是那樣的質樸和冷淡，他簡直是一個毫無情感的男子！

而且醒秋自和叔健通信以來，根本就沒有感到興趣，她寫信給別的朋友，東拉西扯的一時可以寫幾張，但寫給叔健寥寥一紙八行，還要費幾小時的斟酌；話說得太親熱了，怕叔健瞧她不起，說得太冷淡

了，又怕他疑心，發議論又怕他說不着實際，表現思想，又怕他說新式女子可厭，（因為叔健曾表示他討厭新式女子）她只好同他客客氣氣的寒暄，但寒暄的話也有時說盡，所以她竟將和叔健通信的這件事，當作苦趣，不可避免的苦趣。

同學柳女士是最風流的人物，她每次看見醒秋無精打彩地拿筆在紙上畫時，便取笑說：『你又在寫情書了！』

的確，她寫一紙情書，比做千言的文章還難，青年女子寫情書時的興奮和甜蜜，她永遠不能嘗到。

她在中國時也略略聽人說叔健脾氣很木強，但想不到他竟木強至此。有一次她曾對叔健懷過疑，她想：我們兩人連面都沒見過，愛情自無從發生，叔健雖也是舊家庭人物，但到美國後安知不變了心嗎？呀！誘惑，醒秋想到這裏臉不覺微微發熱了，自己也幾乎受過了他的

誘惑的，況且風月因緣，柳萍浪迹，男子更所不免，他或者……醒秋

想到這裏，更覺得叔健的冷淡是有些緣故的了。便寫信給她父親，藉故打聽叔健的品行，因父親有個姪輩在美國和叔健同學，知道他的事。父親回信道：你不必懷疑叔健，他比你操守還堅固呢。我聽見人說，他在美國潔躬自好，目不邪視，同學無不許爲君子。有一個美國女同學，曾示意愛他，他特將你的相片插在衣袋裏帶到學校，讓那女子看見，說是他的未婚妻，那女子才不敢同他兜搭了。你想吧，這樣的好青年，現在容易尋得麼？

醒秋平生取士，最喜的是有貞固不移之操，最惡的是朝三暮四，反覆無常的人，她主張愛情要貞操，不過她之所謂貞操，與舊禮教強迫的不同，她之所謂貞操不是片面的，却是相對待的；男子於妻外，不應更有他戀的事發生，女子也是如此。男子如果金釵十二，女子也

可以面首三十人。但多夫或多妻的制度，在事實上不能行，即勉強行之，也是有弊無利，所以她熱心擁護一夫一妻的制度。她說貞操是男女間相對待的忠實，朋友相處，尙少不了忠實，何況夫婦？男女擇偶之時，頂好是慎重在先，擇定之後，愛情互相交付了，便不當再反覆了。

她主張愛情要有條件；學問，人格，性情，……都是擇偶的重要條件，人們的性情是容易變遷的，愛情的變化，尤其利害，沒有條件單靠愛情，婚姻的結果，定然危險。

她以爲婚姻原不可受束縛，但離婚過於自由，結合過於浪漫，也有種種的弊端，人的性情是古怪的，愈放縱愈不自由，愈要求圓滿，愈覺得種種缺憾，閱盡情場，終不能尋得一個知心伴侶，徒多感失望的痛苦而已。但以兩性而論，男子喫虧還小，真正喫虧的却是女人，

女人過了三十，容華凋謝，又有生育之累，離婚後有誰要她呢？使她永久孤棲，是人道主義所允許的麼？

醒秋從前之不敢愛秦風，就是爲了對愛情的重視。她之所以不反對家庭代她定的婚約，也有她的原因；第一她不願犧牲母親，次則知道叔健品學同她相當，無改絃易轍之必要，三則她知人的性情不固定的，是要受一點束縛才能不亂走的，她有些甘心讓那婚約束縛她自己和

而且她對於浪漫的男子，實在有些怕，她以爲愛情不專一的男子，卽有李青蓮王爾德之才，她也不愛，何況其下焉者呢？

她自從聽了父親的話後，深喜叔健和自己志同道合，對他重新發生好感，她寫信給朋友，提到未婚夫時，常說：『我們的愛情，雖然淡泊，但，淡而能永，似比濃而不常的好。』

但是現在她接到叔健這封信，她實在不樂意，無論自己怎樣寬解，總安慰不來，她快快了幾天，連馬沙女士都覺得奇怪。

她只覺得叔健太不近人情了。

八 白朗女士

醒秋在丹鄉住了一個多月，曾應她朋友陸芳樹女士之召，到郭霍諾波城玩了三四日，領略了多少雲容水態，游覽了多少古跡名勝，回來之後心曠體輕，精神一爽。暑假後她想到省立女子中學讀書，但由聖蒂愛納天天搭電車進城，未免過於辛苦，便想在城裏找個適當的宿所。

她的法文補習教員白朗女士對她說居停伯克萊小姐在城裏開着一個女子補習學校，又有一片寄宿舍，離那中學止有五分鐘的路，裏面寄寓的中學生甚多，膳宿費並不多。但居停取人，甚為嚴格，非有人擔保不收。如果她願意去住的話，白朗情願保證她，因為她原是那補

習學校的教員，有說話的資格。

醒秋答應了，暑假後便搬進了那個寄宿所。居停深居簡出，宿舍中一切的事務都由舍監亞克塞女士招呼。宿舍中還有幾個修女，有些在廚房裏執炊爨之役，有些收拾房間，一個老修女做她們的領袖。馬沙女士也由丹鄉回來，在廚房幫忙。

醒秋進了宿舍之後，才知道這地方帶點宗教性質。飯廳隔壁，即醒秋寢室的對面，有一個小小的經堂。裏面祭台燈燭，設備亦極莊嚴，信教的寄宿生每晚進去祈禱。

『宗教也罷，非宗教也罷，反正同我不相干，只要我住在這裏安適罷了。』醒秋這樣想。

白朗在丹鄉時對於醒秋的愛，已一天比一天深切，她常說這是一個坦白樸實的孩子，她雖然沒有信仰，然而她有一個極純潔的靈魂，

現在又屢次對居停和舍監讚美她。宿舍中上下衆人都和醒秋要好。不久醒秋便有了一個好徽號：『一朵中華的小小玫瑰花』

修女們對於醒秋，人人喜愛，有事便幫她的忙。醒秋室中書籍衣服常常亂七八糟的拋着，馬沙屢次勸她注意秩序，她不大理會，馬女士只好常替她收拾。居停主人又命令修女們隔幾天替她室中擦一次地板，這都是他人享不到的權利。醒秋想私下弄點東西喫，只要買了材料，廚娘便替她烹調得香噴噴的送上來。

她在中學報了名，選了十幾課文學和歷史。白朗見她甚開，強邀她到伯克萊補習學校聽她的課。這補習學校的學生都是工人子女。雖有幾個教員，學問和教授法比之中學教員相差自遠。但白朗在那裏面，不能不算是出類拔萃的人物。她對於文學有高深的造就，口齒尤爲清晰，無論什麼艱深的句法，她都能用極淺顯的話，解釋出來。她

愛學生像自己的子女，學生也沒有一個不愛她。

久之，醒秋知道白朗也是一位宗教家了。白朗講書，講到『神』『耶穌』字樣，便很感動，聲調微顫，臉上顯出一片精誠的顏色。醒秋和她談到馬沙女士，白朗說：自己將來也要出家的，不過現在老母在堂，不得不盡孝養之責。母氏一終天年，她就到遠處去傳教了。

醒秋在丹鄉往了幾時，本已恢復了些康健，更加宿舍中飲食得宜，那同她纏綿不清的病好了許多，精神比較寧靜，對於功課頗能用功，到法國以來只有這幾個月，她讀書有進步。

有一回，白朗講陸蒂 (Pierre Loti)的漁海淚波，講到青年水手起程到中國去打仗，和他衰年祖母分別一段，出了一個擬題『……的起程』叫學生們做。

醒秋想起在北京和母親分別的情形，到法國後家庭發生的不幸，

和自己想念母親的痛苦，覺得有一述的價值。她便費了幾天功夫做了一篇小說式的文章，一共八大張。文法上雖有不少的錯誤，但思想自比那些十六七歲的法國女郎不同。白朗讀了不勝賞識。她將那篇文字帶去給居停主人，以及一切朋友看。她說：這篇作品裏，充滿了感人的情緒，精細的描寫，可見作者天性之真摯。不過醒秋所謂母親臨別時不幸的預兆，已由愛子的死別，嬌兒的生離而證實云云，白朗不大相信，而且也不以為然，因為這話帶有異端迷信的色彩，基督教對於這種迷信，是素所反對的。

白朗自讀了醒秋作品之後，對於她更青眼相待。她每星期五原在伯克萊宿舍中寄宿一宵。定要邀醒秋到她房中談話。醒秋在補習學校並非天天有課，白朗一天不見她，便像失了一件心愛的東西，無論風雨，必定趕來和她相聚幾分鐘。她若和學生作郊遊，或參觀什麼會，

也必邀醒秋加入。不過邀她到教堂，她却不大肯去。

一天，白朗請了一大羣學生，和醒秋到她家茶會。她家住香本尼鄉，離里昂有半小時的火車的路程。上了火車後，大家坐的坐，站的站，團團圍住白朗，如衆星之拱北斗，如一羣雛雞繞着母雞。白朗一一加以愛撫，教她唱歌，分糖果給她們喫，又猜謎，又講故事，車箱中瀰漫了愛的空氣，和歡樂的聲音。

醒秋又見着她在丹鄉時的老朋友了，一個叫做蜜蜜。不過十一歲，臉黃肌瘦，像患了什麼病，但一種老成氣度，雖五十歲的人也不過如此。說話鋒利，慣能刺人的心，在丹鄉時，她喊醒秋，居然老聲老氣的：『我的女兒』，所以醒秋很討厭她，覺得這孩子簡直是個小怪物。一個叫做佛郎賽特，却和蜜蜜不同，淡黃色的頭髮，粉紅的臉，襯着一雙蔚藍色大眼。加之一身白綢衣，腰間束着一條紅緞帶，秀美

得真像一個小天使。她爬在白朗懷裏，咕咕呱呱，笑語不絕，白朗時時摩撫她的臉和她親吻。又將蜜蜜拉在身邊，同她說話。這兩個女孩子由醒秋看來，不免有一愛一憎的心思，但白朗一視同仁，待遇毫無差別。最奇怪的，那蜜蜜永遠哭喪着臉，和人說話總沒有好聲氣，見了白朗却有說有笑，恢復了小兒嬌憨的常態了。白朗的慈愛，真能融化一切人的心啊！

白朗是一位奇人，她無論什麼小孩都愛，她是一切小孩的母親。她在里昂各校授課，據說有八百餘學生，但八百學生個個得了白朗完全的愛情。她對於她們的愛撫，溫柔，親密，扶助，不是世間數字可以計盡，世間尺度可以測量的。她的一顆心，括盡了普天下母親的愛。

她有絕人的記憶力，她不但能將八百學生的姓名，年齡，容貌，

性情，通信地址，一齊記在心裏，連學生家族，都清清楚楚像寫了一本賬似的記住。她自己說每晚祈禱，往往要到十二點鐘，她認識的人實在太多了，單揀重要的求神的福佑，也够消磨她小半夜的光陰了。

夏天時有些工人的兒女，居住在仄隘蒸鬱的屋中，往往生病，白朗便組織 *La colonie* 將那些孩子帶在鄉村避暑，每年多則三四十人，少則十五六人，膳宿均由她擔負。耶誕前她又要捐集許多恩物，分贈那些孩子。至於平時對於學生之間煖噓寒，慰病贈藥，要說也說不得許多。總之她一天到晚；年頭到臘底。忙忙碌碌，無非爲了這羣小孩子。

白朗一星期要教授英法文四十幾點鐘。里昂各私立學校都有她的課，連星期日都不得閒。醒秋初見她這樣忙，以爲家裏很窮，非多得薪俸不足自贍。但替她算算每小時功課，平均以七佛郎計，一個月也

有千餘佛郎進款了。看她穿得還是那樣樸陋，消費在那裏？可見她竟是一個要錢不要命的財虜。一個預備出家修道的人，這樣貪婪，醒秋覺得有些好笑，她對於白朗的信仰竟減退了許多。

後來她漸漸知道白朗錢的用途了，她將進款完全用在那班窮苦孩子身上，自己一文都不享受。醒秋第一次看見基督教徒積極服務的精神，愛人的道德，不禁引起無窮欽羨和驚異。

白朗對於自己還有許多苦行。她的身體同馬沙女士一般不強健，而日夕勞碌過之，所以天天慘白着臉，像有貧血症，但每天飲食却極菲薄，每星期五她在伯克萊宿舍喫飯，享用一個雞蛋，一撮素菜和幾片麵包而已。有時醒秋看不過，買了些火腿香腸請她，她一點不肯入口。城裏功課雖然這樣多，爲了安慰老母的緣故，却住在鄉下家裏。寧可天天奔波，跑得氣喘色變，沒有聽見她喊一聲辛苦。

醒秋所見德行高尚之士也不少，白朗却是一個最可親可愛可欽敬的人。她愛她的心思，遂與日俱進。白朗也很愛醒秋，她雖有八百學生要愛，仍能將醒秋完全置之心坎。她既愛了她，便要同她的靈魂發生交涉，她常常同她談論天道，勸她信仰耶穌。

醒秋從前喜以新學家自命，一年前她寫信給叔健還反對過宗教。自於丹鄉見了馬沙女士現在又到伯克萊宿舍，她完全置身於宗教霧圍中，耳濡目染，宗教的儀式，已經看慣了，信徒高尚的人格，也教她受了不少的感動。再者她正在青年煩悶時期，又生於二十世紀思想最混亂的時代，不能尋得一個正確的人生觀，便常感到人生之無意義和價值。既沒有勇氣自殺，又不願陶醉於頹唐放縱的生涯，她於是乎想尋得一個信仰。以爲生活的標準。

她是一個理性頗強，而感情又極豐富的女青年。她贊成唯物派哲

學，同時又要求精神生活，傾向科學原理，同時又富有文藝的情感，幾種矛盾的思潮，常在她腦海中衝突，正不知趨向那方面好。而且她自到法國以來，心靈上不斷受刺激，身體常在疾病之中，也想求一種精神的慰安。前一種思想是積極的，後一種思想是消極的，兩種相反的思想，都是引她走上研究宗教的一條路。那時候她的日記有這樣的幾段話，可以看出她思想的變遷：

青年時代，是人生最煩悶的時代吧，我的朋友陸芳村女士是個哲學家，但她近來對於人生也很懷疑。她說：『人到這世界上來，忙忙碌碌，無非爲解決穿衣喫飯問題，上焉者則進而求文藝之陶情，名譽和事業的滿足。然而所謂文字，古人久喻之如好鳥之鳴春，飄風之過耳；希臘優美的雕刻和建築，只剩下些斷址頽垣，供後人的憑弔；聖賢豪傑，終歸黃土一坯；造福蒼生，流芳百世，結果也歸於消滅；這

樣一想，人生的意義，究竟在那裏呢？我們既覺人生之無謂，又不能脫離人生，我們還要生存，然而我們沒有生存的目的，所以我精神上覺得不安和煩悶。『芳樹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芳樹的煩悶，也就是我的煩悶，我想青年像我們一樣的還多着呢。芳樹近來想從宗教中尋得人生的究竟，所以她常和有信仰的某女友往還，又借了些哲學和宗教書來研究。我希望她能彀尋出些真理來。

八月四日

今天又想起叔健的信來，煩惱了半天。但人生本是痛苦的，在短促的生命歷程上歡笑的時日少，憂患的時日多，玫瑰花叢下藏着毒蛇，蜜甜的美酒中攪和着膽汁，我覺悟了，我不想再在愛情上尋求慰安了。但在宗教裡求慰安可以嗎？不見得吧。

什麼叫做人生觀？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虛幻的，何況人生？瑩然可愛的柔波，在青萍下悄然逝去了；強烈的陽光下，草木鬱茂，萬彙

欣欣向榮，但一兩片枯葉，已預告秋風的肅殺了；青年口角邊含着微笑，睡在沈酣的夢裏，光陰先生却已用他的利斧，將憂患的皺紋，鐫刻在他額上了。一切由盛而衰，由有而無，一切在變動，一切在消滅，當春盡花飛，人亡琴碎，地球化爲微塵，太陽系變爲星氣，終古的宇宙，只剩下漫漫的黑暗和空虛！

黑暗中能探出光明？空虛中能尋得真理？這是宗教家的夢想吧。

八月七日

我原反對宗教的存在的，但看見我的朋友馬沙和白郎女士積極服務的精神又使我覺悟宗教信仰的好處，而基督教（指基督教正宗，即舊教，以後仿此。）的信仰更有三種特色，第一是虔潔，第二是熱忱，第三是神樂。

基督教永遠不講妥協與調和，善與惡不並立，不是服從上帝，便

服從魔鬼。爲『愛上帝在一切之上』一句話，信徒可以犧牲一切，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歷來有許多宗教戰爭，中國人指爲基督教的污點，不知其中原有許多政治作用，不是基督教本身的罪惡。即說是牠本身的原因，那不妥協的精神，也是可欽佩的。而且基督教徒之虔潔，即由此種精神而來。喜講中庸之道的中國人，混儒釋道爲一家，佞佛的人一面喫齋念佛，一面作惡犯罪，以爲菩薩未必計較，何足語此？

講到熱忱，那更使我們驚異了。世界有千萬獻身於基督的人，割捨骨肉的恩情，遠離自己的鄉里，到別處去傳教，航海梯山，無遠不屆，在毒日如焚，鱷魚猛虎出沒的菲洲，在冰天雪地的寒國，在卑污潮濕，瘟疫流行的半開化地方，都有他們的踪跡。他們到了一處，則拯災賑飢，濟貧救病，如窮谷之廻春霽，如久旱之沛甘霖。但像這樣

的賠盡小心，受盡艱苦，有時還不能得人諒解，還不時被人辱罵攻擊，一日遇着仇敵運動，他們便不聲不響，像柔馴的羔羊般在五毒千災中死去。他們的忍耐和勇敢，表現信德的偉大，鮮紅的熱血，化爲朵朵愛之花，點綴着這殘酷無情的世界。

他們的熱忱都是由信仰激發的。信仰確是一件不可思議的東西，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能使他變爲利他，人的本性是怯弱的，能使他變爲神勇。羅馬奈龍皇那樣的淫威，鬪獸場中那樣千奇百怪的慘刑，曾不能奪去數百萬原始基督教徒的信仰，白髮的老翁，紅顏的少婦，以及成年和小兒，投向沸湯，奔赴烈火，宛轉撐拒於獅吻之間，談笑就死於刀鋸之下，還是念念心心的歸向他們的救主。試想吧，這一段段慈悲的故事，是何等的壯烈動人呀！

再想那連互一百七十年，興兵八次的十字軍，在歷史上也不是留

下許多如火如荼的壯劇嗎？一聲『保護聖陵』帝王跳下寶座，公侯離
間采邑，教士走出經堂，農夫拋下耒耜，數十萬大軍躍馬橫刀，於飛
揚十字寶纛下，浩浩蕩蕩，殺向耶露撒冷。途中犯死海的洪濤，冒小
亞細亞的炎威，穿渡萬里的沙漠，死於飢渴，死於勞頓，死於瘟疫者
不計其數，但他們只憑着一念熱忱，百折不撓，萬死無懼，誓非達到
目的地不止。他們這種壯烈堅忍的行爲，又是何等的教人感動，教人
欽仰！

有人說信仰是一種變態心理，等於瘋狂，這話我不能承認，我以
爲信仰是人類最高精神力之活動，是生命的火焰，是靈性的泉源，牠
是由感情的激發，而也經過理智的考查的。即以瘋狂二字而論，也不
足以辱沒了信仰，普通人每謂天才爲瘋狂，天才果然是瘋人院中的角
色嗎？誰也知道是不然的。不過天才的理智比人高，精神的活動，比

人飛躍，普通人不能了解，便奉送他以瘋狂兩字的批評罷了。

基督信徒性情最愉快，尤其是出家人，肉體刻苦，而精神安甯，他們謂此爲神樂。神樂之來源亦有數端，虔誠祈禱精神與上帝契合，熱忱洋溢，如光返照，如火內燃，自有無窮之樂。此其一。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安貧樂道，視富貴如浮雲，精神上脫然無累，更日讀聖賢之書，聆道義之言，孟子所謂『理義之悅我心如芻豢之悅我口』；道德之美，原是世界上最高之美，領略了這個美自然心滿意足，不思其他，此其二。馬沙本是某煤礦主的女公子，家財數千萬，她拋却錦衣玉食的生涯，來當貧苦的修女。我每天見她滿頭灰塵，滿臉熱汗掃除各室，或沖洗臭穢薰人的廁所，輒代她難堪，她却歡天喜地，視之爲樂事。白朗每星期擔任那許多功課，幹那許多善功，雖然累得面青氣喘，而笑靨常開，心裏像有藏掩不得的歡樂。基督徒自言

到這世界上來爲的攻打罪惡，發揚神的光榮，他們是天天置身戰場上的，但難得的是臨陣時如此歡欣鼓舞，踴躍直前，斯巴達戰士之臨敵，長歌奏樂，如赴盛讌，如歸洞房，歷史傳爲佳話，我以爲基督徒的精神比他們更勇壯百倍；因爲他們是去殺人，這却是去救人的緣故。

八月二十九日

有人說人類的本性是自私的，爲惡固自私，行善亦未常非自私，基督徒之博愛與犧牲，無非爲自己天國賞賚之地，其用心甚爲可鄙。我以前也作此想，自和白朗等接觸以來，始知我前此之推測，直大錯而特錯。他們之行善，固然爲的想立功德，但語其實際，則爲愛神一念而來；他們認神爲人類的宗向，敬之愛之，攻克其仇敵，發揚其光榮，引一人皈依於神，卽他們對神多盡一分義務。如孝子之愛親，只要能博親之喜悅，無論如何犧牲，他都不辭。孝子之行孝，不望親給

他報酬，基督徒之愛神，也非由完全謀自己身後的利益。再者耶穌爲愛人而釘死十字架，信徒愛人，是模仿耶穌的榜樣，是爲耶穌偉大人格所感化，其動機尤其高尚純潔。

說人類的行善，爲出於自私，最不滿人意。我以爲動機與行爲，須分別清楚。善的動機未必出於自私，我已說過了，卽說出於自私，而行爲已變成道德的了。一把刀可以殺人也可救人，殺人和救人的功用決不是一樣。水是輕養二原素合成，經過化學分析之後，便不能更名之爲水。明乎此，則自私的動機，經道德觀念陶冶後，自然不能更名之爲自私了。

日本小泉八雲說：『一般人類的生活，每個人愛的情熱，都有兩方面；一面是自私的，一面是更堅強的，——不自私的。換句話說：能夠對於旁底人類有真實的愛，他的結果，便是願爲愛人而犧牲

自己，爲愛人的幸福，而打破一切的困難，忍受一切的痛苦……這種愛的表現，不限於一方面，如忠實的信仰，愛國的熱忱……都屬於此。』這段話，可爲我的主張作註腳。

九月三日

我也承認人類的肉體和精神，不過是物質的集合和運動，人生或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然而我又不能認物質生活爲人生的究竟，因爲這是人類進化的障礙，而且過於拘泥於物質生活，到頭會不見得能享到物質生活的快樂。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講物質的民族，他們生在上，除滿足物質生活外，不求其他，所以『得過且過』，『及時行樂』。『不如飲美酒，披服紈與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花明日愁』是他們行樂的格言，讀書是爲將來做官，發財是爲將來享福，道德不過是口頭禪，禮教也不過是欺騙弱者的工具。宋子京於上元夜張燈飲宴，其兄宋郊令人語之云：『寄語學士，聞昨夕燒燈設宴，窮

極奢麗，不知還記得那年上元夜同在州學中吃齋飯否？」子京答曰：「寄語相公，不知那年在學裏吃齋養飯，却是爲着甚的？」哈！這幾句痛快絕倫的話，真是中國民族心理的寫實了。中國人抱着這樣的人生觀，若民族能永久繁榮，國家能永久強盛，我還說什麼？然而海禁開了，同白種民族一比，便相形見絀了。要想享樂，也享不成了。

我們見白種民族物質之發達，便以爲他們只注重物質生活，其實不然，他們有宗教的信仰，不以現世爲滿足。注意精神生活，每犧牲小我而成其大我。他們有無量數志士仁人拋頭顱，流熱血，才建築了今日莊嚴燦爛的文明。他們有無數學者發明家，終身埋首於試驗室中才造成今日科學的世界。物質不過是他們精神生活的結果，不是牠的原因。

八月廿五日

前兩日看見白朗博愛和服務的精神，我不勝其感觸，所以寫了那

一篇日記。真的，歐洲人民，已經人人克盡道德的本分，和對於社會上的義務了，却還有一班宗教家，在他們中間，補罅苴漏，汲汲然猶恐不足。我們中國已經是這樣窮，這樣的千瘡百孔，這樣的滅亡無日，然而軍閥，政客，商姦，工蠹，還在那裏宰割的宰割，搶掠的搶掠，只顧自己享樂，不管同胞的痛苦，如此，國安得不滅，民族安得不亡！

要救中國，提倡科學固是急務，然而先要講究心靈的改造，講究心靈的改造，第一須得打破傳統的自私自利人生觀，注意道德的生活。

九月廿九日

我已經知道宗教的好處，但恨不能信仰，因為我的理性，不能信耶穌是神和一切超自然的靈跡。前日寄宿舍請來一位神學博士演說，馬沙再三要我聽，我却不過她的情分，只得去枯坐了兩句鐘。神學

博士講的是耶穌人神兩性，他說耶穌是一個有血有肉能受痛苦能死亡的人，然而同時合有天主性，所以又是一個神。她說的時候，聲色儼然，聽者也穆然不動，沒有一個以爲疑者。我初次聽到這樣奇談，只覺滿肚暗笑，想不到號稱文明的法國人，竟荒謬至此。講完之後，我搖搖頭走出講堂，嘴裏念着赫克爾書裏的話：『文明民族之虛誑，文明民族之虛誑！』

造物主當然是存在的，所謂宇宙的神祕，我也承認有的，但我不能承認耶穌是神。

九月十日

以上幾段日記，可以看出醒秋對於宗教思想之一斑了。她現在已經歡喜宗教，但因為不信耶穌是神，所以她不能皈依。馬沙屢次同她辯論，引種種靈蹟，證明耶穌之爲神，醒秋道：

——你能使耶穌顯一個靈蹟我看，我便立刻相信。

——靈蹟不是隨意可以叫牠顯示的，神那能受你的支配？」馬沙說。

——那麼，耶穌還不算神，我不能信他。」醒秋回答。

醒秋在火車中回想這些時的經過，火車已於不覺間到了香本尼鄉。白朗帶她們下了車。她的家離車站不遠，走了一刻鐘便到了。她家的屋子是自己的，收拾頗為雅潔。馬丹白朗是一個六十上下的老婦人，容色慈祥，但頗有憂鬱之態。她有一個兒子，大戰時陣亡了，所以將全副心貫注在白朗身上。醒秋平時見白朗每日之必回家，以及說她母親如何不要她在外服務，每日倚闔望她時之如何焦灼，便知道她們母女的愛情很深厚。現在見馬丹白朗對於女兒的愛，果然熱烈，雖在人前也不自禁其流露。她一雙憂愁慈愛的眼光，只注定了她的女兒，有時，睡中且隱有淚痕。白朗才到廚房去打一轉，她便立刻沈默了。白

朗一回到她的跟前，她精神便又活潑起來。女兒是她甜蜜的生命，是她快樂的世界，女兒在她身邊，她便一切滿足。然而白朗爲熱心宗教之故，却偏要整天在外奔波。聽說馬丹白朗是耶穌教徒，白朗小時也隨着母親信奉耶教，後以聽人辨論教理，改奉了天主教。信教之後異常熱心，她母親很不以爲然，但也沒法阻止她，上帝奪了她女兒的愛，她怨上帝！

——爲實行博愛主義，不得已而暫時割絕母子的愛，還說得過去，我却爲的是什麼呢？咳，我的求學野心呀，你奪去我們母子的愛，我恨你！』

醒秋那天從白朗家裏回來，想起她可憐的母親，又難過了幾日。

九 中秋夜

這裏所要補敘的，是醒秋在海外大學過中秋節的快樂。

醒秋自從陽曆八月底搬到伯克萊宿舍，每星期回海外大學一次探望她的同學和監學馬丹琴兒。馬丹見她的 *Highnoon* 回來總是十分歡喜。每逢星期六日她知道醒秋要回來，預先將她住的那間小房窗戶打開換換空氣，又將她的牀帳整理一番。晚上醒秋要睡，馬丹琴兒定要煎一杯濃醇香郁的菩提花湯送給她喝，使她可以酣眠。

舊曆中秋，醒秋回到海外大學。甯女士和馬丹秦由巴黎，陸芳樹女士由郭城，也都回來了。還有幾個男同學從別處旅行歸來，大家久別重逢，都甚欣喜。商議湊些錢買辦役果，晚間在土山頭賞月，共慶

這清美的海外中秋。

醒秋自從都龍和密司寧分手，於今算是第一次和她相見。她已完全歐化，穿了一身長短合度的灰色嗶嘰西服，連鞋襪都是一色。她的意態本甚幽雅，現在穿了這套衣裝，遠遠望去，好像青峯素月之間，一朵澹然欲流的銀灰色雲兒！

芳樹本有秀美之稱，不過她的秀美，非由色相，更非由打扮而來，却是由書卷陶冶而出的。她的心靈明澈如水晶，廣額裏似蘊有無窮智慧，那一種仙骨珊珊超然塵表的丰韻，最使醒秋心折。她曾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兩句詩贈她。

風流倜儻的柳女士，性情風貌，都恰切她的姓氏。你看她那天的打扮是如何的漂亮？只見她穿一件淺碧色周鏤着通明花紋的綢衫，玉肌隱約可覩，米黃色長統絲襪，白皮高跟鞋，走起路來嬌嬌婷婷，真

如一枝露鮮花，嫣然欲笑。

同學秦女士，在女同學中年齡最長，常以老大姊自居，愛客揮金，有女孟嘗之號，好說笑話，喜歡拿人開玩笑，但謹而不虐，亦頗可喜。人家因她姓秦，又是一位馬丹，所以戲呼之爲『秦國夫人』。她說你們封我爲國夫人，我當然要敬謹領受的，只可惜我沒有一位『淡掃蛾眉朝至尊』和『三千寵愛在一身』的妹妹。她同柳女士同住一室，交情甚厚，因爲柳女士會撒嬌癡，她又好戲弄，每每要捉住她紅潤的頰兒，Kiss一下。當你坐在室中看書，忽聽得她們房中一陣雜沓的脚步追逐聲，又是一聲被老鷹擒住的春鶯似的嬌囀，接着聽得國夫人得意地一陣哈哈大笑，你便知道她們又在玩什麼把戲了。

醒秋的朋友伍女士最愛妝飾，以『愛俏』稱於法友間，法國人愛美的同化力想見其偉大了。至於醒秋呢，她也未常不愛俏，可惜無論怎

樣收拾，總脫不了天生名士本色，所以她對於衣著向來不大注意。但那天爲了過節，她也略略梳掠了一下，換上一套新衣。

海外大學內的女同學雖然僅有十三人，居然分成幾派：醒秋和甯陸柳伍秦等幾個人遊息讀書常在一處，況且她們大都出身京滬學校，思想新穎，喜高談新文化，所以有新派之稱；另有幾位女士終日埋首室中，研究學問，不講交際，也不問外事，頗有舊式閨秀之風，人家喊她們爲舊派。但她們學業上的進步，雖男學生亦有所不及，同學談起來都很欽佩。

又有一位粵籍學生，既不入新黨，也不附舊派，獨往獨來，與人落落難合，人家問她屬於何黨？她回答道：『我是孤獨黨』『既然是孤獨，那能名之爲黨呢？』那問她的朋友說，她也爲之大笑。

酒菜買來之後由伍女士和秦國夫人安排，不會烹調的當火頭軍，

替她們洗菜，切肉，添酒精，汲水。飯廳裏刀砧之聲，不絕於耳。她們一面工作一面談笑。倒也饒有趣味。

伍女士在炒栗子雞的時候對醒秋說道：

——你知道嗎？小左和密司寧的戀愛成功了。

——真快，他們的經過怎樣？你能告訴我嗎？

——秦國夫人昨天才源源本本的告訴我。不過我雖轉告給你，你不可當着她們的面瞎說，使他們害羞。『那時國夫人下樓去弄別樣東西去了。』

小左是秦國夫人的中表兄弟。到法國時年紀不過二十歲，所以大家喊他做小左。他和國夫人都在里昂藝術學院學畫，成績都很好。不過他年輕喜歡嬉戲，進步比國夫人慢一點。

今年夏天醒秋在海外大學已經聽見小左和寧戀愛的消息。不過小

左雖然在一羣女同學之中，注意了這位風度彬彬的女學者，却不敢公然將心事說出，怕被密司寧拒絕，打破了他的希望，也就擊碎了他的生命。

青年人一墜於愛情的魔障，他的心再也不能安靜，何況他又是初戀，又是一個藝術家，他富有優美的情感，他毫不顧惜地而且心甘情願地將他的一顆心當做全燔之祭，供獻於愛神的座下。

與他同寢室的人見這青年神情抑鬱，以為他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很替他擔心。後來才知道他患了戀愛病。他從前對於繪畫雖然不大用功，興趣很好，現在竟常常向藝術學校請假，不去學習。從前愛說愛笑，是一個熱鬧的朋友，現在竟變得沈靜寡言，能接連幾天不開口。他遇了密司寧的時候，若是單單是他們兩個，他便沒有多少話說，而且十回有九回羞澀地託故走開；多人聚集的時候，這青年的生命便好

像被注進一種神祕的力量，他高聲談笑，他唱法文歌，他批評藝術，居然口若懸河，滔滔不斷，雖然他的話並不怎樣中肯。他好像要充分的表現他自己，他談笑的聲音，很不自然，似乎是做作的，但含有魅人的魔力。這青年的作爲，自己並不知道，冷眼的旁觀人却看得明白。

他有一架攝影機常替同學攝影，現在要和密司寧親近，便借照相爲由，土山的木欄畔，盛開的薔薇花前，巨堡的鐘樓下，羅馬古牆的斜照裏，他替密司寧製了無數的美麗的富於詩意的影片。

當然，他不便單替密司寧攝影，怕惹起她的疑慮，醒秋和女同學們也被他殷勤拉去同攝。醒秋和柳女士常常笑說道：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們却樂得揩油。

小左近來的舉動常常出人意料之外，譬如他向來不愛研究國文，

忽然在海外大學的圖書館借來許多書，詩歌也有，唐宋八家古文也有，每每抄錄諷誦，靜靜地用起功來。又借來一本小楷帖，用他拿油畫刷子的手腕，握住毛錐子，在光潔堅硬的洋紙上恭而敬之的練習楷書。自己出題做文，做了硬拉同室擅長國文的某君替他改。

他爲什麼要這樣呢？原來他所愛慕的人兒，那位女學者，國文程度很高，英法文也好，他自己的法文還可以對付得過，但國文却大不如她，所以他要在國文上用些功夫。他資質本來聰明，用了幾個月之功之後，文理果然進步不少，寫的小楷也工整可觀。

這青年的苦心漸漸爲密司寧所知了。漸漸兩字，不過這樣說，事實上並不如此。一個人被人所愛一開始便會知道，主動人的舉止，旁人的神情，自然而然的會給她一種暗示。況且愛情的性質總帶幾分神祕，主動人發電，對方的心靈自然會起感應的。但密司寧雖然已經知

道了小左對她的意思，她並沒有什麼表示，她或者要慎重考慮一下吧，

她自都龍回到里昂過完暑假，便到巴黎國立大學研究教育去了。小左白獻了幾個月殷勤，沒有一點成績，心裏更是憂悶，怕自己要落一個單戀的結果。同學常謠傳他每夜躲在土山背後深草裏哭泣，又說他曾發過這樣的誓願，他今生可以犧牲一切，必定要求得密司寧的愛，不然他寧可一輩子孤獨。密司寧若有一天和別人結婚，他就在那一天用手槍擊碎自己的頭顱。

是的，他原有一柄玲瓏可愛的白郎林，常在古堡裏練習擊射，後由幾顆大樹也被他擊穿許多孔。法國手槍當貨物出賣，價錢很便宜，領了護照，便可以帶在身上作為防身之用。留學的同学半數都有手槍，都能擊射。小左的技術却更嫻熟。國夫人聽了人家說小左的那番話，嚇

得心驚膽戰，將他那柄白郎林強討了來，鎖在自己箱子裏。

但奪去了他的手槍便可以從此天下太平了嗎？不然，這位年青的藝術家，對於愛情所下的決心，堅強而又熱烈，他若不能達到目的，必定拿他最後的生命，他的淚，他的血，來填補他這殘破了的淒涼的玫瑰色的夢？

那時海外大學裏戀愛的空氣甚為濃厚，如方白的戀愛謝袁的戀愛都成了同學功課之餘談論的材料。

方白都是粵籍的學生，方先生是研究哲學的，文學也不錯，著了一本托爾斯泰的研究，在中國曾傳誦文壇。他原是一個抱獨身主義的青年，但不知是那一世的因緣，一見白女士不覺夢魂顛倒，不克自持，天天上門來拜訪。那時白女士二九年華，豐容盛鬋，以才貌稱於一時，少年郎君傾慕之者不乏其人，但白女士情有獨鍾，一切不願和

方君來法求學。兩人鸚鵡鵲，形影不離，那親密的情況，真教人難以形容。不過哲學家性情孤僻，白女士身體孱弱，神經又未免有些過敏，兩個人爲了不相干的小事，常常拌嘴，拌了嘴過不了幾天又言歸於好。這一對情人中間煽的情海波瀾，一星期內總有一兩次。

至於謝瑟夫之愛小袁，却是片面的，小袁愛文學，瑟夫所學的是建築工程，兩人道不同不相爲謀，而瑟夫一片癡心戀愛小袁，他也曾發過誓不是小袁他就終身不娶的。但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小袁對於瑟夫完全取不理會的態度。大家都說瑟夫的戀愛將來怕要陷於失望的結果哩！

同學中間有了戀愛的事是秘密！了的，關於瑟夫的謠傳也很多，有人說他清晨的時候跑到羅馬古牆穹門下，躺在滿了露水的草地上寫情書，一面寫一面撕掉，就算已經寄給他崇拜的『繆司』了。他和小

袁同在一級裏上課，凡有關於愛情的文句輪着他讀時，他的聲調異常感動，而且讀完之後往往偷看小袁一眼。惹得白髮婆婆的老教授也會心地微笑。

還有田家姊妹是舊派裏中堅人物。容貌既出衆，學問又好。不過從來不交一個男朋友。雖然也有人對她們發癡想，結果總是落得一場空。

至於常常來往的勤工學生戀愛的故事也都寫得一本書，可惜醒秋知道得不大詳細，而且有許多都是被人惡意地編造了許多不好聽的謠言，醒秋便也不高興去打聽。

但這些戀愛的故事或者已成陳蹟，或者已成定局，大家起先起勁地傳說一回，不久也就冷淡下去。惟有小左和密司寧戀愛的將來，很難預測，所以議論比較的多。同學中與他們有點友誼關係的人，對於

這事的觀察，分做兩派：一派說他們兩個所學不同，性情也不合，將來決不會結婚的，一派說密司寧天性純摯，富於女性犧牲的俠義心，她鑒於小左一片丹忱，也許會以身相許。

密司寧到巴黎後，小左在里昂坐立不安，他竟託轉學巴黎藝術學院爲由，也到巴黎，不久聽說國夫人也轉學了去。他們以後的事醒秋便不及有聽見說起了。當下她聽見伍女士這樣一說觸動了好奇心，便逼着她要她說出。

——以後的事也很簡單，伍女士說。小左趕到巴黎之後，對於學業很用功，又學了瓊峨鈴，因爲他看見密司寧會拉瓊峨鈴，他也去學一手。但他雖到巴黎，却沒法常常親近玉人，天天寫信給國夫人痛哭流涕地訴說他的苦悶。有一天忽然打了一個電報來說他看破紅塵，無意於人世，不久要跟某教士出家去了。國夫人同他出洋，原受他父兄

鄭重的囑託，所以處處以他的安全爲她自己的責任，接了電報之後，急得飯都喫不下，當晚一火車趕到巴黎，尋着他切實開導了一頓。小左才將出家之念勉強打消。

國夫人到巴黎之後看見藝術院功課比里昂的好，而且那裏藝術收藏院，陳列所，博物院，叢立如林，對於觀摩也比較便當，便決心轉學。回里昂辦了轉學手續，收拾了應用的東西，也到巴黎去了。

她在巴黎和密司寧住在一處，也虧她成全表弟的心切，尋着機會便將小左一番癡情委委宛宛地告訴了她。並說小左癡迷已甚，她若拒絕，恐怕他真要幹出危險的事來。

國夫人牽紅綫的手段果然不壞，不久便將兩顆心牽合在一起。聽說他們不久要正式宣布婚約了呢。

——密司寧是能了解愛情的寶貴的，她犧牲的精神真不可及！

醒秋聽了伍女士的話，讚歎了幾句。

她們談着話不久國夫人也已回來，將殺菜幫着收拾齊整，已經是七時左右。她們在土山的高峯上鋪下一張大毛氈，中間又墊了些報紙，盤碟都擺在上面，免得油膩沾了氈子。男同學早已等在那裏，不必去招呼，人數已齊全。大家四圍坐了下來，坐成了一個大圓圈子。

月兒還沒有上來，青灰而又帶着微紫色的雲，像海裏被風蹙起的浪紋，又像疊皺了的錦被，包住了青銅色的天宇。羣樹在微風摩撫之下，瑟瑟作響，似是喜悅的吟呻，草裏秋蟲之聲四澈，螢火閃爍遠近，所有空間裏的聲音和顏色調和在一起，打併成一個清絕的秋夜。他們低頭看里昂樓臺燈火，好像神話裏的仙境。不久月兒一輪金盤似的從東方湧了起來，起先不大光明，愈高愈爲皎潔，到了中天時，將全個大地都浸在銀光裏了。

他們喫喝談笑了一會，講到初來法國在紅海裏過中秋的事，共嘆流光迅速，『每逢佳節倍思親』原是人情之常，大家感時撫事之餘，各不免引起思鄉的情緒。不過沒有多時，他們的談鋒又落到小左和密司寧身上去。重新振起興味來。

那天小左穿了一身巴黎式的時裝，面孔刮得光光的，頭髮修理得澤可鑒人，至少總搽上了半瓶梵士林。看他那得意洋洋的神色，好像是貧兒暴富，又好像是一個平民忽登寶座君臨一國。其實這不過是打譬喻的話，他們的愛情是十倍，百倍，乃至萬倍超過於金錢王冠之上。

他雖然和密司寧對面坐着，但他們的心靈想早已偎傍在一起。月光下仍然可以看出他眼睛裏閃爍的光輝和口角邊的微笑。這青年現在是唯一的幸運者，是伊甸園裏的亞當，是神的驕子。便是神也要按手在他頭上祝福他的。

——左教士，我們敬你一盃酒，賀你戀愛的成功。『醒秋斟滿了
一盃葡萄酒，向小左說。自從小左要出家後，他們一直喊他做教士。

——教士是不能娶妻的，他現在不算教士了。』國夫人笑着說。

——耶穌教的教士是能娶妻的，就算他從前是天主教的教士，現在改了耶穌教吧。這教士的名字，我們要保存，當他們愛史中的紀念。』大家說。

——你們戀愛成功的固然得意，但恐怕有人看了又要哭呢！』國夫人向着山下男生宿舍嘆了一口氣。

這哭的當然是謝瑟夫了。從前他和小左同病相憐，兩個人成了好朋友，常常拉着手互訴衷曲，哭了笑，笑了又哭，好像一對瘋子。現在小左的戀愛已經大功告成，自己的前途還是黑漆一團，已經哭了好幾次了。真可憐，單戀的青年們！

——你們這個也戀愛，那個也戀愛，只有我永遠不會做愛神的俘虜。』醒秋說了這幾句話喝了一盃酒。

——少說嘴吧，聽說你的 *Tango*，不久要尋到法國來了，那時你們不要把親熱的情形落在我們眼睛裏才好。』寧微笑。

——只有藝術家會追逐着情人跑，工程師却不會這樣，因為他的腦筋太機械了。

——放着這樣一個好人兒，他還捨得不來嗎？現在他的學業尙未成就，當然不能來，明年這時候我們看吧。』柳女士在旁邊插口進來。

柳說這話原是无意的，不意却撩起了醒秋的心事，她想起叔健對待她的情形，有些不快，不願意她們再說下去，便勉強笑道：

——不必議論我了，我們是舊家庭代定的婚約，呆板板的沒有趣

味，那裏比得上你們呢？現在寧的戀愛已有歸宿了，但不知芳樹怎樣？』她回頭來問芳樹道：『你在郭城住了半年，難道沒有交着一個知心的朋友嗎？要是有什麼羅曼史說出來我們聽聽如何？』

——對不住，恐怕要教你失望，邱比特的箭，永遠射不着我的。』
芳樹唇邊現了一痕冷笑。

——你不是維娜司，却是維娜司的石像，總是冰冷無情的。我想你這樣生活也未免太枯寂了吧？

——枯寂嗎？也許是的。我也感到我生活的無聊了。我想獲得一種宗教的信仰，不然，墮落於一個戀愛的運命中。這樣能使我的精神比較振作。』芳樹像是同自己開玩笑又像認真的說。

——不錯，我正要問你，你研究宗教有了些什麼心得嗎？』醒秋問。

——心得？說來真可笑，我起先也曾發憤讀了些宗教書，道理好像不錯，但那三位一體，那天堂和地獄，那復活，無論怎樣不能使我相信的了。醒秋，我倒要問你，你和白朗馬沙住在一起，曾從她們研究了些什麼出來吧？

——醒秋未及回答，國夫人便搶着說道：

——我看醒秋將來有信教的危險，她每星期六一回海外大學，便談白朗馬沙的道德怎樣怎樣的高尚，基督教怎樣怎樣的好，我看她像已經喝了她們的迷魂湯了。

——也許我將來要信，憑我的良心說，基督教果然不錯，教徒的人格更使人欽敬。我想中國之所以弄不好，只因傳統的自私自利觀念過於發達，若有白朗馬沙般抱澈底犧牲主義的一萬人，加之以學術，使他們以身作則，服務社會，中國將來定然會轉弱爲強的。」

芳樹道：『我們不必談道德問題，但問你要信教，必定先相信上帝的存在，科學教我拿證據來，你信上帝的存在，有什麼證據？』

醒秋道：『不說證據還可，若說證據，那就說不了；貝那德 Bernard de Clairvaux 平時善講聖經，或問他如何這樣講得暢達？』氏答道：

『我見上帝造山川草木，我即悟澈聖經的妙旨』我也說我見了宇宙這樣偉大的工程，便明白了它有一位創造者，而且明白他權力之不可思議；再者我是他的證據，你也是他的證據……

她還待說下去，柳女士忙打岔道：『今夕只可談風月，醒秋見了人就談宗教，不知道她着了什麼魔，真討厭！今天晚上無論如何，不許再談了，再談就罰酒三大盃。』

大家也都說：『再談宗教，就要罰酒了。』醒秋才不敢再說，大家談了一會別的閒天，講了些笑話，一時杯盤狼籍，談笑風生，直喝

到九點多鐘，方興盡而散。

醒秋那晚多喝了幾杯，有些醉意。人散之後，她回到寢室，脫衣想睡，但心跳得很利害，伸手摸自己的頭時熱得燙手。她忽然嫌惡那屋子，那牀，更嫌惡睡魔，她覺得今晚精神特別煥發，窗外皎潔的月光，和四郊的歌聲好像招她出去。於是她重新披上衣，隨手扯過一件薄絨線衫子，開了門，走出女生宿舍到校外樹林裏去了。

這樹林是醒秋常來散步的地方，四五月的時候，春天沒有去，夏天也沒有來，天氣不冷不熱，溫和如酥，芳醇似酒，呼吸了這時的空氣，老人會變成渾身輕快的少年，少年却會慊慊如醉；這是陽春，是情愛，是襲襲的和風，是隨處蕪蕪的花香，是四村悠悠揚揚的戀歌，把他們釀醉了的。

到樹林裏手把一卷書，藉了青苔半倚着樹幹，感着林中一種沁肌

的涼潤，但並不潮濕。讀倦時抬頭望望頂上，映在陽光之中的綠葉，深淺淺暈成許多層次。葉縫裏更瀉進細碎的金光，風過去，鏗鏘閃動，每每引起人許多游移不定的但又深沈的幻想。落花挾着清香，簌簌疏雨似的點着人身，給人一種恬靜的詩意。甚至教你於不知不識間瞑目趺坐，沈入忘我忘人，莊嚴三昧的境界。

醒秋曾在這樹林裏展讀過母親寄來的家書，將臉藏在樹背後偷偷流涕；曾與同學散步，曾約法國朋友來此做辟克匿克；……這樹林，這靜美的樹林，是她唯一的戶外生活場，可愛的紀念之谷。黃昏的微月，春天潛走在樹葉上的風，菩提花的香氣，遠處探出晚霞海裏的白峯，虹沙兩河銀焰似的反射，福衛爾大教堂的金衣聖母像的影子，和那鏗鏘的鐘聲，永遠成了這異國女青年愉快的回憶，靈魂中不可磨滅的點點滴滴，便是她到遲暮之年，腰背給生活的重擔壓曲時，回想這

些過去的醉心之夢，還會恢復她青春的一笑。

雖然是中秋之夜，月色並不分外澄鮮，有時走入雲陣，光景更覺朦朧，歐洲的空氣，混和多量的水分，所以多霧，多雲，像中國那樣晴藍欲染的天，良夜燦爛的星光，他們那裏却不常有；但感謝這空氣的濕潤，歐洲民族都有了白皙細嫩的好皮膚，而且林巒草木，朝暉夕霞，也由氣候的變化太多，看去愈加靈幻，愈加美麗入畫。

醒秋在樹林裏立了一會，又走了出來，到了樹影不及之地，她便立住脚。夜風吹散了她臉上的酒意，她覺得心跳比較平靜，精神清醒了許多，她想回去，但好像有什麼人留住了她，使她戀戀不捨地不忍轉身。草裏露水已浸透了她的鞋尖，空氣裏也好像有三滴兩滴的露落在她身上，她爲保衛自己起見，披上帶來的絨衫，但才披上又脫下來，她覺得還有些熱，要教皮膚在這溫潤如酥的夜氣裏多浴沐一會

兒。

這是春天，不是嗎？我們是在秋季，但沒有看見霜，沒有看見紅樹，倒是那樹梢頭初透出的鵝黃，那濛濛的薄霧，那嫩嫩的日，那陰暗不定的天氣，教人活疑心現在過着的是春天，是蘇魂醉骨的春天。呀，歐洲的氣候真怪！

何況現在是在夜裏，月光是這樣的朦朧，花影是這樣的扶疏，樹林是這樣帶着感傷病似的陰鬱，她逗遛在草坡兒上，全身都沈浸在微妙難言的春夜感覺當中。沈靜的空氣裏似乎有精靈往來迴翔，肉眼不能看見牠們，但可以用心靈的網捕捉，不過也捕捉不住，牠們太活跳，太閃爍才到你心湖上蜻蜓點水似的點上幾點，又翩然飛去了，只留給湖面幾個圓紋，無聊的在那裏混漾着。

酒店裏女郎在唱『中國之夜』這是專門唱給中國人聽的，自從海

外大學在聖蒂愛納設立以來，月白風清之夜，學校四面常有這樣的歌聲。這歌音調既好，歌辭尤爲艷冶，聰明的法國女郎，常利用牠捉住男留學生的魂魄。

在迷人的良夜，浴着一身銀色月光，聽着這樣纏綿宛轉的曲子，醒秋不禁有些惘然了。要想起小左和密司寧親密的情況，也念及自己的將來。她的情愛蘊藏已久，像春寒時一朵蓓蕾的花，只等陽光的照臨便要逞奇吐豔。但等殼多時，外邊還是冰雪漫漫的世界，沒有一線陽春的消息。她真覺得沈悶，她真覺得有些不耐煩。

她心裏未嘗沒有人，她有一個『他』，他的容貌，她是認識了的，春間叔健寄來一張相片，秀眉廣額，一個英俊的青年；他的性格，她却永遠不知道，這人的靈魂似乎蒙了一個神祕的幕，她每想揭牠起來看看。

她讀過莫泊三的一生，現在她覺得若納未嫁時目下感嘆的心境，好像是她自己的經驗，好像是爲她寫的。文學家的手段，真可佩服。難道他也做過女兒來麼？

今夜，那秀眉廣額的青年影子，又湧上了她的心靈，而且恍惚間已經變成了具體的人和她並肩立着，她也像若納抱着幻影似的情不自禁地向空擁抱，夢幻似的低聲說道：

——親愛的人兒，來吧，快到法國來吧，我等着你呀！

十家鄉遭匪的惡耗

醒秋在伯克萊宿舍中住了一冬。馬沙女士積勞致疾，回家調養，醒秋曾去看望她一次。馬女士病愈後奉修院命令，調往馬賽某院去了，醒秋自此失一良友。但白朗愛她之心日益濃摯，她也就不覺得什麼寂寞了。

況且她近來讀書，極有興趣，從前一切閒愁，一切無益的憂慮，都逐漸消滅。她現在才知勤奮用功的快樂。白天莘莘不息的讀書，隨時覺得自己學問的進步，上牀後黑甜一覺，不知身入何鄉，醒時渾身骨節都是鬆快的。Taine說『工作可以治愈失望，每天以二三小時從事精神工作，那就是醫愁的良藥。』這位名人的話真對。

從前她身體疲乏的時候，精神便呈異常狀態。她既不能讀書，雜亂的心思，除了胡思亂想外，便縈繞着她的母親。時而長吁短嘆，時而垂頭哭泣，每每弄到如醉如癡的地步。到發迷的時候，母親的聲音笑貌，長懸她心目之中，一闔眼便恍惚見母親來到她的身邊。從伯兄死後如此，現在也是如此。亂夢如風中落葉，如天際秋雲，而身子常在家鄉。夢境中的人物，母親總要占一個重要的主角。她寫信給中國朋友道：『我憶念母親，如此纏綿，如此顛倒，真出乎我平生經驗之外，想古人之所謂離魂病，男女陷落情網時之相思，其况味也不過如此。』朋友讀了她的信，都替她可憐。有的勸她回國一行，和母親住上半年載，然後再來法國。但她不能聽從。她知道回國後，結婚是她唯一要走的道路，再到法邦，那真不啻癡人說夢！

這半年以來，她精神安寧，晚間也沒有什麼夢了。但有一晚，她

忽然又做了一個噩夢。

她夢見自己走在一片曠野裏，四望衰草茫茫，天低雲暗，景象異常愁慘，路上沒有一個行人，連一頭牲畜都看不見，如血的斜陽中，她獨自拖着瘦長的影子，彳亍前進。夢中自覺此身是在鴻荒未闢之前，又在宇宙末日之後，心裏充滿了悽惶的情緒。

但她的心靈似乎對她說；世界裏還有一個親人，那是她的母親，她須去尋得她。

她走了多時，忽然身在家鄉了。她望見倚門懸盼愛兒歸來的母親了。秋風吹着她蕭蕭的白髮，她確比從前憔悴得多了。

她在悲傷快樂的混合情緒中銳呼一聲，撲向母親懷裏，她的雙臂攬住母親的頸子，頭貼着她的胸前，母親微笑的嘴唇，正按在她額上，她覺得頰部有冰冷的液體在流，那是母親滴在她臉上的眼淚。

母女擁抱不知幾時，忽覺母親的身體有向後翻倒的趨向，她極力抱住她，母親沈重的身軀在她雙臂中逐漸沈墜下去。她的身子也隨之而俯了。

——姆媽！你怎樣了？』她在母親耳畔微呼。

——我心裏發了病，我要死呀！』母親呻吟的說，她看見母親的臉變成死灰色。雙目無光，像就要斷絕呼吸一樣。她夢中一驚，便醒了，耳中恍惚尙聽見母親的呻吟。

她定一定神，那呻吟聲又在她耳邊起來了。其聲沈痛而悠長，拖過空間，使四周的空氣，爲之顫動，似一條負傷的蛇，從水上蜿蜒爬過，全個平靜的水面，都漾開帶血的波紋。又像一個垂死的人，掙扎死神鐵腕下痛楚的呼號。醒秋聽了不覺毛髮悚然，她分明不在夢境中了，這奇怪的聲音從何而來呢？仔細側耳一聽，呀！弄清楚了，聲音

來自隔室，斷斷續續，似一個老年婦人重病的呻吟，隔室住着老修女摩爾女士，或者她半夜裏患了急病吧？醒秋披衣下牀，想喊醒舍監救治她。才到門口，見老修女室中電燈已明，脚步聲雜沓並作，知道已有人在裏面服侍了。便又縮回睡下。

老修女呻吟了一夜，醒秋也一夜未再闔眼，次日早晨有人告訴她：摩爾女士昨夜發了急劇的心臟病，已搬到補習學校調治去了。

——她已年近古稀，病恐怕難望痊愈吧？醒秋想。

過了幾天，老修女果然不藥，大殮時醒秋也去看，屍首躺在牀上，渾身白絹包裹，兩手交於胸前，捧着一個大十字架，和一束香氣蕪鬱的鮮花。黯淡的燭光中，醒秋見死者臉色極其靜穆和平，嘴角含着微笑，像睡去的一般。牀前有幾個同伴的修女，靜靜的跪在地上祈禱。

醒秋回到宿舍之後，心裏只是悵悵不樂。老修女死的印象，原不是感動她的心，但她記起那晚上的噩夢，她不免又掛念她的母親。

母親脛瘡已愈，大姊又已歸寧，家裏沒有什麼事叫她掛念了，她近來心境之寬慰，未常非由於此。但現在她又有些不安起來了。明知那晚的噩夢，是夢中聽見老修女的呻吟，下意識起了作用，所以構成這一場幻境。用心理學來一解析，是沒有什麼奇怪的。但醒秋到法以來屢遭不幸，神經變成衰弱，加之母親臨別時她認為不祥的預兆，永遠像一片黑影似的，籠罩在她心頭，她疑神疑鬼，自己驚嚇自己，已不止一次，所以這次噩夢又在她心裏，結了一個打不開的紐結。

此後她又常常做夢了。夢中母親死灰色的臉，和躺在牀上老修女屍首的影子，結合爲一，她屢次見母親身臥靈牀，在她身邊哭泣。哭醒之後，心中作惡，但又不敢告訴人，因爲這樣好像咀咒母親的

死，她心裏有所不忍。

有時她竟追咎不該去看老修女的死屍，以爲沾了晦氣，一個明達事理富有新思想的她，竟變成這樣拘泥迷信，連她自己都不得其解。

一天，她由中學回到宿舍喫飯，喫完飯到自己寢室拿書，看見桌上放着一封厚信。信封的筆跡，認得是大姊的。知道內中有母親的消息。便喜不自勝，急急將信拆開來讀。信中是這樣寫着：

醒妹如晤：前接來信，知妹近來身體強健，學業進步，至以爲慰。母親大人自去秋以來，慈躬康泰。大哥之事，家人不敢多提，恐觸慈母悲懷，母親自己亦絕口不道，日惟以弄孫爲樂。可憐無父之兒，已能牙牙學語，實大母慰情之至寶也。

惟家鄉新近發生慘劇，姊雖不忍告妹，而又不能不告——
醒秋讀到這裏，心裏勃勃的跳起來，只得捺定神思，又往下讀道：

吾省年來匪風日熾，隣邑如青陽涇縣等處屢遭蹂躪。吾村崇德堂有百萬之名，匪衆垂涎已久，時有光顧之謠傳。鄉間長老議練鄉團自保，但以意見不能一致，未能實行。舊臘五日，突有大股土匪自竹村越嶺至吾村。人數約有六十，身着軍服，手持快槍，經過竹村時，冒稱官軍之往勦匪者，衆亦不之異。及到斜嶺，豆腐擔老王，以其形跡可疑，飛奔前來報信，闔村老幼，不及收拾物件，紛紛避入深山。吾家青年婦女，均躲入育槐書屋及土地廟等處。但祖母年高，性情未免固執，堅守家中不去，謂屋存與存，屋亡與亡，匪若無禮，卽以老命相拼，母親及五叔等再四泣勸，老人不聽，且謂逼之過甚。卽先碰壁覓死。母親等遂留老人身邊不去。姊與五婦見此光景，亦不忍離開，各人懷中暗藏小剪，設有不測，與老人同命而已。嗚呼，彼時吾等心中之驚怖，豈筆墨所能盡述哉！

匪到吾村後，分爲兩股，一股往搶崇德堂，一股則來吾家，各房細軟，搜取一空，皮箱盡皆打開，櫥櫃亦俱碰破，甚至地板亦掘起數處。各房馬桶溺器，皆潑翻於地，糞穢狼籍，臭不可聞，蓋匪疑吾等暗藏金飾於中也。

匪一面搜索，一面放槍示威，槍聲如連珠，彈墜如雨，令人心膽皆碎。旋有五六匪來祖母房，見吾等不避，亦頗以爲異。一匪向祖母云：『你想必是這家的老太太了，請把你金銀首飾拿出來，大家客氣些，不要等我們兄弟動手。』老人不惟不從，反高踞牀上；放聲辱罵。匪大怒云：『好大膽的老婆子，殺了你！』舉刀欲砍，母親與五叔向前攔阻，匪將槍托向母親肩上猛打一下，又將母親極力一推，摔倒在地，適摔在短凳角上，腰部受傷甚重。五叔額上被砍一刀，血流被面。五婦不得已將祖母首飾箱獻出，匪怒始息。匪

臨去時，取出洋油，聲言放火焚屋，又由母親苦苦哀求，匪始未下毒手。而彼時崇德堂火光燭天，百餘間老屋，數十載精華，皆付之一炬，嘻！慘矣！

匪自上午九時到吾村，抄至午後四時始畢。全村無論貧富，無一倖免，幸未傷人而已。搶完，捆載贓物，嘯呼越嶺而去。村中損失以崇德堂一家而論，已在十餘萬以上，吾家各房不但細軟抄搶一空，卽牀上被褥，粗布衣裳亦不留，統計亦在七八千元上下……

出事後，連夜稟告官廳，追騎四出。但中國官吏辦事向不認真，搜捕多日，始在青陽獲一匪，在大通又獲一匪，追回贓物有限，餘匪均鴻飛冥冥，不知去向矣。

母親受傷，兼受驚恐，近日忽大發寒熱，似係瘧疾。現雖請醫調治，一時未能痊癒，家人不勝焦灼。母親自大哥去世後，悲痛過

度，屢因病魔，身體尙未完全復原，忽又遭此意外打擊，真所謂『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打頭風』者也……

醒秋又驚又痛，心顫肉跳地一口氣將大姊的信讀完，讀完後她悲慘極了，她除了咀咒，痛恨，哀哀痛哭，還能什麼樣呢。

——呵，我太不幸了，天呀！讓我死了吧！讓我早些死了吧！我的心靈再受不住這樣刺激了！』她舉手向天，長長噓氣地說。

那天下午她沒有到中學上課，晚飯也沒有喫，含盤疑她病了，親來慰問，醒秋只推頭痛，沒有將家鄉的不幸告她。她愛祖國，土匪橫行，是祖國的大恥辱呵！

她原是一個愛國者，現在她恨起中國來了，她想到那刀光如雪，肉飛血濺之頃，母親和祖母們的生命，千鈞一髮；她想到母親被打被推倒的光景；她想到母親發熱發冷輾轉牀榻的苦况；她心裏刀刺似的

痛，她全身的肉發顫，她滿臉披着淚痕，眼中燃燒痛憤的火焰，她切齒向東方說道：

『咳！中國！充滿了血腥的中國呀！你知道嗎？你們子孫的生活是怎樣？年年鬧水旱，鬧飢荒，百姓已沒有好日子可過，偏偏還要受兵和土匪的蹂躪。土匪是怎樣來的呢？不是因軍閥內爭而起的嗎？他們要攘權利，要奪地盤，不惜犧牲國民的幸福，斷送中國的國脈，你看吧，他們囊括數千萬民脂民膏，不去教育青年，不去開發實業，不去整理政治，却輸到外洋去買軍械，買了軍械便來殘殺同胞，繼續內亂的工作……』

『軍閥們呀！我恨你！我咀咒你！土匪是你們逼出的。中國政治的紊亂是你們釀成的。你們不知什麼是人格，什麼是禮義廉恥，什麼是國家，你們只知自私自利，到死還是自私自利。你們爲的想坐汽

車，想住洋樓，想討大羣的姨太太，甚麼殃民禍國的事，都可以幹出來，『財和色』是組成你們肉體和靈魂的原質，你們的淫猥，幾乎個個變成色情狂，你們的貪贖，只要有錢賣祖宗，賣國，賣種族都願意。你們是可咀咒的民族，你們快滅亡罷，你們配生養於這美麗世界的空氣和陽光中嗎？你們配在世界高尚民族中占得一席之地嗎？』她痛罵中國人之後，悲憤略爲發洩，想了一想，又說下去道：

『但是，我恨軍閥們，我不能不愛中國，中國有錦繡般的山河，有五千年的文化，中國也出過許多聖賢和豪傑，中國也有偉大光榮的史跡，我曾含咀她文學的精華，枕肱她賢哲的教訓，神往於她壯麗的歷史。我的身形由此生長而出，我的性靈由此蘊釀而成，我的親愛的母親，我的崇敬的師友，也都生於斯，居於斯，歌憂於斯，我怎能不愛中國呢？對了，對了，康長素說：『莊周夢化蝶，我實化國魂。』中

國，可愛的中國，你原是我的靈魂呵！

『我不主張狹義的愛國，但不愛自己國家而能愛世界的，我不相信，我們須先使自己的國家好起來，然後才配講大同主義。我沒有到外國來之前，不知他們的生活是怎樣，現在得了比較，回首祖國，更使我難堪；他們何等安富尊榮，我們何等貧窮屈辱，他們的生命有法律人權的保障，我們連馬路上的狗都不如，咳，富強不是一朝一夕而然的，也是要絕大代價的，鐵和血，臥薪嘗膽的志氣，無限的苦鬪和犧牲，是我們救國的代價！』

『我是愛國的，永遠要愛國的，祖國呵！如果能使你好起來，我情願犧牲一切，情願貢獻我的血，我的肉，我的生命！』

這是黃帝的一個子孫，大中華民國的一份子，身在萬里海外，感受家國切膚之痛，從血淚中迸出這一段慷慨憤激的言辭！

醒秋掛念母親的病，才收斂起來的心思，又婪亂了，噩夢又在她腦筋中大大活動了，她夢見火光，夢見如麻的槍刺，夢見強盜猙獰的面目。這還不算，最使她痛苦的，是夢見她母親，有時見她直僵僵倒在血泊之中，有時見她兩手交胸的躺在床上，——只是胸前沒有十字架和鮮花。

噩夢越來越紛沓，逼得她幾乎發了瘋狂，她晚上竟至不敢閉眼，一閉眼便看見這些可怕的幻象。

不幸，人生總不免有不幸的時候，但母親的不幸，何以竟層出不窮？何以偏偏在這一兩年併在一起？長子病亡，幼兒又患了不治之症，女兒遠在海外，憂傷焦慮，不斷的受病魔的磨折，現在又遭這樣無枉的飛災？這好像是天命預定的，不然何以如此巧湊？

母親，可憐的母親呵！你的精神爲兒女消磨盡了。你的眼淚爲兒

女流枯了。想你燒熱昏眩之際，你目前必得常湧現你愛兒的影子。他的豐頤，他英秀的雙眸，是你平生所誇所愛的，他死了，我知道你還將牠們刻在心坎之上，永遠不糊模的。他曾在你夢幻中向你微笑吧？白楊衰草，鬼火羣飛，我知道這是你夢魂所遊之境，咳！那是如何的可慘！

在病榻上，你定向空氣展開雙臂，喃喃嚶語道：『女兒，你回家了。以後再不要出遊了。你應知你三年在外，母親已經望眼將穿呵！唉！忍心的女兒……』

當你略爲清醒的時候，睜開眼睛，不見愛兒，不見嬌女，只看見你那歪着頭形容枯槁的小兒子，立在床前，那時，你心裏的痛楚我還能想得嗎！……

醒秋久已疑心不能和她慈愛的母親再見，現在更認定這個預兆之

必應驗。她一切的希望都消失了。一切的氣力都沒有了。日裏她鑽在被裏低聲啜泣，直哭得腸斷魂飛。夜間爲怕噩夢的襲來，兩眼睜睜地向着天花板，渾身的血像海潮般向腦中衝突上來，弄得頭痛如裂，口乾舌燥，心裏如焚如灼。起來喝水，連喝幾大杯，還不能解一點渴。

白朗那幾天恰患重傷風，請假回家調養去了。三天後，她到伯克萊宿舍中來。舍監告訴她：你的高足病了，這兩天飯都沒有多喫。常聽見她房裏飲泣，想接了什麼家信，或者有什麼心事。

白朗趕緊走到醒秋房中，見醒秋兩手扶頭，枯坐燈前，好像沈入冥想之境。白朗便抱持她，與她親頰，問道：

——我親愛的醒秋，聽說你病了，你那裏不舒服？

——我這兩天頭痛得利害。『醒秋仰起頭來說。

——你的臉色如此慘白，你的眼皮紅腫，好像才哭過似的。好孩

子，不要瞞着我，你定有重大的心事，告訴我吧，你還不相信我嗎？

醒秋本來想熬住不說，被白朗一愛撫，心裏一軟，眼淚撲簌簌掉下來。她靠在白朗胸前，將家裏的不幸和母親的病，嗚嗚咽咽地告訴了她。又說母親此刻恐已不在人間了。

白朗不聽猶可，一聽只把一個富於同情的她，急得面目改色，她那握着醒秋膀子的一隻手變成冰冷。

——好孩子，勇敢些，母親不會怎樣的，你接到信時，離開那慘劇幾天了？

——事出於陰歷十二月五日，大姊的信隔十天才寫，寄到這裏已經五十多天了。

——五十天很長久，你母親若有不測，電報也早來了。我的可憐的醒秋，急昏了，所以這樣的神經過敏？

——我不是神經過敏，我只覺那預兆可怪，預兆你雖不信，我却堅信其不祥。

——懇求上帝吧，祈禱的力量可以上達於天。我的醒秋，你從前總不信神，現在何妨爲你母親試試。

——我想這是命運，命運預先安排定了，誰能勉強？波斯某詩人道：『天命的註定，正如人們之不斷的寫字，寫定了，無論你有多少智慧和虔誠，不能刪除牠一句，涕淚成河，也不能洗掉墨痕的半點。』命運既係前定，祈禱有什麼用呢？我想我今生是不能和母親相見了！』她說着又流下淚來。

——你錯了，你總是東方人的頭腦，開口定命，閉口定命，便是真有預定的命運，全智全能的上帝，不能勝過牠嗎？孩子，爲你母親起見，快去懇求上帝吧，上帝賜給你的恩惠，恐怕要在你預料之外

呢。

醒秋還在猶夷，白朗又談了許多神的靈跡，如耶穌當日怎樣起死回生，露德聖母，怎樣治愈許多醫生認為無可救藥的病人等等。

醒秋這時候好像一個墜水的人，茫茫萬頃中，既不見一隻救生船，又不能游到邊岸，抓着一根枯梗，一片木板，也便死命不放。聽見白朗談了許多靈跡，她心裏便活動起來了。而且她現在憂愁痛苦，已達極點，她的靈魂已到走頭無路的地步，除了倚靠神力之外，也沒有別的力量可靠，『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她現在才證實這一個心理。

—— 好吧，我同你祈禱去，如果母親病愈，我就皈依羅馬教。

白朗聽了大喜，她立刻將醒秋帶到小經堂。那裏面闕無一人，止有一盞長明金燈，黯黯照射，顯出一種宗教莊嚴的氣象。白朗到祭臺

邊，恭恭敬敬的雙膝跪下，醒秋沒法只好跪在她身邊。只聽她用誠懇清朗的音調禱告道：

——主呵，我今天領了一個可憐的孩子到你面前來，這孩子尙沒有認識你，但她的心已傾向你了。她的母親遭了許多不幸，現在又患重病，求主將靈光照臨她，治愈她身心兩方的病。主不是說過的嗎？『凡有疾病和心裏有憂愁的人，都到我這裏來。』這孩子的母親自己不能求主，她替她代求，主是能明鑒的。

求主安慰她，接受她至誠的祈禱。亞們！

她祈禱完了，回首對醒秋低聲說道：『輪着你自己了，快用你的全心和上帝說話吧，他無論什麼都會應許你的。』

醒秋便也虔虔誠誠地，在心裏許了一個願，說母親的病若真的好，她定領洗入教。許完願，白朗又默禱了片刻，兩人躡足走出經

堂。白朗教她每晚與法國學生同去祈禱，她說祈禱要誠心，又要天天繼續，才有效驗。

第二天起醒秋果然依著白朗的話做，白朗自己又行種種的祈禱和犧牲(Sacrifices)。她又叮囑她八百學生個個爲醒秋母親禱告；醒秋一到補習學校，遇見同班學生，她們總問道：

——醒秋，你母親的病怎樣了？接到家信麼？我替你祈求着上帝呢。

醒秋以後常接家信。大姊有時告報母親病重了，她便異常焦灼，祈禱加倍虔誠。有時說母親的病減退了些，她懇求上帝的心也便冷淡下來了。

原來人們之歸心於神，是在有求於神的時候，——失望時求希望，痛苦時求安慰。

過了月餘，醒秋又接到大姊一封信，說母親服鄰邑某醫之藥，寒熱已退，現在總算沒有病了。不過骨瘦如柴，還須好好調養，方能恢復元氣。

醒秋接着那封信，心裏一塊石頭，倏然落地。晚上白朗來看她，她高高興興地將母親病愈的消息告訴她。

白朗屈指一算，母親病退之日，和她們那夜在小經堂許愿之時，相差不過八九天。

親愛的醒秋，你現在才信神的力量偉大吧，我們應當到經堂去感謝他，第二步就須預備領洗。

醒秋一聞母親病愈，心花怒放，許愿的事早忘在九霄雲外了。忽聽白朗提起，不覺一呆。照她良心說：她許了愿自應實踐，但他究竟胆小，怕人罵她做帝國主義的走狗，她紅了臉，訕訕地說道：

——母親的病，原說是醫生治好的，那見得便是祈禱的效驗？況且我母親這兩年來，好了又病，病了又好，不止一次了。如說這回是神的力，那幾回是誰的力呢？

白朗想不到她變心這樣快，自然大失所望。不過她原是一個德性極潭粹的人，知道信仰須出乎中心，勉強是沒用的。她只好如憐愛如責備的說：

——誰知你是這樣一個負心的孩子，我不愛你了。』她說着在醒秋額角上輕輕吻了一吻。

——但是經過這一場憂慮，和一個多月的祈禱，醒秋腦海中已浸染了神的觀念了。

十一 恨

醒秋自到法國以來，忽忽間已過了三個年頭了。三年的光陰，雖不爲暫，却也不爲過久，但以她所經歷的憂患和變遷的世事而論，即平常人三十年的人生經驗，想也不過如此吧。她初到法國時，興致極高，氣概極壯，像有無窮莊嚴燦爛的世界，橫展在她面前，只等她進去做主。她幾次夢見學問的成功，幾次預想將來的幸福而沈醉，她頰邊常浮泛笑容，眼中時刻閃射青春的歡樂，她行路時，口裏總唱着歌，好像胸中有無窮愉快，非發洩發洩不可。常人之情，每以自己的過去爲可愛，兒童時代的賞心樂事，每成爲記憶中的奇珍。但醒秋却最不喜提起她的過去，一段段遺棄在她背後的生活，她只覺得都是卑

陋的，沈悶的，不足掛之齒頰的，她只悵憶於她的將來，將來逐漸展開的黃金時代。但是現在呢，生機漸漸憔悴了。興味漸漸銷沈了。她明亮的眼光，變成陰鬱，臉上褪盡紅潤的色彩，時常唉聲嘆氣，視世事無不悲觀。她對於兒時的紀念，以及逝去的韶華，居然覺得有無窮的繫戀，無窮如人間之視天上的欣慕。她已經不是從前的她，她已經變為一個多愁善病的人了。

但她在法國心境這樣不順，讀書又這樣的無甚成績，家裏又常寫信來勸她早日回去，她却還戀戀於茲邦，不忍作言歸之計。

一到法國，便不想回家，這不是醒秋一人如此，實為留學界普遍的現象。有錢的子弟，浪迹巴黎市上，出入金碧樓台，擁抱著明眸善睐的舞女，酣飲美酒，醉倒於濃烈的花香中，他們說『此間樂，不思蜀，』也還合乎情理。但也有些人，窮得不名一錢，以借貸做工度

日，或家庭像醒秋一般多故，函電紛馳的叫他們回去，他們還是一再淹留，卽勉強言歸，而三宿空桑，猶有餘戀，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據醒秋個人心理而推測他人，留學生之愛戀法國，一半爲學問慾之難填，一半爲法國文化的優美，實有教人迷醉的魔力：法國教育發達，又爲先進的國家，無論什麼中學生，其智識程度，都堪與我們大學生相比，甚或過之，相對之餘，不免使我們自慚淺薄，對於學問，遂更抱一種熱烈的研究心。而且圖書館中書籍浩如煙海，博物院或陳列所，雕刻名畫，滿眼琳瑯，美不勝收，且都有深長的歷史。時時有收得美感的機會，處處是可得智識和優良教訓的環境。只要這個留學生是一個真心求學的人，不是想騙一張文憑或一個學位回去欺人的人，而對於文藝又有特殊的嗜好的人，置身於這樣的國家，自必自視欣然，拋去速成的觀念，而建設長時期讀書的計畫。自必沈酣陶醉，

流連忘返了。這是一個原因。至於風俗是這樣的優美，人民道德是這樣的高尚，社會組織是這樣完密，生活又是這樣的安定，不像中國之哀鴻遍野，干戈滿地，令人憎惡的罪惡，層出不窮，驚心動魄的災變，刻刻刺激乎神經，兩下一相比較：一邊不啻是世外仙源，一邊不啻阿鼻地獄，或血腥充塞的修羅場，誰不願辭苦就甘？誰不願身心寧謐？將來回到阿鼻地獄或修羅場討生活，是無可如何的事，但能殼在桃源多住得一天，也就算多享一天幸福呵。這又是一個原因。

不過留學生一面迷戀法國，一面又覺得作客况味，孤寂可憐。法國人待客優渥，頗有高盧民衆的遺風，而平等博愛，又爲他們立國的精髓，無論紅黃棕黑，一視同仁，不以國勢的強弱，生出待遇的差別。雖然有點做面子，不盡出於至誠，但『賓至如歸』四字，他們真可受之而無愧。留學生法久者，遊於英德等國，歸來輒大罵彼邦人

之無道。因為法國女居倖，款待異鄉客人，極其周摯，主客之情，有如母子，而英德民族，一則傲慢自大，一則狂暴無禮，對於黃面皮黑頭髮的中國人，尤其欺侮得利害——若自稱爲日本人，他們立刻改容相敬——雖然我們中國人，不知發奮自強，有召人輕視之道，但他們也未免過於可惡，比較之餘，法國人之厚客，真可在各種民族中首屈一指，醒秋居於伯克萊宿舍，享盡優待，受盡愛撫與慰安，也是一種證明。但留學生處於這等環境中『思鄉病』仍然劇烈。故國在我們想像裏，成了一種極奇怪的東西，一面怕與她相近，一面却又以熱烈的愛情懷慕着她。法國人雖與我們親熱，而以風俗，文化，種族，太不相同之故，我們心靈仍有一種不知其然的隔膜。我們作客時靈魂上永遠帶着憂鬱的影子。留學生大都有一種煩悶病，留學愈久者其病愈深，大約就是這個緣故。

醒秋的朋友陸芳樹女士是一個思想極透澈的哲學家，她的情感，是不容易動的，但她到地雄進了一年中學，偶然遇見一個略曾相識同國女士，她高興得像見了親人一般，對她訴說客中之苦悶，對她流了無數的眼淚。暑假時回到里昂，有如久客者之歸故鄉，全身心得了一種解放的快樂，大家取笑她說童養媳逃回娘家了。『法國人虐待你嗎？』『不，她們待我優渥異常，但我只覺得孤寂，一種說不出來的孤寂。』

是的，作客異邦的人，都感到這種孤寂，這種說不出來的孤寂，醒秋在伯克萊宿舍，白朗像母親一樣的愛她，而她思家之念，豈惟不能消滅，反而日益深固。她時刻盼望故鄉給她的消息，雖然那些消息是偏於壞的方面多，但她還是要讀。姊姊給她的信，不是說母親又有些不適意了，二哥的小兒子死了，三弟成了極怪異的神經系症，醫生

斷定終身不治的了；便說父親失掉差使，或春間故鄉發大水，將門前石橋沖塌，壩塘工程，毀損大半，或今秋久旱，收穫大為減色，或家裏失了竊偷去不少東西……這些話都是姊姊東拉西扯來做寫信材料的，時過境遷，在寫的人，已覺其平淡無奇，然而瞿秋讀了仍然會發生重大的不安。她每次接到家信，心先跳躍，手先發抖，有時候竟很無道理的痛恨家人不知體貼作客人的心理，將這些話來刺激她。但家人將事隱瞞了些時，被她發覺，她又大生其氣，說家人不將她當為家庭的一份子。在她信裏，家人都覺得她國文大退化，信寫得拉拉雜雜，不大清順，而性情却變得比從前難纏，越發不放心她之在外國了。

法國飲饌精美，冠於全世界，點心更為有名，醒秋却時想喫中國的食物。她想故鄉的茶葉，香腸，香料醃製的鯽魚，鹽菜和醬蘿蔔。

甚至辣椒和臭腐乳，都變成想像中頂好喫的東西，恨不得教家人寄給她。但寄費極貴，而且不易郵傳，家人也無法滿足她的慾望。她極愛中國絲織品，那怕中國綢緞，易皺，易褪色，她弄到幾尺材料，也視爲至寶，她把從中國帶來的舊綢衣，改爲不三不四的短衫，聽人讚美一句，不啻九錫之榮。又喜從中國飯店，買一點中國茶葉送法國朋友。可憐的中國，除了絲茶而外，還有什麼能和人比呢？卽以絲茶而論，也不過徒有虛名而已，原料已不比從前。但人在外國，愛國之心，極爲濃摯，只要能爲祖國爭一點光榮，心裏便覺得有無可比擬的爽快，這種心理是要到外國後才知道的。至於中國新出版的書報，雜誌，大家直想得做夢，偶爾中國寄來一本書，便搶着借看，每每將一本新書，看得像舊鈔票般的破爛和污穢。

醒秋略爲知己的朋友，都已離開里昂，回到海外大學，也覺索然

無味。她雖與法友同遊，仍感到踽涼弔影的寂寞。天天在溫柔的笑靨和真心的撫慰之中，還像置身於茫茫荒島之上，『寂寞呀！寂寞呀！』她的心靈，只是這樣呼喊着。她想得一個知心的伴侶，那須得是一個同國的人，更好是一個親人。

一個同國的人，一個親人，誰能合得這種資格呢？母親嗎？母親若能到法國來，固然是千好萬好，但這是永遠做不到的事，她也不去妄想。自己的兄弟姊妹嗎？他們若能來，亦未常不妙，但好像這還不是她所想念的。她所想念的，究竟是誰？她也不能回答自己，但在這時候，那秀眉廣額的青年影子，却又無端浮上她的心靈！

漸漸地她自己尋出煩惱的原因了，家庭的不幸，客中的孤寂，固能使她憂鬱，思想的混亂，人生觀之茫無標準，也足使她陷於所謂『世紀病』之中，但她心靈爲什麼總感着一種填補不滿的空虛？爲什

麼常覺有一種無名的煩惱纏糾着她？呀！她明白了，上帝造人，給了他們以血肉的軀體，同時賦以愛情，無論男女，雖有遲早之不同，都有一個煩悶的時期須得經過。她現在是行在這個時期上了。這原是自然之理，無從諱也不必諱的。

醒秋的知識啓發，本較他人爲遲，而求學的野心，又異常強盛。三年以前，她對於愛情，豈惟毫不理會，而且還視之爲極端的無聊。她每見同學之輟學結婚，輒大爲惋惜。她以爲人一結婚，什麼都完了。人想在學問上成名，或幹一番轟烈的事業，最好是獨身。她每每想抱獨身主義。

她在女子師範卒業的那年，夫家提出結婚的要求，家裏已爲她預備奩具。她那時正想到北京去升學，聞此消息，大哭大鬧了幾場。盛禮之際，她能假着厚棉被殭蠶似的殭在牀上七八天，卒致害了一場大

病，父母拗她不過，只好依了她的主張。她病好之後，跑到北京讀書，她的未婚夫叔健也就到美國留學去了。那時候父母若再逼迫她一下，她真可以自殺。她的性情是生來這樣好勝的，除了學問，什麼都不在心上。她每聞人家向她提起何時結婚的話，輒頹然不答，她有一種處女的尊嚴，一種自由的驕傲，一種遠大前途的希望，決不爲什麼結婚而斷送。

初到法國，她還是無愛無憎，翛然物外。雖有幾個異性朋友，除討論文學之外，不常交談。她也曾遇着重大的誘惑而能不爲所搖撼。這樣看來，所謂愛情也者，似乎永遠不會同她發生交涉了。誰知道她也有做愛神俘虜的時候。

她若能用心讀書，使情感變爲昇華作用，她的情緒也不會如此擾亂的。自丹鄉到里昂那幾個月的勤奮，她曾得到書中三昧。只覺『讀

書之樂樂無窮』，那就是一個經驗。不然，若叔健同她通通熱烈濃郁的情書，使她的一顆心有所寄託，她愛情的源泉，有了正當的發展，她的心境也會比較舒暢些；但愁和病不斷的牽掣着她，使她不能發奮用功。而那位未婚夫又是永遠的冷淡着她，『萬種風情無地着！』這一句好詩，正可爲她那時咏了。

她對着春花秋月，過着良辰美景，輒憮然興感，惜共賞之無人。暮春三月，雜花生樹，羣鶯亂飛，她躺在如茵的芳草地上，櫻花的殘瓣，隨風飄墮，綴在她肩上，髮邊，衣衫間，夾帶着一股醉人的清芬，流泉潺湲，催送她似錦的年華，蝴蝶雙雙，如拂如逗的在她面前飛舞，她心裏每忽忽如有所失。這時候她覺得有一種散漫的輕微的溫柔感覺，瀰漫於全個心靈，她一縷嫋嫋的情緒，如不可見的銀絲一般，隨風飄去，消失於蒼蒼的寥沈，經過碧漫漫的大海，要在太平洋

的那面，尋找一縷同樣的不可見的銀絲，同牠纏繞在一起！

也是合當有事，自從上一次叔健拒絕來歐後，兩下都有些介介，通信比從前更稀，措辭愈覺敷衍，他們的感情，已介於將斷未斷之間，所維持他們的，不過是名分問題而已。但有一天，叔健忽來信說自己病了，已在工廠請假數星期調養。醒秋身在客中，深知作客的苦况，聽了這話之後，引起人類的同情，而未婚夫婦的愛情，亦因之而熱。她接連寫了幾封信去慰問。叔健覆書，常述病中寂寞心理，語氣頗覺溫和。過了半個多月，叔健又來了一封較長的信，說一病之後，不禁引起思鄉之念，自念遊美以來，星霜忽已五易，學業已成，淹留無益，已打算整裝作歸計了。又說他的大哥生了兩個小孩子，寄來相片婉變可愛，他本來喜歡小孩，見之愛不忍釋。而且大哥家室和諧，極人生之樂事，也令他有無窮之歎羨云云。

醒秋一讀那封信，心裏頓時慌亂起來，叔健一回國，不出三個月，她家庭召她回國的金牌，是要聯翩飛至了，她原不敢久留法邦，但法文才弄清一點頭緒，總想再留一兩年，將學問告一個段落。她不敢希冀什麼學士和博士的學位，但至少也須混得一張文憑或一張大學修業的證書，以爲將來活動於社會之地。

叔健來信素不作一溫柔語，於今却有些不同，他也會感覺客中的苦悶，他也會愛憐小孩子，可見他未常沒有感情。而且他居然歎羨大哥的室家之好，這難道是沒有深意存乎其間嗎？

醒秋一則憐念叔健之病，一則見這樣一個木強人居然有動感情的時候，以爲難得，就不免誤會了他的意思。再者見他東歸即在目前，深恐自己學業受累。事機緊迫，未免來不及深長考慮，更來不及講什麼矜持。她立刻寫了一封快信給他，開誠布公地同他談了自己求學的

苦衷，勸他回國時，取道歐洲和他相見一面。如他肯在歐洲再讀一二年書，那末她更爲歡迎。因爲她在這裏沒有一個朋友，未免時常感着寂寞……

醒秋想叔健之來歐，固然爲的要解決一切的問題，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她和白朗的友誼，須趁此一爲結束。白朗對於醒秋，用盡心機，想勸她信教，醒秋總是不肯，白朗失望之極，只有趨向祈禱之一途。她近來臉色更蒼白得可怕了，飲食更減少了。她暗地裏還有許多犧牲，爲醒秋所不知道的。有一次，一個同學洩漏了一件事，使醒秋十分過意不去。白朗有一個朋友，患病五年，白朗護持她勝於骨肉，兩人交情，真是如膠如膝。但白朗一日忽去見那女友，說她將求神感化一個中國女郎，她已經行了許多祈禱，現在願更以她們深厚的友誼，付之斷絕，以後永不相見，永不通信，這痛苦在她是很大的，但

她願將這痛苦貢獻於神，以爲祈求的代價。那女友也是一位信心堅固的人，隨即允許了她，兩人很親熱的擁抱了，揮淚而別。從此兩下果然不相聞問了。這件事在不懂舊教教理的醒秋看來，原是一種無意識的行爲，但白朗的至誠，却使她非常感動。她想留在伯克萊宿舍裏，既不願信教，徒使白朗爲她受苦，問心實不能安，不如辭去之爲得計。但她一提要走的話，白朗輒百計挽留，甚至汪然欲涕。醒秋原也是一個多情的人，又委決不下來。

叔健若來法國，她一定陪他到巴黎等處旅行，那麼她可以脫離布克萊宿舍了。

她寫信給叔健後，以爲這一踰再也不會失敗的，只要叔健是個男子，——至少是一個人，她定能鑒她苦衷而成就她的，他到歐洲來有什麼損失呢？那一個留美的學生回國時不順道到歐洲一遊，以擴眼界

呢？

她的精神又有些活潑起來了，她預想叔健來歐，她如何的招待他，如何同他去旅行。她更要揭開神祕之幕，看看叔健到底是怎樣的一位人物。平常讀書時，偶投一瞥的眼光於叔健的照片，輒為停睇不瞬，她心裏每覺懷疑，這樣一個青年，竟不解柔情麼？天賦之以秀俊的容貌，難道會給他一顆木石的心麼？他對她的冷淡，或者是報復從前拒嫁之仇吧？但叔健之去美國，全在她之一激，不然他在本國大學還不能卒業呢。求學是好事，叔健應當了解她的心，況且他不是浮薄兒郎，想不致惡作劇如此。或者面皮生得過薄，對於女子，未免怕羞吧？是的，他好像是一個極怕羞的人，他寫的信，字裏行間，常含靦靦之態，他常說怕與新式放縱的女子周旋，都足為怕羞之證。總之，叔健到法國後，他要一一問他，不許他更掩飾。

她既預備和叔健結婚，不得不置幾件衣。她對於服飾素不注意，所以不知應當如何選辦，只得跑到海外大學，請同學指導。那同學見她忽然講求衣服起來，深以爲異，問其所以。醒秋性情本極淺薄，胸中藏不得芥子大的一點事，而且這次斷定叔健之必來歐，未免得意得過了分兒，也不管這件事可以宣布與否，竟微笑說道：你不要去告訴人，我就說給你聽，我不久要結婚了。隨又扯了一個謊，說：叔健自己來信說要到歐一遊，她已幾次覆信推託，但推託不掉。

她縫紉衣服時，瀰漫於她心靈中的溫柔情感，一縷一縷抽出來，深深密密的紉入衣服裏。她的心微微跳盪，每忍不住要在衣緣上輕輕地親一個吻。回頭再將叔健的相片仔細端詳一下。

他們將手握手地坐着在錦幄銀燈之下，互相傾吐了靈魂深處最神聖最祕密的語言。月廊邊，花樹畔，將時見他們亭亭雙影。再到公

園，見了那綠陰深處，情話喁喁的男女，她也再不羨妒。他們要貫徹及時行樂的宗旨，爲最愉快的蜜月旅行：到湖山明媚的瑞士，到陽光燦爛，花香鳥語的意大利，到森林廣野的北歐……

這個期待，在她是很久的了，現在是要成爲事實了，她天天盼望叔健的信來，幾乎上課都沒有心思了。

過了二十多天，叔健才來了一封信。拆開一看，筆跡很潦草，語亦簡短，好像是不耐煩而勉強寫的。信裏的話，真是出乎醒秋意料之外。他大約是這樣說：我早告訴過你，我對於旅行，是不感一毫興趣，到歐洲去什麼？至於結婚，我此刻亦不以爲急，你想在法國繼續留學，我再等待你幾年，亦無不可。

這是第二回被叔健拒絕了，她萬不能忍受了，她拿着叔健那封信，氣得手足冰冷，渾身打戰，你看吧，這寥寥數十字內，不是充滿

了一片煩厭，一片奚落，一片冷笑之聲嗎？他不是似乎這樣說：你不能等待了麼。我却偏能等待，你幾次想我到歐洲，我偏不來，其實我並不想和你結婚，請以後不要再來纏我。

第一次的事，醒秋心上已經留了一個傷痕，這一次更痛楚萬分了！叔健這種不近人情的行爲，果然做得太過，她的高傲，她的尊貴的女兒身分，她的輕柔的情感，是太受傷損了！况且叔健這種行爲，豈但傷損了她的氣節，還蹂躪了她的愛情，這愛情是她所視爲同生命一般重要的。她是爲了叔健，爲了他是她的未婚夫，冒多少危機，受多少辛苦，方得保全的。她雖然不過是一個平常的女青年，別無可誇的奇材異能，但她這顆心，如玉之堅，如月之皎，如珊瑚之紅，如天使白衣之純潔，原是很可貴的。她本想有一天鄭鄭重重地將這顆完全無玷的心，贈於叔健，以爲定情時珍貴的禮物，誰知道呢，他竟冷笑

着接過來隨手拋擲了！王爾德童話裏有一個故事說：青年詩人摘取夜鶯心血染紅的一朵玫瑰花，貢獻於他的情人。他的情人却嫌其不如寶石之珍貴，將牠丟在大路上，車輪從花上碾過，那一朵可憐的花，化爲一片香塵，隨風飛去，詩人的心，也隨之而碎。現在她的心也碎了！

醒秋雖然好幻想，愛詩和藝術的趣味，但她的思想到底不離實際的範圍。她理想中的男子和事實的距離，還不過於懸絕。她知道那些爲取媚於愛人的男子，到懸崖之下，採取紫羅蘭，而爲澎湃洪濤所吞噬，或者跳身如山的火焰中，拾取情人拋進去的戒指，都是詩人理想化的人物，事實上是不會有的。但醒秋和一班女同學，無事時戲論選擇男子的問題，她理想中最高男性的標準：須有學者冷靜的頭腦，詩人熱烈的性格，同時又有理學家的節操，爲愛情固可以赴湯蹈火，

犧牲一切，爲事業，也可以窒情絕欲，終身不娶。比喻得有趣一點；一個十全的男子，要有春水樣的柔情，磐石般的意志，春花似的爛漫，大火般熱烈，長江大河似的氣魄，秦岱華山似的峻嚴。

男子的性情大都是猛烈的，進取的，自動的，而女子則比較的冷靜，保守，被動，男女之互相愛戀，就在這相反的情性。男子愛女子的溫柔，而女子則慕男子的豪爽。一個男子一味兒女情長，英雄氣短，有何足取？而且男子向女子只管粘粘搭搭，知進而不知退的用心也容易引起對方的煩厭而遭失敗。醒秋從前之不愛秦風，或者就是受了這種心理的支配吧。須知女子之所以傾倒於男子者，無非爲了他堂堂大丈夫的氣概和男性的尊嚴呵！

不過像醒秋理想的男子，固然可愛，而自己能否相稱，也須先問一聲。攀高妄想，徒貽人以笑柄，她不願爲的。退而求其次而又次者，

至少也須合得上『意志堅剛，感情深厚』八字的批評。

她從前將叔健的冷淡，當作意志堅剛的表現。後來聽父親說他拒絕美國女郎的一件事，以爲更足證她猜度的不誤。她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叔健之淡，或正是愛情能持久的好處，所以對他還存着三分敬意，雖然她對他沒甚愛情。

現在叔健給了她這個大大的精神傷害，她似乎認得叔健的真面目了。他並非什麼意志堅剛，不過是個天生木強人，天生沒有感情的人罷了。你看他對於人生種種樂事，都不感興趣，那末，他將愛情當作可有可無，無足輕重又有什麼奇怪呢？他不見得是一個女性憎惡者，但他與女子周旋時，缺乏男子本來的進取勇氣，所以從不敢吐露真心——因爲他怕引動了對方的感情，使他無法應付——大凡怯弱的人，總喜作爲嚴冷之態，以掩飾他周章失措的舉止，久而久之，習慣成爲

自然，便變爲一副冷心腸，或成爲兀傲自大的人了。叔健或者就是這一派。至於目不邪視等美德，適足證明他是一個不解風趣的魯男子罷了。女子所愛的男子，並非魯男子之流，呵！女子的心理真不可了解。

但這些都還可恕，最可惡者，他不該不體貼女子的心理，說出這種教人難受的話。她以爲男子對於女子總須有相當的禮貌——不怕是出於虛偽的——有些事男子可以忍受，而女子却不能忍受，有些話男子聽了付之一笑，而女子則會引起傷心，女子的神經較爲脆弱，心思較爲靈敏，男子應當注意的。

叔健兩次用斬截的話拒絕她的愛情的表示，分明是一種狂悖，是一種侮辱，她愈這樣想，愈把叔健恨入骨髓了。而且這事在同學方面，久已傳開，人人都知道叔健要到歐洲來和她結婚。現在忽然成了

虛話，同學雖未必恥笑她，她總覺得慚愧。只覺得大大地丟了臉。

她寫了一封信，回覆叔健。寫完自己一讀，竟成了一封極決絕的離婚書。

但在這時候，她的理性，還沒有完全失却作用。她怕叔健將她這封信寄給她的家庭，惹起大風波。所以她只好將那封信撕了，另寫一封。不過無論她怎樣的捺定心性，激烈的言辭，仍會像泉水一般，從筆尖噴湧而出。結果那第二封信寫成後，又付之字簞。

——我太像個荏弱的女性了，這算得怎樣一回事；不理他得了。』

她有時失笑着對自己說。理性教她平心靜氣，將事理考察清楚而後落筆。感情却像一個惡獸似的在她心裏亂踢亂咬，發狂般呼喊，要她先把叔健大罵一頓，報復兩回的恥辱，然後一刀兩段的和他斷絕。她也知道在氣頭上寫信，不會寫出好話來，所以想定一定心再寫。但不

行，這股氣不這樣容易消，她在家時曾和姊妹兄弟吵過嘴，在學校時也會和同學嘔過氣，無論怎樣的委屈，過了幾天，就忘記了。和叔健鬧意見時，她偏偏不是這樣；讀書，出去看電影，似乎暫時忘記這靈魂上的創痛；但一想到這件事，又覺得心裏有芒刺在戳，胸中的野獸被理性的鞭子，制得暫時伏貼，一個不留心，又被牠狂噬起來。這憤恨如此利害，真是她平生未有的經驗，連她自己都禁不住深為詫異。

她寫給叔健的信，寫了六七回，撕了六七回，結果是理性略為遷就，感情也略為寧貼，才寫了一封極短的信給叔健道：『你的行動，有你的自由，你不願來歐，我也不便干涉。不過從此我們不要再通信吧，老實說我同你通信實不感一毫趣味。』

這樣一封文不對題的信發出去後，醒秋心裏才略為舒暢了一點。

不多時叔健又來信了，他說自問並無開罪之處，何故她要不同他通信？至於歐洲之行，他實不能從命，只有請她原諒。又說中國朋友已替他在某埠工廠覓得一個位置。機會不可失，他數日內將即束裝東歸了。信後附着中國通信的地址。

醒秋已決意不和叔健通信，他之歸國與否，她也不在意中。但他自從這次事發生後，心裏更覺煩悶，更覺孤寂。以前自覺此身如在茫茫荒島之中，但海波盡處，仍有燈塔的光，不時閃耀。現在連這點隱約的光明都不見了，海天如墨，她已沉入死的境界裏了！

她所預期的事實，不久實現。牠的家庭聞叔健回國，竟寫信叫她回去。醒秋想趁此機會，解除這項婚約。她寫了一封信將叔健冷酷不近人情之處，詳細報告於父親，結尾則表明她要離婚的意見。

父親素知醒秋脾氣倔強，又因她身在海外，管束有所不到，恐怕

她做出什麼與舊家庭衝突事來；所以每次寫信給她，總是帶着溫慰口氣。這回却惹起怒火，回信把女兒嚴厲訓飭了一頓。並說離婚之事，有辱門楣，她若不聽從家庭命令，他是要強制執行的。卽她軋死於電車之下，他還要將她的一副殘骨，歸之夫家的隴墓！

這幾句話將醒秋氣得幾乎發瘋，她大罵道：『老頑固，你要做舊禮教的奴隸，我却不能爲你犧牲。婚姻自由，天經地義，現在我就實行家庭革命，看你拿什麼親權來壓制我？！』

她本想劇烈地反抗她的父親，爭回她的自由。她終身的幸福，關係於此一舉，這是萬萬不可隨便放過的。子女爲父母的犧牲，是東方喫人禮教的意見，她不能服從。而且她還髣髴看見一本外國書說：只有父母犧牲自己保全幼者，幼者不能犧牲自己保全父母，因爲這是自

律的法律。

但是大姊代母親寫的信，接接連連地來了。母親並沒有呵斥她半句，只是拿極傷心的話，哀求着她。她說：女兒，我愁病交纏，看來是不久於人世的了，你若顧念我，請聽從我一句話，與叔健言歸於好。你以為他不願到法國來，就算是侮辱你麼？那末，你從前的拒絕呢？……

叔健不肯來法，原不能算是侮辱她，他的信也沒有什麼顯明的侮辱言辭，醒秋也承認的。但是這種微妙的精神上的傷痛，母親那能了解？非但母親不能了解，恐怕連叔健也不了解吧。她還想同母親抵抗，但一想到她那飽經憂患的病軀，又不禁淒然淚下。

——我終不能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親！我終不能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親！『她喃喃的念着。但羞辱和憤恨，像赤鐵似的烙着她的心，愈烙愈痛，她也誓不再嫁叔健。』

到後來她忽然想着了一條退路了。她說白朗想我信教，我就去信教，信了教之後我就跟着她出家。這於舊家庭名譽無損，而自己却可以免得受以後愛情的魔障。本來情場退步，便是空門，人到心灰意冷時，便想到宗教中尋求安身立命之地，左先生之想出家當教士，父親從大哥死後，長齋奉佛，不已給了她以很明顯的暗示麼？而且芳玉那幾句冷傷的話，又像在他耳邊響：『我想獲得一種宗教信仰，不然，就墮落於一個戀愛命運中……』

她於是覆信於她的父母，仍說了不少怨恨的話。到後來她說：『解約緩議可也，與叔健言和，則萬萬不能，兒甯可披紗入道，亦不委身此人，家人若更強迫，或有甚於此者，幸勿後悔！』

過了幾天，她忽然自動地對白朗說道：

——我現在決心領洗入教了，以後還和你一同去出家。

十一 皈依

我們書中主人公醒秋女士再出場與讀者相見時，她已經成爲一個羅馬教的信徒了。白朗想醒秋皈依，已有年餘之久，雖然受過許多挫折，她一點不肯灰心，口舌所不能折服她的，更濟之以懇切的祈禱，人力所不能至的，更倚靠神的恩寵，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她果然有盼醒秋領洗的一天，她那時的踴躍滿志，那時的滿腔感謝上帝的熱忱，決非尋常筆墨所能形容的。醒秋只記得領洗之前，白朗無日無夜的聖記著她這件事。她忘了她的母親，忘了八百學生，甚至忘了喫飯與睡覺，只是要和醒秋在一起。她已把她全心的熱愛，傾注於她。每天從百忙之中抽出功夫教她教理。醒秋在福衛爾大教堂由白朗本師

卡亥老神甫手中領受洗禮的那天，白朗始終在她身邊襄助一切。她臉兒比平時更白，嘴唇更青，兩眼却炯炯發光，她全身像感受電氣，說話都吃吃不成辭句。當她和醒秋在教堂門前分別時，千抱百吻，說不盡的親愛。她去了又回轉，回轉了又去，在那福衛爾山坡上至少打了二十次回旋。她只是喃喃地說：『呀！我感動極了，我感動極了！』

至於醒秋呢，她那天雖沒有白朗那樣感動得利害，而心靈中也充滿了異常的興奮和快感。三年以來，她已將人生看成灰色，但還希望於愛情上尋得一點慰安，借將來甜蜜生涯恢復她生存的勇氣，誰知她竟遭那仰頭的重大打擊，她自春天和叔健決裂以來，在悲憤中沈浮了三四個月。她的不安定的靈魂，如西風中的落葉，漫無歸向，她對於自己的生活，又像長途疲乏的旅客，大有四顧茫茫，無家可歸之感。她的肉體雖沒有死，她的精神，却已死了大半。尤其使她不平的，是

叔健太輕視她，太辜負了她一片癡情，那時候她真深深嘗到所謂失戀的痛苦。她怎樣解救自己呢？她只好將生活力改換一個方向，皈依於宗教。她說不更求人的愛撫，只求神的愛撫。

她現在是如何的得意呢？她已從冷酷人寰中逃向神的翼庇之下了，她已儼然在神的懷抱中了，回顧世人，回顧叔健，至於回顧過去的自己，都渺小輕微不足道。人人都說神的威稜如何森嚴可畏，她却不以為然，她只覺得基督教所崇拜的神，和別教的神大異其趣，甚至佛教的佛都不如。佛氏雖號慈悲，但任人馨香膜拜，只是瞑目低眉，高坐不動，基督教的神却是活潑，無盡慈祥，無窮寬大，撫慰人的疾苦，像父親對於兒女一樣的。醒秋每瞻聖像，輒藹然生愛慕之心，她覺得神將愛憐的眼光注視着她，披露一片慈心，張開一雙手臂，歡迎着她，她不知不覺地要投向他的膝下。她在神的愛護之下，滿足而又

滿足，從前的悲苦，都已忘懷，像重新獲着一個生命了。尤其使她舒暢的，是一身像沐浴於神的恩寵之中，換了一個新人格，過去的罪惡，已給聖水洗滌乾淨，白衣如雪，有如此際靈魂之純潔，神壇上氤氳馥郁的香氣，似是她將來德行之芳馨。她在那一刹那之頃，精神又飛入幻想的境界：她恍惚看見天堂之門大開，無量數天界的聖靈簇擁着聖父神子在彩雲裏冉冉臨降。榮光瑞氣中天使羽衣翩翻，環繞飛舞。喇叭之聲響徹下界，響徹諸天。這時候，山岳低頭，海波歌嘯，垂落的太陽，放射熊熊的光焰，如被無限際的驚異所燃燒，萬樹伸臂向天，戰慄風中，像是虔誠的祈禱，五色的長虹橫亙青銅似的天空，表示永久的希望。地球上一切有生，一切無生一齊引吭高歌，與天風海濤，組爲一部莊嚴竦穆的交響曲。她微弱的心靈，也自然而然的生出一種讚頌之聲，和着萬彙歡樂的脈搏，如水波動如雲飛揚直達於神

的寶座之下，讚美神偉大的創造功能！

光陰如金梭之飛掠，如銀箭之疾逝，向漫漫時間的大海，不斷的前進，同時遺棄下一簇一簇的黑影。這些黑影包括歷史真多呵：大國一國的興亡，一朝代的鼎革，一民族的發祥與亡滅，紅黃黑棕白各種族血腥模糊的相斫，以及陵谷的變遷，滄海桑田的改換，一星球一太陽系之成毀，小而至於月的圓缺，雲的聚散，春花的笑，秋葉的悲，恩仇的血與淚，癡男怨女的濕哭乾啼……星馳電掣，風落霓轉，瞬息而七寶莊嚴，樓台湧現，瞬息而劫火橫空，煙飛灰冷，但一切死亡，有不死亡者存，一切毀壞有不毀壞者存，一切虛幻有不虛幻者存，看吧，無邊黑暗和空虛中，仍然是存在着真實，閃耀着光明，顫動着永久的生命！她從前抓着現象的斷片，便認爲造化的全體，看見鏡花水月的幻影子，便誤爲宇宙的實在，所以她總感着幻滅的悲哀，總不

竟爲人生種種問題所煩擾。於今她的心靈，不更和上帝隔膜。她靈眼忽開，像已窺見創造的神妙，他是大澈大悟，獲得一切智慧了。

她自從皈依羅馬教之後，朋友們都已知道：哲學家陸芳樹寫信給她道：『我欽佩你的勇決，因爲你一發見信仰的價值，便毫不遲疑地信從，你算是得着慰安了，但我呢，我曾探索各家學說，泛濫百氏之書，仍不知真理之所在。我恐怕永遠是一個懷疑者吧，我將永遠爲煩悶所困吧！……』文學家的朋友，寫信給她道：『聽見你已信仰羅馬教，我爲你欣幸，我也想信仰一種宗教，但我愛佛教大乘的圓滿，又却怕牠涅槃的空寂；愛回教可蘭經的優美，却怕摩罕默德右手握着的刀；愛基督教博愛的精神，却怕牠教條的嚴肅；我始終是一個人生旅途上的飄泊者呀，對於已得到歸宿的你，我只有健羨！』科學家的朋友寫信來却大發反對的論調，他說『馬克斯曾說宗教是害人的鴉片煙，吸了教

人上癮，而且癮頭愈來愈大，終則麻醉以終其身。又說信仰是戀人繞着旋轉的太陽，你是一個聰明人，何以陷溺於此？」

有時她想着自己對於羅馬教的皈依，也不禁深自詫異。她之觀察自己，不像將過去的自己，觀察現在的自己，竟像以另一個人觀察自己一樣。兩年前她寫信與叔健，反對宗教，兩年後自己竟變成了一個信徒，天下滑稽可笑的事，甯過於此？但她之信仰宗教實不能不歸功於叔健：年餘以來，她立身於宗教的巖巔，隨時有跌入信仰之谷的可能，然而她還想立定脚跟，不為所吸引，又想尋條路走下這巖巔，她正在轉身之際，叔健却將她夾背心一推，她才身不自主地骨碌碌滾下谷底去了。總之以她所處的環境而論，信仰宗教，原屬十分自然，但以她的科學知識和以前思想而論，信仰宗教，又覺得十分不自然，這裏面有變幻的人事，推移其間，也好像有不可測的天意，從中斡旋。

她起初皈依宗教之際，信仰心非常熱烈，恨不得寫信回家，將全家的人都勸歸羅馬教，她見了相識的同學，便大演講而特演講宗教的好處，惹得人人竊笑，她也不以為意。她自己對於宗教種種的信條和儀節，也一般正經地奉行，白朗喜不自勝，以為勸化了一個聖徒。但是不久白朗就發現她的觀察錯了。

本來醒秋的信仰宗教原不是對於宗教有什麼深切的了解，更不是出於什麼敬愛耶穌基督的誠心，不過是彌補愛情的缺憾起見，想在宗教中尋一個安身立命之地罷了。起初她恨不得於領洗之後，便立刻往修道院一鑽，從此匿跡潛修，與塵世隔絕。但過不得幾時，她心緒漸漸平靜，那棄俗修道的念頭，也漸漸醒過來，這正如一個人置身洪爐之側，熱不可耐，忽然看見前有一個積水潭，便不顧水的深淺，跣身向潭裏一跳。初入水的時候，萬熱皆消，渾身清涼，原像換了一個世

但過了一些時候，便覺得潭裏的水太冷，冷得沁肌透骨，非爬出來，便有生命的危險似的。這時候他又覺得甯可受洪爐的薰灼，不願再在水裏存身了。

醒秋的性格，本來有些特別，一面稟受她母親的遺傳，道德觀念頗強，嚴於利義之辨。一面又有她自己浪漫不羈的本色，做事敷衍隨便，缺乏責任心。有時逞起偏執的性情，什麼都不顧。她很明白地覺得自己心裏有一個美善的天神，同時也有一個魔鬼，勢均力敵的對峙着。

她看了許多教理書，知道人性生來有許多弱點 (talento) 靈魂常受肉體和一切私慾偏情的牽累，而陷溺於罪惡之中。人若想完成自己高尚的人格，謀性靈的解放和向上，須用極堅強的意志，將私欲偏情壓服下去。起初自不免矯強，自不免有許多戰鬪，但持之勿失，三於

日久，習慣成爲自然，德性自達於潭粹的地步，所謂爐火純青之候是也。她在里昂美術院見過許多關於基督教的藝術品，她很賞識聖彌額爾天神和魔鬼戰爭的一幅畫說牠寓意極爲深妙。那畫的佈景是這樣：碧浪翻騰的大海中，有許多披髮赤身的美人，有的被鐵練鎖繫於崖石上，有的隨波上下，任意漂流。魔鬼幻爲大毒龍，張牙舞爪，想吞噬她們而甘心。半天裏，飛來一個帶翅的天神，手執長矛，向毒龍的咽喉，直搗下去，那天神的筋骨，是如此的堅壯，眼光是如此的明確，下手時又是如此的狠辣，如此的毫不顧恤，這不是一張絕妙的靈肉戰爭象徵畫嗎？波浪中的美人，是人類軟弱靈魂的代表，毒龍是私欲，天神是意志。基督教徒對於別人的罪惡，主張寬恕，但對於本身的罪惡，却極端痛恨，一點不肯姑息地將牠們殺死，正像聖彌額爾天神之斬除毒龍一樣。

但醒秋雖如此崇拜強毅意志，自己却不能照着去做，她很像一個眼高手低的批評家，對於文藝有特殊的鑒賞力，及至動手創作，便不免要鬧笑話。況且她又有天生一副偏於空想不着實際的頭腦，雖然跟白朗學過一本『教理初步』，一切教條她都記得純熟，白朗考問她，她居然對答如流，但她總將那些規矩，當作具文看待。她在中國時也曾讀過孔孟之書，何嘗照孔孟的教訓，實行半句？教條也不過這樣罷了。不料基督教萬不及那個圓通，領洗之後，書裏的話，句句都要躬行實踐，不容一點疏忽。什麼大齋，小齋，望彌撒，守贍禮都是羅馬舊教刻板文章缺一不可的；放縱慣了的她，忽然受了這些拘束，好像野馬之上轡頭，飛鳥之入樊籠，只覺大不自在。起初爲好新鮮和初領洗時熱心的緣故，還肯一一照行，後來便發生厭倦了。『我行我素』地照她未領洗前的生活而生活了。

白朗告訴她說，按照羅馬教的規矩，贖禮六日不可喫熱血動物的肉，這一天無肉便罷，有肉則她總以不喫爲可惜。每逢主日必須赴堂望彌撒，並守不作工之誡，她對於前一項嫌起早辛苦，對於後一項又說大好光陰，何必空空過了？凡縫紉等瑣事，其餘六天：她絕對不動手，偏偏要揀主日來做。其餘種種執拗，怪僻，故意和教條相反的事，指不勝屈。白朗見了，不勝其痛心疾首，她苦苦地勸她道：『醒秋，你若不是信徒，如此行事，上帝還不致於怪你，既然領洗了，却不肯戢就宗教範圍，這叫明知故犯，罪加一等。將來你的靈魂發生危險，倒是我勸你信教的不是了；你教我怎樣問心得過呀！』白朗說着幾乎要哭出來，但醒秋把她的話，當做耳邊風，一毫不放在心上。

講到性情方面，醒秋也變得比從前不如了，她以前的性情是溫柔的，豁達而光明的，現在却變得異常暴戾，憂鬱，晦滯，不可理喻的

了，爲了極小極小的事，可以和白朗嘔幾天氣。有時白朗到她房裏來看她，她臉作鐵青色，一言不發，嚮壁高臥，白朗耐住心性，百端勸慰，她竟充耳不聞。在思想方面，醒秋更有許多說不出的苦處，白朗還不知道。舊日科學知識常常在她腦中復活，總覺得自己信教的事是太無謂，太沒有理性作用。但信仰雖然動搖，却不能連根拔去，她對於宗教經過年餘的薰染，幾度的揉搓，神的觀念，已經深入腦筋，無法湔滌，這時候教她再做一個無信仰者，好像生活立刻要失去重心似的。當她科學智識復活時，不過使她精神感受極端的煩擾，把一顆心放在沸油裏煎熬一回罷了。况且她若是個庸碌無聞之輩，信教不信教誰去管她，偏偏她在中國同學方面頗有能文之名，思想素號開通，將來各種新運動中，都不怕沒有她的位置，忽然皈依於於中國人所視爲最腐敗的羅馬教，大家都不勝疑訝，從前尊敬之念，一變爲鄙薄之

情，她走在街上，遇見相識的人，他們連頭都不對她點。國人的同情，她是失去了，光榮的前途也給自己宣告了死刑了。她這一生一世算是完了。這世界原就是一個冷酷的世界，誰原諒她的心呢？誰知道她年來所感受的非人所堪的痛苦呢？她雖然不悔，然對於別人的誤解總不能無所介介，她看自己的人格比生命還重，現在人格被人懷疑了，這是使她覺得比死還難受的一件事。這才知道從前的痛苦都不算真痛苦，現在才算是真痛苦。這痛苦像毒蛇似的齧着她的心，像吸血鬼似的吸枯她的精血，簡直可以縮短她二十年的生命。

這些雜亂的念頭，像一股陰火，暗地焚灼她的肺肝，康健日益損失，脾氣日益悖亂。白朗見她領洗之後，德行不惟不進步，反有墜落的趨向，簡直弄得莫名其妙了。她只有失望，只有憂愁，幾回痛哭流地勸她，還是不能教她心回意轉。

還有一層，醒秋性情之變遷，用心理學來解釋，也未常不可得其原因。她受叔健兩度拒絕，認為奇恥大辱，精神已受重創，況且她和叔健通信二年，雙方落落無情感，衡情酌理，都有解除婚約之必要；但她又不能這樣做，因為她要顧全她的母親。她這一次並非感情與理性的交戰，却是理性與理性的交戰了。這回交戰的激烈，萬非以前誤蹈情網可比；她那時家庭尚無變故，母親的身體還很康健，她又根本不受秦風，並沒有決心爲他捨棄一切；於今情況已是不同，母親懨懨欲絕，萬不能更受意外的刺激，而叔健婚約，又是終身苦樂所關，要顧全自己，只有犧牲母親，要顧全母親，只有犧牲自己，她走的路是一條極窄極直的路，不容後退，也不容徘徊。

兩種相反的而又都極其強烈的志願，在她方寸中肉薄，衝突，過了很久的時間。到後來，她總算勉強制止住自己的私心，沒有宣布家庭

革命，沒有強迫她父母向夫家解除舊婚約。但這場爭鬪的經過，却是很艱難很危險的；這正像 *Clive* 在鬪獸場中要救野牛背上縛着的美人，鼓畢生之勇氣，竭全身的精神，與那蹄角歧嶷的惡獸相搏鬪。野牛咆哮着向他衝來，他以如鐵之腕，握住牛的雙角，要將牠按倒在地。萬衆慘默無聲，靜待這場惡戰的結果。他們前進三步，又退後三步，退後三步，又前進三步，極力爭持着，抵抗着。牛，眼中鏢射如火的赤光，人，渾身虬筋突露，忽然一陣如潮喝采聲中，那龐然大物，口噴鮮血，倒地死了！那赤條條的大漢也頹然欲仆，然而牛背上垂死的美人是得救了！

這是醒秋第二次戰勝自己了。但她也已弄得疲乏不振，而且那戰敗的仇敵，時常要起來復讎，使她專幹倒行逆施的事。譬如她決計改習文學以來已經過了兩年了，現在如表示反對家庭的緣故，又到藝術

專門學校報了名，學起繪畫來。結果文學毫無成就，繪畫也沒有心得。她和白朗種種的執拗，也無非是這種反動的餘波。這正似一般滔滔長流的泉，忽然遇着壅塞，便四溢橫流，更沒有方法可以將牠阻住一樣。當她心地明白時，自念近來所行的事，也不勝其惶愧。她也曾用很大的克制工夫，想矯正自己的壞脾氣，但克制愈甚，所犯過失愈多。她原想叫天神將魔鬼趕出她的心去，但後來她覺悟了，她想將魔鬼趕出去，那是不可能的，魔鬼原來就是她的本來面目，她想用強制的力量，改革自己的性情，是不啻在拼死革自己的命呵！

不過有一件事倒可以證明醒秋和白朗交情之深固。有一晚，白朗到她房裏來，眉峯雙鎖，滿臉殷憂。醒秋問她緣故，白朗起初不肯說，逼問再三，才嘆了一口氣說道：『昨日馬丹琴兒寫信告訴我，說她恍惚聽見海外大學的同學因你迷信宗教，要聲討你呢。醒秋，你的難星

臨頭了！但是我們基督教徒都不免遭逢橫逆的，橫逆是我們鍛鍊信德的烈火，我們應當順受牠。我親愛的醒秋，你須勇敢地支持這個攻擊，萬不可負了初心背叛上帝呀！』

醒秋口中雖說不怕，心裏的焦急，却也非同小可。她那晚上牀之後，再也不能入夢，她耳畔恍惚聽見千百種辱罵的聲音，眼前好像湧現無數宣布她罪狀的檄文。一身幾乎被恥辱壓碎了。本來信仰自由，他人原不能干涉。而且她之皈依羅馬教，本屬光明正大，有何可以非難之處，但聽說有人要反對，她竟失却了自信力，倒像自己真幹了什麼賣國行爲似的。她又怕有人要污蔑她，將她信教的純潔動機，加以黑暗的推測，更怕這項攻擊之詞，傳到中國，使師友爲她惋惜，父母爲她含羞。她愈想愈急，急得沒有找尋處，倒想起她的救主來了。她除了祈求神救她，更沒有別的方法了。她桌上原擺了白朗給她的一個

小小帶着耶穌受難像的十字架，她便起來在像下祈禱，她說：『仁慈的救主！請你施展你的神力，援救我吧。要是那攻擊真的實現，我是沒有勇氣活的了！我是非死不可的了！』她自皈依神以來，信仰的心，永遠沒有那晚的熱烈懇切，她將那十字架擺在枕畔，憂火煎心，不能成寐，不時便合掌祈禱。那一晚，她至少祈禱了五十次。

耶穌受難的前夜，在橄欖園中極慘痛的祈禱，汗血流到地上，他曾說：『父呵！假如你願意，請不要將這個苦杯給我。』醒秋想避免苦杯，祈禱的迫切，也有些和耶穌相像；不過耶穌又接着說道：『——但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這兩句話，醒秋無論如何，是不肯說的。她只有自己要緊。她的祈禱也不像祈禱，只似一個嬌慣的孩子，要求父親一件事，死命抓住他，非得到他的允許不肯放手。

她一夜沒有安睡，次日又憂愁了一天。自朗晚間又來看她，見她

顏色憔悴，知道她心裏不大平安，但白朗的臉色，也不見得比醒秋好看，她也替醒秋担着心事。白朗的信心，最爲堅固，每願意爲宗教犧牲，以性命光榮上帝。她也曾以此鼓勵醒秋。但今日見醒秋陷於困難，她又有『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感。這時一切宗教問題，都已束之高閣，白朗所對於醒秋的，止有最真摯的人類同情之流露，和人性的哀憐。她恨不得化身爲醒秋，好擔當她的苦難。但她究竟是忠實的信徒，以爲背教的罪，比死還大，她既怕醒秋因背教而墮於萬劫不復的罪戾，又不忍眼見她之受委屈，所以她真弄得腸迴九曲不知如何才好。她本來多情善感，那晚同醒秋說話時，又是面白如霜，聲音發抖。醒秋見她如此，心裡倒覺不忍，反而安慰她道：

——你爲什麼這樣難過，我自己還不覺怎樣呢。做了基督教徒，受人攻擊，是本分，你以爲我畏怯嗎？

白朗抱住她，很親愛地溫柔地在她臉上親了一吻，說道：

——但是，我親愛的孩子，我怕你力量薄弱，背不起這個十字架

呵！

醒秋被白朗一吻，感激她的心，忽然浹骨淪肌，好像爲她死也是甘願。她慨然說道：

——我們交個朋友，尙須有始有終，何況對於神呢？我是要終身思於神了。白刃可蹈，信仰不可改，好朋友，你千萬不要爲我憂慮。

白朗聽了她這番話又悲又喜，又親她道：

——你能彀這樣，我是十分安慰了，可憐的孩子，我只有祈請好天主保佑你。

那晚白朗回家，醒秋送她，一直送到虹河橋上。兩岸樓台，都已隱於晚鶻之中。落日的光輝，斜射水面，深藍色的橋影，在金波間容

與動盪，雖然時在寂寞的殘冬，晚景還是明麗如畫。醒秋攜了白朗的手在橋上走着時，朔風颯颯，吹動她的短髮，她滿臉凜然，顯露強毅不屈的精神，這時就是有一師兵士舉槍對着她，逼她說出背教二字，也決然不可得的了。

十三 巴黎聖心院

巴黎城內很偏僻的一隅，有一座蒙馬特爾（Montmartre）山，那山地勢高峻，草樹蒙密，遊人於數十里外，便可以望見山嶺一座白石砌成的大教堂。三個圓錐形的鐘樓，——其實連後面的鐘樓不止三個——品字式的高下排列着。有時被晚霞染成黃金色，有時被皎月塗上一層銀，有時雨後如絮的流雲懶洋洋地結伴於樓尖遊過，有時深沈的夜裏，繁星在金眉毛下，閃動明眸，互相竊竊私語，讚美這靈宮的偉大。但無論風雨晦明，氣象變化，這裏巍峨雄壯的建築，永遠屹立在那裏，永遠像白玉樓台似的在蔚藍天空中閃耀。

這教堂真算得上界清都的縮寫，永久的象徵，原來牠就是巴黎

有名的聖心院 (Le Sacré Coeur de Paris)

假如你遠望這教堂，覺得不滿足，你可以走到蒙馬特爾山下，沿着螺旋形的石級，蜿蜒曲折，達於山巔，那時這近五十年世界豔稱的大建築，就全部湧現於你的眼前了。

未描寫聖心院之前，我們可以費點筆墨，將該院的歷史略爲敘述：——

百十餘年前，法國有一位修女，名叫馬格來特，屢次蒙耶穌示兆，教她爲恭敬聖心的宣傳。據說修女所見耶穌聖心，有一圈荆棘圍着，表示他爲世人忍受的痛楚。這靈蹟傳揚後，各處修院，均建小堂供奉聖心。魯易十五在位時曾想以國家財力，建設大規模的聖心院，但沒有實行。魯易十六即位，屢思紹述父志，也在苒未果。大革命爆發後，魯易被投於獄中，在獄時曾許願建堂，而不久即死於斷頭台，

那所許的愿也成了泡影了。一八九〇年法普戰爭之後，法國國會提議建築一個大教堂，即以法蘭西奉獻於耶穌聖心。一八七五年舉行奠基禮，一八九一年開工，至一九一四年因大戰之故，停止工作，直到一九一九年十月方才全部落成。這座聖心院係十二世紀的披桑丹（Byzantine）式，爲名建築家保羅阿坡的（Paul Abadie）所設計建立的。教堂的規模，極爲宏大，中間一座主要鐘樓的圓頂，自地基量起，高八十三米突，連着頂上的十字架便高到九十八米突之外了。

巴黎大教堂不下十餘處，而巴黎聖母院尤爲歷史上著名的巨構。但那十六世紀哥特（Gothique）式的建築，專以雕鏤精緻，結構玲瓏見長，望過去究竟覺得她秀麗有餘，雄渾不足。而且聖母院距今已有三四百年，磚石顏色非常黯淡凋敝，缺乏美觀。內部光線尤不充足。聖心院同她相比，似乎有後來居上之勢。謂該院爲巴黎第一大教堂，想

不算過譽吧。

這聖心院前面，三座穹形的大門，其工程之大，先令人驚駭。門各高數丈，廣半之，完全以紫銅鑄成。雕鏤着宗教上的故事，人物數百，鬚眉畢顯，奕奕如生。進了大門，便是正殿，四排大理石文柱列成十字架形，這是教堂普通的款式，聖心院當然也不能獨異。殿之牆壁，鏤金錯采，地上鋪滿彩色花磚，富麗堂皇中仍有湛深高遠的意味。殿的廣大宏深，舉全法教堂，無與倫比。人置身殿中，如落於深谷，無論什麼偉大人物，立於文柱之前，自然會感到自己的渺小，無論什麼狂傲浮誇的流輩，到此也要氣餒頓滅，肅然生其敬神之心。

堂中不絕地有各國參觀人的腳迹，羅馬教的信徒，來此祈禱者也是終日不斷。在這個時代，居然還有這許多信仰宗教的人，這也是教人難以索解之事，他們若不是有神經病，定然是他們脊梁上負着一個

古舊的靈魂吧。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正是一個大動搖的時代，科學昌明，達於極點，新思潮風起雲湧，重新估定舊日道德法律的價值，掃蕩了習慣的障礙，打破了因襲思想的束縛，使人民高唱自由之歌，大踏向解放的道路上走去，已經是懿歎盛哉了！而科學最大的成績，是向宗教下總攻擊令，推倒神的威權，否認來生的觀念，生物學家告訴我們：生命不過是生物學上一件事實，人生原沒有真正的價值與意義。唯物論告訴我們：世界根本沒有靈性的存在，止有物質的運動，不但下等動物是機械，就是稱爲萬物之靈的人，也是機械的。人與動物之間，祇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性質的區別，便是人與木石無性靈的東西的相比，也不過程度的高下而已。定命論告訴我們：意志不自由，意志不過是一種必然的作用，有遺傳，教育，環境種種的關係，有什麼

因便生什麼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分毫不能差錯，我們爲善爲惡都是必然的結果，都是外鑠的關係，在道德上不必負什麼責任。歷史派的哲學家更說：聖經不過是古代民族空想的結晶，是荒唐的神話，是迷信宗教者無意識的所唱出來的詩歌，實際上人類腦子裏各種精神現象，都是想像構成的，離開了人，便無所謂偉大的神，我們若說上帝照自己的形像造成了人，不如說人照自己的形像造成了上帝。

好了！一切舊觀念都更改了！一切信仰都推翻了！一切威權都打得落花流水了！既然沒有所謂來生，何不痛痛快快的享樂現世？既然人的意志不能自由，善惡何妨隨意？人生百年，流光如電，及時行樂，豈可蹉跎。琥珀杯中的美酒，可以陶醉我們的青春，什麼立德立言，垂名千載，那裏及得美人唇上一點臟脂的甜蜜？靈魂上雖負如山的罪惡，也沒有懺悔之必要。殺人越貨，只須幹得祕密與巧妙，仍然是

社會的棟樑。但是恣情行樂，雖然快意，而酒闌人散之後，仍不免引起幻滅的悲哀。良心有罪，躲不了平坦時的自譴。汽車和摩托卡的星馳電掣，飛樓百丈之高聳霄漢，大都市之金迷紙醉，酒綠燈紅，只教我們的神經漸趨於衰弱。物質的慾望，與日俱增，而永無滿足之一日，健全的人都變成病的了，從前迷戀着文化中心的都市，現在渴慕着鄉村了，從前所愛的認為真實的現實生活，於今只感到牠的虛偽與醜惡，只感到牠之使人疲乏了。但陷溺已深，却又無法擺脫，於是種種失望，悲恨，咒咒都因之而起了。這就是現代人的悲哀呵！是科學的流弊麼？物質主義的餘毒麼？誰敢這樣說，說了你就得要得到羣衆對於你的嚴厲的教訓！

呀！這真是一個青黃不接的時代，舊的早已宣告破產，新的還待建立起來。我們雖已買了黃金時代的預約券，却永遠不見黃金時代的

來到。赫克爾允許我們破碎荒基上升起的新太陽，至今沒看見牠光芒的一線。於是我們現代人更陷於黑暗世界之中了，我們摸索，逡巡，顛躓，奔突，心裡呼喊著光明，脚底愈陷入幽谷，不甘爲物質的奴隸，却不免爲物質的鞭子所驅使，努力表現自我，而拘囚於環境之中，我的真面目，更汨沒無餘。實現與理想時起衝突，精神與肉體不能調和。天天煩悶，憂苦，幾乎要到瘋狂自殺的地步，有人說這就是世紀病的現象。現代人無不帶着幾分世紀病的。

其實天下無不了之事，這種現象任牠延長下去就是了，到了世界末日，不是一切都完結麼？偏偏有一班自命哲學家文學家的人，喫飽了飯沒有事幹，居然挺身而出，以解決現代人的苦悶爲己任；他們說科學不能解決全部的人生，所以又來乞靈於宗教，又說唯物論過於偏執，不能解釋精神現象，竟主張復爲神的皈依。托爾斯泰嘔心絞腦地

他的復活和藝術論。到後來爲實現他的主義，竟將暮景殘年，葬送於冰天雪窖。耶拿派哲學教授倭伊鏗，大談其精神生活，發表了我們可否還做基督教徒一文。其他如柏格森的創化論，詹姆士的根本經驗論，或根據宗教的精神，以確定人生的指歸，或闡明宇宙本質，發展宗教生活。立論雖有不同，間接直接，都主張宗教之復興，爲療治世紀病的良藥。熱心擁護科學的青年，雖大罵托爾斯泰爲卑污的說教人，柏格森不過是騙騙巴黎貴婦人的滑頭學者。但他們的學說，亦復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輕易駁牠不倒。就文藝而論，則自然主義的衰敗，新浪漫主義代興，心靈界的覺醒，神秘思想的發達，已經成了今日歐洲文壇顯著的事實。而宗教與科學携手的呼聲，轟轟烈烈的牛津大學舊教復活的運動，尤極如荼如火之觀，風雲會合之盛。物質稱霸稱王的時代，竟有人想從渺茫的精神界，探索殖民地，豈非咄咄怪

事？這是人類惰性的表現呢？還是精神與物質，究竟是兩件事，而且神的存在和靈魂不滅的問題，原是不能一概的抹煞的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只有請大家各用主觀去評判好了。

爲了以上的這些緣故，所以羅馬舊教於今有復昌的趨勢。歐洲教堂每逢舉行彌撒和瞻禮的時候，參與者還是填坑滿谷。平時也有許多思想特異的人物，到堂中來尋求宗教上的慰安。有的是戀愛的犧牲者，抱了一顆碎心，來申訴於上帝座前；或者心裏有所不安，借此傾吐壓積於靈魂上的苦悶；或厭倦於現實生活，來此清虛之府，暫憩塵襟。在這個巴黎聖心院大殿上，亦常見有青年詩人，妙齡少婦，長跪神龕之下，潛心默禱。也有白髮盈頭的老人，雙手扶頭，坐着沈思，一坐總是半日。他們暮景桑榆，百念灰冷，過去的悲歡，一生的憂患，已不復滯留於記憶之中，唯以一片純潔的心情，對越上帝。那種

虔誠的情況看了真教人感動。

聖心院正殿的後面及兩旁，小堂無數，供奉聖母馬利亞，聖若瑟，以及諸宗徒諸聖師之像。有一個小堂供奉着一個聖母像，像之美麗，恰當得金容滿月，妙目天成八字的批評。這像腳踏地球，身畔雲霞成陣，衣袂飄然，好像要向天空升起。雖是雕塑而成，而其神情之溫肅，恣態之生動，望去好似活的一般。一切聖母像中，這像可爲第一。像前有一架鏤金嵌寶的銅燭盤，長日輝煌着長長短短如銀的蠟燭，可見來此祈禱者之多。其旁坐着一位黑衣老修女，專司售燭之事。

有一天，這聖母小堂裏來了一個西裝的中國女青年，身裁中等，雖不甚瘦，看去却有一種怯弱的態度，臉上無甚血色，眼光淒黯，似乎抱有一腔心事。她走到銅燭盤前，問老修女要了一枝最長的蠟燭，

點着了火，很小心地插上那燭架。這個中國女郎不知是否情場失意，或者受了什麼時代的創傷，也不知是否喝了現代哲學家的迷魂湯，或被玄學鬼所蠱惑，總而言之，她到這小堂舉行獻燭禮，便可以知道她也是那些脊梁上負着古舊靈魂的同志之一了。

老修女一面接錢，一面將驚異的眼光望着她：

——小姐，你想是一個中國人？

——是的，我原籍是在中國。

——你到法國幾年了，在什麼地方讀書？

——三年半了，一向在里昂讀書，現在因要回國，所以到巴黎來旅行一趟。

這中國女郎不問而知是醒秋了。

醒秋好好的在里昂求學，爲什麼跑到巴黎來呢？更爲什麼說到

要回國的話呢？原來那年的春天——她到法國第四年的春天——她接着父親來信說母親又病了，吐了好幾次血，醫生證明是虛癆症。父親又說母親的病，固由悲悼長子，憂慮幼兒而來，而一半也爲了女兒婚姻問題操心的緣故，她若再淹留海外，不肯回國，母親的病恐怕要更加重的。醒秋那時正深恨叔健，又正在和家庭賭氣，一聽婚姻問題四字，便覺異常刺心。而且她素知父親說話，有些言過其實。母親三年以來差不多天天患病，她早已聽慣了。這一次聞母親吐血，雖然焦心，但究竟疑心是父親故意嚇她，勸她回國結婚，所以她還沒有決定東歸之志。

過了一月有餘，父親又來信了，信中措詞，甚爲沈痛，他說母親吐血不止，醫生斷定她的肺病發生甚早，現已到了第三期，已無痊愈之望。女兒若早日歸來，母女尚可相見一面，不然恐怕她要抱憾終天

了！大姊來信也說母親病勢甚為沈重，看來凶多吉少，亟盼妹歸一見。至於婚姻問題，聽妹回國自主，家人決不勉強，請勿以為疑云。醒秋讀信，知道母親病重屬實，不勝悲傷與焦灼。而舊日『預兆』的恐怖，又來侵襲她的心靈。三年以來她常常為這預兆提心弔膽。雖然後來皈依了基督教，但這個迷信的根株，仍不能拔去。她只覺那兆頭很是不祥，雖已應驗了幾件事，而最後不幸，恐怕還是不能避免。

這是定數吧，定數真是難逃呵！『預兆』暗示她不能和母親相見，那一定是不能和母親相見了。那怕她乘坐飛機，立刻飛回家鄉，母親也許於她到家五分鐘前咽氣！她想到這裏，渾身血液冰冷，背上冷汗直流，呆呆坐在那裏一點也不能動了。

她最怕的是變遷，更怕的是骨肉間的變遷，人生不能與家人時常團聚，終不免有遠遊之舉，但遠遊歸來，星移物換，如丁令威化鶴之

故鄉，城郭如故，人民已非，荒煙蔓草之間，但見纍纍殘塚，那時候的心靈是如何的淒涼慘惻，便真做了神仙也是無味。

她少時讀杜甫的無家別，記述一個戰場敗卒，數年之後，遁回故里，田園荒蕪，隣居星散，而唯一親人的老母，亦已歸於泉壤。她讀到『……行久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嗚，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幾句有力的描寫，每發生強烈的感動，這雖然是當時社會問題，也是人類永久的悲劇，在這個形質的世界中，悲歡離合的定命下，人生終不免要遇着這種慘痛的命運呵！

她又讀過哈葛德紅星佚事的譯本，這本書的事實，是根據荷馬的Odyssey一詩而成。她未曾見過原詩，不知哈氏小說，有否穿插鋪張之處，但譯本筆墨，確乎古雅可誦。其中紀阿迭修斯（Ulysses）航海回家

數段，極爲動人，她記得的是：

……阿迭修斯不遑別舟人，亦不返顧，卽抱樹枝，一動蕩間已至岸次。旋跪地上，以口親土，取外衣覆其首，作頌禱詞，祝家中愛妻稚子無恙。願禱詞乃無一語受戕於天，蓋予奪之權，固秉在帝心，然欲填地下之缺憾，則其事亦正未可冀耳。

……既登山，思先造其僕牧人之廬，一詢家耗。自山崖下瞰，見其屋儼然仍在，願豚柵已破，茅屋簷中已無炊煙。逮近就之，亦不聞犬聲之吠生客。道路廬舍，茂草蔓生，境至清寂，卽耳至聰者，亦不能得一足音。牧人廬扉大闢，而其中洞黑無物，但有蜘蛛作網暗中，知無人入此室久矣。阿迭修斯呼嘯數四，都無應者，惟空谷反響，窈然如語……

阿迭修斯出至陽光之下向伊色加城而進。在山上見海光灩灩，仍

如昔日，惟少紫帆漁艇，往來水上耳。此時田間禾麥當熟，今則彌望皆蕪草繁生。山下坡徑起伏，路半爲赤楊之林。有噴水出自佞孚古泉，淙淙然注石盤中，而無提空甕行汲之女郎。盤亦殘破，蝕於莓苔，其色黝黑。水四流石隙中，奔竄入海，泉旁亦無行人之供品。佞孚祭壇中，神火早已熄滅，荒草芊緜，蔓生贖灰之上。當日磔祭之石，已爲薜荔所藏，不可復見。

阿迭修斯心大動，未幾已近其家，牆根屋脊，聳然在望。急趨就之，則了無人煙，庭間滿生雜草。是中舊有袖斯大神之壇，今已無見，但留一斑駁之大阜，其色黑白相間，異於凡土，有粗草生之，疎疎如癩夫之髮，阿迭修斯見狀股栗，以黑土之中赫然覩死人之焦骨，逼視之則大阜非他，皆男女焚餘骨也；此處殆爲瘞尸之所，以遭大疫，死者強半，乃以火葬了之，餘則逸去，故全島闕寂無人。人家戶

牖皆啓，顧不見人之出入。廡舍亦闐然如死，似其居人。

阿迭修斯倚林危坐，憶及前遊老犬愛而戈歡迎之處；而犬亦遂死。忽陽光射及阜上，覩一物賸灼作光，阿迭修斯擦之以杖，鏗然有聲而滑，拾視乃一臂骨，上束金環，鎖鑰已半。環有銘曰：『伊克摩利阿遺予』阿迭修斯見之立蹶于地，匍匐尸骨灰中，知此劍爲其妻不納羅普故物，昔購諸亞斐爾者，爲當日新婦之飾，而此皓然白骨，卽當年玉臂也。大戚而哭，力盡乃顫，舉手向空而捉，狀如中魔。力撮腐尸之灰，撒諸頂，髮爲之污，自嚙其指，而詛天帝與運命！

方伏地時，日光赫然照臨其上，而人不動，未幾薄暮，涼風吹動毛髮而人不動。覺極波濤之惡，與搏戰之凶，憂患此爲第一。已而日墜，光線漸闕，銀黃微月，出於東方，夜鳥鳴聲，自遠而近……

醒秋讀了這幾段的描寫，玩味着阿迭修斯的悲哀，只覺茫茫萬古

之愁，齊集方寸。人生不幸雖多，人生的滋味，也有甜酸苦辣之異。但像老杜的無家別裏的主人，和遠遊歸來，人亡家燼的阿迭修斯之所遭遇，滋味真出於甜酸苦辣之外，其不幸也可謂至極。她想：假如我處他們的地位又怎樣？吓！我只有自殺！

昔日戲言身後事，今朝都到眼前來！她的心靈，滲透了非甜非酸非苦非辣的汁液。她總是想着她回家後所見的止有靈幃寂寞的景況，她雖不願意這樣想，但總不能將這個印象驅逐於腦海之外。

那是她的老牌氣，平時將神撒在一邊，一到憂惶無措的時候，又抓住他不放，她又熱心的來奉事神了。自從正月間聞母親病耗以來，她一直祈禱着沒有間斷。白朗見她對於宗教的信仰，熱而復冷，冷而復熱，如大江潮汐，漲落無恆，不知她是什麼理由，她對於這位中國朋友，只有高深莫測之感罷了。

現在她心思愈爲撩亂，再也不能說什麼求學的話。在藝術專門學校習木炭基本畫，她從來沒有用心畫一筆，終日垂頭喪氣的枯坐發怔。等到要交卷的時候才亂塗一陣，胡亂交去。所以幾次小考，她總不能升班。

等到第二次接到母親病重之信，已在四月的時候，她決計於一月內東裝東歸。無論法蘭西文化之如何教人迷戀，無論回去後要經歷什麼困難，她也是非回國不可的了。

既然決計東歸，法蘭西今生自無再來之望，則世界著名的花都，不可不去觀光一次，所以她現在到巴黎來了。

初到巴黎的兩天，她的腳迹，只出沒於各大教堂之中，爲她母親祈禱。後來聽說巴黎聖心院爲近五十年來最新的建築，工程極爲浩大。她不遠數十里，轉搭幾道電車，來到蒙馬特爾山上。

話再說回來吧，醒秋將那枝蠟燭插上燭盤之後，便伏於祭台之下，祈禱起來了。她道：

——聖母，你是天上至尊至貴的皇后，但也是我們衆人的母親，你是極仁愛的，極肯憐憫你的兒女的，請你傾聽我的祈求吧！上回，我母親病了，我懇求你的聖子，得以痊愈，但她現在又病了，病得很危險，我心裏十分憂愁，我只有請你向聖子轉求，更賜她一回勿藥之喜。

你的威靈無所不被，你的智慧，無所不知，我也不必向你介紹我母親的平生了。那善良的可憐的婦人，她的病都爲兒女而起，你，聖母，你也做過母親的，你是深深了解母子之愛的；當你的兒子被人釘在十字架時，你倚於馬爾大姊妹肩頭，不是心摧腸斷，哀哀欲絕嗎？你兒子的手足貫乎三釘，你的心肝洞於七劍；你兒子頭上戴着棘冠，你

的心肝也就撞了一圈玫瑰。玫瑰也有刺，這是愛的刺，一顆心被愛刺傷，是無法治療的呀！

利劍也罷，玫瑰花圈也罷，我母親的心，不是也穿扎着圍繞着這些東西的麼？冢子的死，幼子的病，愛女的遠別，一切家庭的不幸，都像劍和棘刺似的向她的心猛烈地攢刺，教她的心時常流血，我相信她的心是和你的一樣洞穿着的，『棘心天天，母氏劬勞，』斷章取義，豈不隱相符合？可憐的做母親的心呵！

她又更迫切的流着眼淚續繼禱告道：

——我是一個負罪的人，母親的病，到了這樣地步，我敢說與我完全無分嗎？我好像當年的聖奧斯定爲遂自己求學的野心，拋撇了他殘年的母親，遠遊於羅馬。我雖不似吳起聞母喪而不歸，但知道母親幾次重病，知道她日日盼望我的歸來，我還要淹留於法國。總說一句

話，我是不該到法國來，我來法之後，精神日夜不安，一句書都沒有讀到，只在『涕淚之谷』裏旅行了三年，能不說是我應得的懲罰呢？至於婚姻問題的波折，雖然不是完全我的過錯，雖然我曾極力制住我的情感，不教母親傷心，然而因為我不善處置之故，多少曾教她爲我擔憂嘔氣。噯！聖母，仁慈的聖母。我不能更向你訴說我的悔恨了！我只有祈天永命，使母親轉危爲安，使那可怕的預兆不致實現，我無論再受什麼磨折，也是心甘情願的了！聖母，請你哀憐我吧，請你俯聽我的至誠吧，你是啓曉時的明星，我行於黑暗之中，只有你能給我光明；你是黃金的寶殿，耶穌生長在你懷抱之中，你說的話，他無一不納；你是病人痊愈的希望，在露德曾大顯靈蹟，我請將母親託你；你是憂苦的慰安，惟有你能拭乾我的淚痕！

.....

醒秋在聖心院聖母小堂裏，足足停留了一點鐘，那枝蠟燭也已燃完了小半枝，看看腕上的小表，短針已指五點，知道天時不早，才起身出了聖堂，又到各處參觀了一下，大殿上祈禱了片刻，始走出大門，忽忽下山而去。

十四 法京遊覽與歸國

既到巴黎，巴黎的名勝，也不可不略為遊覽，一兩天後，醒秋不再將她的光陰犧牲於教堂裏了。她獨自自由里昂到巴黎並無遊伴，只帶着一本巴黎遊覽指南，在街上亂撞。迷了路的時候，路旁的警察便是她的引導人。巴黎的巡警雖都巨靈似的雄壯可畏，性情却很溫和，而且都受過嚴格的訓練，憑得幾國的方言，指導人的時候，和顏悅色，一點不露厭煩的神氣。有時為指示一個地方，往往打開衣囊裏攜帶的地圖，查閱至一刻鐘之久，或陪伴客人，接連轉幾道街。決不像上海警察，逢着人問路的時候，指東畫西，隨口亂答，誤你的要務。

醒秋為在巴黎不能久留之故，所以遊覽的方法，也講求得極其經

濟，她照遊覽指南所示，將巴黎分爲八區，每天遊一區。按圖索驥的逐一拜訪那區內的名勝。一天之間，可以經歷八九處地方。雖然走馬看花，不能詳細領略那些名勝的好處，但巴黎的盛況，她總算得其大概了。

巴黎愛飛兒鐵塔 (La tour eifel) 是世界聞名的最高之塔，醒秋少時讀康有爲歐洲十一國遊記每每心向往之。現在真個身到蓬山，頗有聞名不如見面之感。那塔高約百餘丈，乘電機以升降，置身塔巔，可以引起飄飄凌雲，羽化登仙的意境。覺得『側身送落日，引手攀飛星』的兩句詩，還不足形容這座塔的高峻。不過這種建築，究竟是現代物質文明的結晶，比起那尼羅河畔突出黃沙綠欄間的金字塔，怕大有雅俗之別哩。

從鐵塔高處，俯瞰巴黎，巴黎成了一張縮寫的地圖。——一張着

色的美麗圖畫——弓戈場（Place de Concord）是全世界聞名的大場，只成了碟面大小的一方。素號爲立在路的這一邊望不見那邊人影的恩脫爾梵大路，竟變成一條窄窄的衣帶。道上奔馳的車馬，有如成陣的趨羶之蠅，至於行人只好說是螻蟻罷了。巴黎的屋宇，大都是赭瓦紅磚的建築，護以葱葱的綠蔭，既富麗而又雅緻，色彩非常調和。但立在鐵塔之巔，屋的顏色和樹的顏色都分辨不清了；不但分辨不清，樹的顏色好像經了水的潤和，竟合屋的顏色滲在一起，眼前只看見一派暈暈的紫霧。人說巴黎如海，從高處看來，巴黎果然像海，像倒蒸於絳霞光中的碧海！

醒秋又到過拿破崙第一的寢陵，深紅色大理石棺中，藏着那龍拏虎躍蓋世英雄的遺蛻。她憑弔之餘不禁引起無窮的感慨。記得曾在什麼地方看見一幅畫題爲『最後的印象』La dernière Vision 拿破崙身著寢

衣，懨懨一息地躺在病榻上，胸前放着他的寶劍和雄冠，頭上盤旋着一隻大鷹，這是表明他臨死時腦筋裏還湧現他平生的夢想。想這位著名的侵掠家在世的時候是何等的野心勃勃，何等的渴盼着光榮的實現。他叱咤一聲，風雲變色，玉斧所指，金城爲摧，他的鐵騎，會蹂躪過全歐的土地，他的戰績，曾造成法蘭西歷史無上的榮光。然而當兵敗受擒之後，囚籠絕島，暮境淒涼，遙望故京，奮飛無翼，只好將一生席捲全歐洲的雄心，深深埋葬於瘴日煙波之下，英雄末路，又何其可憐！

黷武窮兵的政策，雖可以收效一時，到頭未有不失敗的，前之拿破崙，後之威廉第二，都是絕好的鑑。但現在一般帝國主義者還在拚命講究堅船利砲的主義，實行壓迫別個民族的政策，將來終不免像拿破崙和威廉第二的收場吧！咳！帝國主義者們，何時才能打破你們

的迷夢呢？

不過我們中國人若因為帝國主義將來總有失敗之一日，便袖手旁觀地等待他們末日的到來，那也是不對的。帝國主義的自身是不能失敗的，必定要我們加之以正義的懲創，他們才能失敗。他們講究堅船利礮，我們也講究堅船利礮，他們提倡愛國，我們也提倡愛國，若是四萬萬同胞個個肯為中國死，中國就脫離帝國主義的羈勒了。我們希望中國人個個成為愛國男兒，更希望中國出一個拿破崙華盛頓林肯混合起來的大英雄，先以強大的武力衛護中國，繼以民治的精神治理中國，終則本解放黑奴的人道主義，解放全世界倒懸的弱小民族。這是醒秋在拿破崙陵寢中所得到的感想。她究竟是一個崇拜英雄和天才的主義者，雖不贊成拿破崙的侵掠政策，却不能不讚嘆他的偉大和光榮，所以也希望中國生一個拿破崙。

她又參謁過法國名賢墓，在地洞中對那些長眠的名人致敬。摩挲大戰時無名英雄的心瓶。也曾於大皇宮前 (Palais Royal) 遙望那佳氣鬱鬱的凱旋門和像一道黃金色霧似的立在夕陽光中的埃及方尖塔。在魯渥爾博物院 (Musée du Louvre) 遍覽全歐最富的寶藏和藝術的精華。在國立歌劇院 (L'opéra) 和奧戴翁 (Théâtre de l'Odéon) 聽歌劇和看古裝劇。拜訪置俄的故居，參觀過羅丹雕刻院。八天之內，她遊歷了巴黎四十餘處名勝的地方。

後來她又遊到巴黎附近的楓丹白露和威爾賽離宮去了。那兩所離宮，都是法國全盛時代的建築，其樓閣之壯麗，陳設之宏富，銅像之莊嚴，噴泉之奇幻，園林之幽蓊，徑路之曲折，雖中國的三都兩都，阿房之賦，迷樓之記，也不足形容其萬一。康有為曾說世界宮殿建築之美，以中國為最。醒秋在北京讀書時，也曾遊過太和和文華武英三

殿，從前極震驚於牠們工程的浩大，以康有爲的話爲可信，但自從見了法國魯易十四遺殿之後，對於南海的話，便不免要提出抗議。爲什麼呢？中國的宮殿，注重對稱之美，原有牠的特色，但不知藝術的優美，已於無形間犧牲於單調的莊嚴中了。而且那翼然的殿角，屹立的牌樓，不調和的丹臺黃瓦，只不過表出帝王的殘暴和淫威，以及用強力憑陵兆民養成的尊貴；牠只能使我們震驚於牠建築形式的宏壯，只能使我們感到沈重的帝制氣壓，却引不起我們光明愉樂的藝術快感來。西洋宮殿，莊嚴亦自莊嚴，但另有一種藹然可親之致，這或者因爲西洋的君主，原不像我們東方帝王把自己巍巍乎尊得像帝天一般，所以房屋的表現，也就呈出一種不同的氣派來吧。

在離宮裏，醒秋最記得清楚的是魯易十六皇后的一張御榻，錦幄金鈎，窮極奢麗。看了可以想見她那時生活的一斑。這位風流放誕皇

后，是巴崩朝的禍水，是法蘭西大革命的導火線，是魯易十六斷頭的原因。歷史上說她秉性輕浮，好弄權變，玩魯易十六於股掌之上，常呼他爲『可憐人』。相傳她有一次蒙了假面跑到公共劇場跳舞，被人識破，從此佻達之名大著。當時宮庭的奢華，出於人思議之表，別的不說，皇后每星期要御珠履四雙，侍女售燼餘的燭頭，每年可得一百二十五萬佛郎的收入，也算駭人聽聞了。唐明皇時宮女數萬，日進煙螺六石爲畫眉之用。宮庭奢侈軼事，中外真足媲美。

那時法國財政困難，飢饉屢至，貧民困苦萬狀，而宮庭仍濫費無度。雖以著名理財大家Turgot爲財政大臣，也弄得束手無策。加以其他種種原因，終於激成法國的大革命。魯易十六被弑之後，皇后也被捕下獄。巴黎臘人院有皇后在獄時的臘像，小室一間，方僅尋丈，圍以鐵柵，室中一榻外無他物。皇后作女尼裝束，立於小榻前祈禱。柵

外兩個紅衫的兵看守着她，附耳門上，作竊聽之狀。其景現極爲淒涼。要是先看了 *Vierge Leberun* 夫人替皇后盛時繪畫的油畫像，（現在威爾賽離宮）再看臘人院裏的寫真，誰能相信她是一個人呢。

還有楓丹白露宮裏奧公主（拿破崙第一的皇后）的浴盆，本來是魯易十六皇后的，拿氏娶奧公主後便將牠搬到這裏來。醒秋看了不禁聯想清華賜浴的故事，『溫泉水滑洗凝脂』她唸着這句詩在浴盆旁徘徊良久。

再者她小時在小學裏讀書會讀過薛福成巴黎觀油畫記，心裏很羨慕，到巴黎後到處打聽油畫院，竟沒有人知道。到楓丹白露離宮，看了壁畫，恰是普法戰爭的故事，才知薛氏所見者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那些戰爭畫雖出名畫家之手，但比之魯渥爾所藏各種名貴絕倫的畫幅，究竟比不上。薛福成遊法時魯渥爾想也到過，他對於魯渥爾所藏

不知讚美，却把那些頗帶俗氣的戰爭畫極力形容一番，可見他審美的眼光，不大高明。

更有魯易十四和馬丹曼德儂的軼事，她也在中國讀了許多。他們的遺跡都收在威爾賽離宮裏，現在拿來和她所讀過的書一一印證，到也興趣無窮。

醒秋白晝在外邊遨遊，晚上便回到拉丁街一家旅館裏歇息。旅館的隔壁是一個跳舞場，每夜音樂喧闐，歌聲鼎沸，吵得她不能入夢。她半倚着枕頭，眼睛雖然閉着，心却清清爽爽的醒着，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都像潮水一般在她腦海裏翻騰起伏：她想念她的病重的母親，不知現在怎樣？想那回國後的叔健，恨他的冷酷無情不解人意，但說也奇怪，她對於他偏還有一種自己也不能解說的眷戀情思。叔健在她想像裏似乎成了兩個迥然不同的人物：一個是叔健的本人，是具體

的，是這兩年以來給與她許多精神痛苦的；一個是她理想構造成功的，是抽象的，是她戀愛的幻影；這具體的叔健和抽象的叔健輪流在她腦中湧現，教她惱恨一回，思念一回，決絕一回，緊戀一回，到後來兩個叔健的影子混和起來，模糊起來，融成一片，她恨也不是，愛也不是了。

她細細考慮自己的將來，回國之後，家庭不強迫她和叔健結婚嗎？她與叔健的感情，已經完全決裂，不但她痛心刻骨的恨他，他接到她最後的絕交書，也像很着惱，雖然勉強來了一封解釋的信，但回國之後修忽半年，沒有一個字兒來。愛情有如白璧，一碎不能復完；愛情又如一個美妙的夢，醒過一番之後便不能更續下去，續了也無復餘味，她今生是不能更和叔健結婚的了。勉強結婚，將來定沒有愉快的結果。

但是，她將來的問題究竟怎樣解決呢？進修道院吧？她決定皈依羅馬教時，曾有過這樣的念頭，因為她贊美修道士們虔潔嚴肅的精神，以為有無上之美，而且為解除自己精神痛苦計，又想借宗教為安身立命之地。再者白朗更說要到中國去傳教，白朗是她平生第一良友，她愛她，願意一輩子和她同處，白朗若肯到中國，她也可以出家的。

不過這棄俗潛修的念頭雖然曾一度在她腦筋裏活動，不久便冷淡下去了。前面已經說過，醒秋原是一個多血質的人，富於衝動，每每以一個衝動決定了她一生的命運，她的信仰羅馬教是一個衝動，她想修道也是一個衝動，前一個衝動是實現了，後一個衝動才發動便消滅，這是什麼緣故呢？

原來修道院規律的嚴肅也決不是她所能忍受的，本來她脫離紅塵的動機，想借道院清淨的歲月，和緩她緊張的心絃，她雖說她出家即

等於自殺；其實她尙在青年，求生的慾念甚強，受了挫折，便想在別處另尋出路，換言之，她豐富的情感，仍要求有發洩的機會，她的心情不是要收斂，其實要解放。她不是求死，其實是求生。若是天主教的修道士也和佛教的出家人一樣，六親無累，萬緣皆斷，晝則芒鞋破鉢，到處隨緣，夜則古佛青燈，蒲團靜坐，這閒雲野鶴的生活，這落花流水的行止，何等的蕭閒，何等的自在，何等的富於詩意；這樣的出家，她倒樂意。但天主教的修道却非如此，無論男女修士除了巖棲壑處的隱者外，——中世紀時才有，現代也沒有了，而且隱士們的刻苦精修恐怕也不是佛教的苦行所能比擬。居處都有一定的寺院，有一定應守的規則。修士對於院長絕對服從，出必告，入必面，一舉一動，不得專擅。而且嚴齋虔禱，苦身克己，種種戒行，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的。獨立不羈的她，自由慣的她，能忍受這樣的拘束嗎？不

能，無論怎樣，不能。她的性格豈但放縱隨便而已，而且極嬌嫩，受不得一點辛苦，也受不得一點磨折，無論心靈或形體方面。看了白朗馬沙的好模範，也想加入她們的團體，肩背上負荷着沈重的十字架，脚踏着荆棘，向卡爾佛里勇敢地進行，但她自己知道不能這樣幹，這偉大的志願在她頭腦裏像一現的曇花，以後永無消息。做一個守死善道的宗教家，談何容易？況且她原是一個懦怯的靈魂！

即說她能殺收斂心情去修道，還有一件東西，她却不願意拋棄，這就是她愛美的情感，這是她性靈中最美麗的花，她要讓牠好好地發榮滋長，不願置牠於冰天雪窖使牠枯萎。

這愛美的情感包括極廣：如文藝的欣賞，音樂的陶醉，一花一草的怡情，壯麗山川的遊覽，奇珍書籍的披閱，知心朋友的密語，都不是修道院中所能享受的權利。她又愛為文字的創作，但據她淺薄的信仰

經驗而論，宗教的虔誠和文藝的靈感，實處於背道而馳的地位：任何文學家要寫一首詩或一篇優美的文字，他的情感必激發動盪到最高點，才有創作的 ability，所以文學家的情感要有機會使牠常常熱烈奔放，不受一毫羈束。宗教家呢？他們的生活怎樣？時刻講究正心誠意的功夫，終身從事於靈和肉的爭戰，朝朝暮暮的祭獻，祈禱，他們對神的虔誠增加一分則他們的心情也緊斂一分，他們將一切的慾念，活活釘死在十字架上，信德雖是完全，情感却枯萎了。再者文學家或藝術家須有排斥一切唯我獨尊的精神，如天馬行空，如威鳳翔於九霄之上，中國的李太白，英國的擺崙都有這種氣度，所以他們的作品，也都不凡，宗教家精神上自己加上重重的桎梏，意氣不能飛揚，思想當然也就不能活潑。她相信那哀感頑豔的情緒，沈博絕麗的文章決不是戒律謹嚴的高僧所能有或能做的，坡叟哀 (Bourne) 止能做他的哀誄文

(Les oraisons fanebres) 至於給哀綠綺的情書還得讓阿伯拉來寫，漫郎攝實戈也得讓 Prevost 教士來創作吧。烏目山僧頗能吟幾句好詩，但斷鴻零雁記以及『春雨樓頭尺八簫』便只能教那飲酒食肉的曼殊和尙專美了。她羨宗教的莊嚴，又不能忘情於文藝的超逸，希伯來與希臘思潮的衝突，不知曾使多少有爲的人物，陷於慘澹的一生，曾使無量數聰明之士，終身徘徊於岐路，現在這位中國青年也在這旋渦裏轉着，這新鮮的滋味，不是親自嘗試，又那能知道？

再者醒秋想修道的本意，不是想借此安慰她苦悶的心靈嗎？白朗和馬沙神樂洋洋，她是非常敬羨的，她以爲一皈依於神，便可以得到這同樣的愉快；想不到她皈依之後煩惱比前更甚，『神樂』沒有求得，反而得到『神枯』，想向光明的天國奮飛，反而愈向地獄陷落，愛情的創傷，未曾痊愈，却更加了智識與信仰衝突之苦，有時她連飯

依的件事都引爲非常的懊悔，別說進修道院了。煩悶襲擊來時，世界茫茫，尙無埋憂之地，那一角圍牆裏的沈悶歲月，她那能禁受？

她思前想後，不嫁，修道又不能，回國之後還以從事著述爲唯一良策，她的哀怨，她的愛戀，她不幸的命運，她芳馨淒豔的情操，都可以借文字發表出來，文學是她最佳的慰情者，最相宜的終身伴侶。

她的身世是個闕陷的身世，但闕陷也未常不美，希臘美人的石像，羅馬古宮的斷址頽垣，荆棘裏的銅駝，隋堤的衰柳，正因其闕陷而成了後人的詩料哩。而且她不必和一個男人結婚，她心裏却可以愛一個男人，這男人是誰？還是叔健。她已經深恨叔健了，爲什麼還愛他呢？原來她又有許多奇妙的解釋：他所愛的叔健並非叔健本人，却是她那理想所構成的神祕影子，叔健本人便說是溫柔可愛和她沒有惡感也不及這神祕影子可愛的百分之一，因爲這影子是她的幻想，她的

柔情，她的愛，她的夢，一點一點塑造成功的。這是她戀愛的偶像，她會用心靈擁抱他過，又曾以眼淚澆他的足，用頭髮去擦乾。

這偶像是完全的，偉大的，聖潔的，不但叔健當不起，恐怕這世界裏沒有一個人當得起吧。不過她除叔健之外，沒有認識別個男人，沒有將愛情向別人輸注過，所以勉強抓住了叔健的名字，題上她的偶像罷了。人們的愛情對象有兩種，一種對象是人，是男子所崇拜的女人，是女人所戀愛的男子；一種對象是什麼，我說不出，總而言之要比自己高尚，要比自己神聖過幾千百倍，所謂男女間的貞操，信義，悲壯哀艷，可歌可泣的愛情的犧牲，都是爲這項對象而發。愛情有了這項對象，那愛情才純潔，才高貴，才屬於靈，否則只是卑陋的肉感而已。

騎士時代英雄，崇拜一個大家閨秀將她的名字寫在深山的樹上，

除自己外，不讓一個人知道，或者也不讓他的戀人知道；也有俠士爲捨己成人之故，悶死自己的情愛；也有愛人不幸短命，終身一曲雉朝飛，不再別尋鴛侶；也有許多的女子，情人雖然負了她，她心裏還保存以前的愛念，因爲她所愛的並不是那個負她的人，却是她從前愛情的寄託者。有人說這是『自我戀』的發展，那也未常不可，不過說牠是第二種愛情的對象比較妥當，比較切合。更擴而充之，那些熱心愛國的志士，爲全人類服務的仁人，也都是這項情感發達的緣故呢。

可恨中國人腦筋過於簡單，過拘泥於實現的生活，對於這種優美的藝術情感，不大了解，動不動要搬些什麼弗洛德的學說來解釋一回，醜化了美的人生，損壞了美妙的詩趣，真真煞風景！

醒秋決定自己前途之後，潮湧般的心緒，略爲平靜。她在巴黎逗留了天，又到瑞士忽忽打了一轉。因爲懸掛母親，湖光山色無心賞

覽，只去了兩天便趕回里昂。收拾行李，船票已由海外大學代購，辦了護照等等手續，動身之日和中法朋友鄭重分手，趁火車赴馬賽上船。白朗那晚送她於車站，含着眼淚，叮囑她途中保重，又教她無論如何，不可忘記了宗教的信仰，醒秋唯唯聽命。白朗又送了她十幾本宗教書籍，使她途中得以消遣。又囑她回國之後，時時溫習法文，和她勤通魚雁，不要將幾年辛苦換來的東西付之遺忘。醒秋也答應了。

初夏的傍晚，馬賽碼頭有一隻大船出口。船上許多人向岸上送行的親朋，頻揮手巾，以示惜別之意。三層樓鐵欄之畔，立着一個中國女青年，那就是醒秋。她眼睛也望着岸上，雖然沒有一個送別的人，但她也有無限惜別的情意留給她羈留三載的法蘭西。

她立於欄旁，以她手靈的手，向馬賽揮着，默默地祝禱道：

——別了！法蘭西，你是我第二故鄉，三年作客的可愛地。我的

雖然也曾到過別的地方，但居留里昂最久，所以里昂給我的印象，尤爲深刻：聖蒂愛納的古堡中，金頭公園的湖畔，虹河的橋上，福衛爾大教堂裏，一花，一草，一瓦，一石，一片晴波，一天夕照，都有我鄉思的顫動，初戀的迷醉，哭兄憶母的淚痕的漬染，傷春情緒的縈繞，虔誠祈禱的遺音，……你雖然會給我許多眼淚洗面的歲月，也給我許多永不能忘的歡樂。我有時懊悔來你這裏，空拋擲了三載韶光，換得一腔悲痛回去，但我也在你這裏得了無數人生的經驗，所得也未常不償所失。別了，可愛的法蘭西，今生今世，我或者不能再看見你，但我將永遠寶貴着你所給我的記憶，我的夢魂或者還會飛渡大西洋，和你時時相見。

別了！白朗女士，我親愛的教師，我義重如山的朋友，我和你同處二年，你的人格，真影響我不少。你想我皈依於你所信仰的神，費

盡心血，現在你總算將我勸服了。這年頭正是基督教在中國遭厄的年頭，我皈依之後在法國已爲同國人所誤解，雖然他們沒有顯明的攻擊我。此番歸去，說不定還有許多迫害等待着，但前途無論如何艱險，我必堅貞自誓，永永不改初衷，那是我對於神的忠實，也是對於你的信義。

雖然你我國籍不同，種族各異，但我們同具一顆『人類的心』我們的性靈因此遂無隔閡，我想世界之所以成爲世界也是全靠這顆偉大的『人類的心』維繫着吧。你會像愛骨肉一般的愛我，我又安能不犧牲一切來報答你？別人的非笑，我那能管得許多，而且又何必去管。別了！親愛的朋友，希望你時常爲我，爲我最愛的母親，最慕戀的祖國祈禱，我也爲你祈禱，我們形體雖隔，精神仍可互相交通。這個世界裏即不能相會，將來還有相會的時候，那是我所堅信的。

別了！法蘭西！

別了！白朗女士！

.....

碧綠的海波裏，蕩漾着黃金色的夕陽，一縷濃煙，斜拖水面，直拖到馬賽岸上，那景况依稀和那年醒秋和海外大學的同學自上海放洋相似。但來時歡笑，去時悲哀，來時抱着無窮希望，去時帶着一顆碎心，這是不同之點。汽笛聲中，那隻大船載了幾百客人，和無數離愁別恨，向漫漫大海東去了！

十五 一封

某年上海黃浦江畔某大工廠職員住的樓上有一個青年工程師，躺在椅子上像在休息的樣子。這青年剛剛下工，到房裏用面巾拭去頭臉上的熱汗，燃起一枝雪茄吸起來。吸了一會，起身想赴浴室裏去沐浴，忽然他的眼光瞥射到桌上新送來的一封信，於是他不想赴浴室了，將雪茄煙向煙盤輕輕叩了一下，叩去煙灰，重新啣在口裏，返身坐在椅子上展開那封信靜靜地讀起來。那信上寫道：

親愛的叔健：

在上海和你分別後忽忽過了一週有餘了，我經過四晝夜車舟的勞頓，幸於大前日安抵故鄉。母親的厝所，也已去過幾次，差不多每

整天的光陰，都消磨在那裏。母親在世的時候，我年年出外讀書，依戀膝前的時日極少，現在雖想多陪伴她一下，然而她已長眠泉壤，我喚她她不能答應，我哭她她不能聞知，悠悠蒼天，綿綿此恨，健，你替我想。

今天是清明節，我是特爲了這個節日回里掃墓的。我並沒有循世俗習慣：焚紙錢，設羹飯，使我母親亡靈前來享受；清曉時，家人都未起來，我走到園裏採擷了不少帶露的鮮花，編成一個大花圈，掛上她的殯宮。一朵朵濃黃深紫都是我血淚的結晶，春山影裏，手撫冷牆，恻情一慟，真不知此身尙在人世。年來悲痛鬱結，寸心爲之欲腐，這樣哭她一場，胸中反略覺舒暢。但想到罔極深恩，此生永難報答，又不覺肝腸欲斷了。

我去夏爲母親病重，倉皇東返，在海船上一路爲我曾對你談過的

可怕的預兆戰慄，疑惑不能更與母親相見；但如天之幸，我到家後，她病況雖然沈重，神智尚清，我在她病榻前陪伴了她七個月，遵她慈命，將你約到我鄉結婚。她當時很爲欣喜，病象竟大有轉機，醫生竟說還有痊愈之望。爲了鄉下醫藥不便，滋補的食品，難以張羅，我特到上海，打算安排一下，接她出山就醫；誰知我到上海未及半月，她的噩音便來了！天呵，我當時是何等的傷心，何等的追悔！命運註定我不能和她面訣，不能領略她最後慈祥的微笑，不能看她平安的咽最後一口氣，我還有什麼法想？那妖異的，驚怖我三年的預兆，雖說沒有應驗，到底算是應驗了，是不是，健？我永久猜不透這是一個什麼啞啞。這事我在法國時沒有問母親過，因爲我不忍而且我有所忌諱，歸國後我到底熬不住，有一回委婉地問她，她說：她也不知道那時爲什麼那樣傷感？好像永不能和我相見似的。健，這豈不奇？看來宇宙

間，那能說沒有神祕的存在？但我萬里歸來，還能侍奉她半年的醫藥，並且償了她向平之願，——這是她最切的願望——安慰了她臨去時的心靈，冥冥中不能說沒有神靈的呵護，這或者是聖母的垂憐吧？我們又那能知道。

健，你還記得嗎？去年我們在鄉下度着蜜月，那時我對於你的誤解沒有完全消釋，你對我也還是一副冷淡的神氣，——這是你的特性，我現在才明白——但在母親前我們却很親睦，出乎中心的親睦，母親看了心裏每有說不出的歡喜。更感謝你的，你居然會在她病榻旁，一坐半天，趕着她親親熱熱地叫「媽」。母親一看見你，那枯瘦的頰邊便漾出笑紋，便喊醒兒快些上樓拿徽州大雪梨和風乾栗子給你的健

噢……

青年工程師讀信讀到這裏，眼前彷彿湧現一幅圖畫：一間小小鄉

村式房子，裏面安着一張雷波梨木牀，牀上躺着一個瘦瘠如柴的半老婦人，幾年的流淚，昏黯了她的眼神，入了膏肓的疾病，剝盡了她的生命力，她躺在那裏真是一息慳慳，好像是一堆垂燼之火，她說話時也一絲半氣毫無氣力；但她看了對面坐着的青年，她的嬌媚，和立在她牀邊的愛女，她的精神便比較的振作，病勢也像減退了幾分。青年第一次在這垂死的病婦人眼睛裏，窺見了偉大的神聖的母性光輝，他曾不禁私嘆爲人生罕見的奇蹟，現在這印象又很鮮明顯在他面前。青年取下口中啣着的雪茄，噴出一口濃烟，好像透了一口氣似的，閉着眼睛呆呆的定了一會神，於是又拈起那封信繼續讀下去：——她精神好些的時候，便絮絮和你談心，她說：『醒兒是我最小的女兒，自少被我慣壞，脾氣很不好，性情又顛預，不知道當家，將來要請你多多擔待她些。從前你們兩口子在外國鬧的意見，我希望你們心上永遠不要留

着這層痕迹了。再者你婚假將滿，不日出山，你可以和醒兒一道去，不要掛念我，我的病是不要緊的……」她說到這裏，她微弱的聲音更帶些啞啞，像要哭，但沒有眼淚，她眼淚已經流乾了。她所以傷心的原因，是爲了捨不得我，女兒出了嫁，不免要跟着女婿去。自己的病又已到了山窮水盡的田地，自己心裏又何常不明白。抓住她心肝的不是尋常的情感，是生離死別的情感，健，她的情況，我們那時不大覺得怎樣，現在回想起來，才知那是如何的沈痛！

健！我現在是個沒有母親的人了。回憶過去託庇慈蔭下的快樂光陰，更引起我無窮的繫戀。我天天坐在母親的殯宮前注視着青天裏如如不動的白雲，癡想從前的一切，往往想得熱淚盈眶，或者伏在草地上痛哭一回。唉！我真的和我最愛的母親人天永隔了嗎？我有時總疑心是一場噩夢！

這青山還是青山，綠水還是綠水，故鄉還可愛的故鄉，但母親不在，便成了慘澹的可咀咒的地方了。我這一次歸來是爲掃祭，等母親下葬時最來一次，以後便要永遠和故鄉作別。我年來悲痛夠了，受了傷的神經，不能更受刺激了，天呵！請憐憫我，不要讓我再見這傷心之地。

現在我是這樣的怕見我的故鄉，從前却是怎樣呢？我十五歲後在省城裏讀書，每年巴不到暑假，好回故鄉看我的母親。父親省城裏另有公館，他勸我在省裏住着，溫習功課，不必冒着溽暑的天氣，往鄉下奔波。但我那裏肯聽？由省城赴我的故鄉雖然止有三四百里的路，却很辛苦，健，你去年到我鄉成婚，也走過那條路的，一路大輪，小輪，轎兒，舟兒要換幾次，要歇臭蟲牛蟲聚集的飯店，要忍受夫役一路無理的需索，老實說回我故鄉一趟，比到歐洲旅行一回還困難，但

我每年必定要回去，那怕是冬天，學校只有三十天的假，也吵着父親讓我回去。有一年在復辟役後，大通蕪湖之間有兵開火，我也要冒險回鄉，只要母親在那裏，便隔着大火聚，大冰山，連天飛着礮火。我也要衝過去投到母親的懷裏！

和我同在省城讀書的是我的從妹冬眠，她是我二叔的女兒，四歲上嬸母患虛癆病死了。我母親將她撫大，所以和我情若同胞，愛我母親如己母。每年假期我回里她也必回里。我們每年到家時的情景，真快樂，我永遠不能忘記。轎兒在崎嶇山道裏走了一日，日斜時到斜嶺了。我們在嶺頭上便望見我們的家，白粉的照牆，黑漆的大門，四面綠樹環繞，房子像浸在綠海中間。門前立着一個婦人，白夏布衫子遠遠耀在我們的眼裏，一手牽着一個小女孩，一手撐着一柄蒲扇，很焦灼的望着嶺上，盼望遊子的歸來。那就是我母親，十次有九次不爽。

她知道我們該在那天到家，往往在大門前等個整半日。

從斜嶺頂上到我家大門還有兩三里路，但我們已經望見母親了，我們再也不能在轎子裏安身了。我們便跳出轎，一對小犖似的連躍帶跳的下山，下山本來快，我們身不由主的向下跑，不是跑，簡直是飛，是地心吸力的緣故？不止，磁石似吸着我們的，還有慈母的愛！

跳到小河邊，山林都響應着我們的歡呼。屋裏小孩們都出來了，四鄰婦女也都攏來，把我們前呼後擁的捧進大門。母親趕忙着招呼我們的點心，轎夫的茶飯，教人將我們的行李拿進屋去。我們坐了一天轎，正餓，正想喫東西，兩大碗母親親手預備的綠豆羹，涼涼的咽下去，一天暑意全消，什麼瓊漿玉液，味兒都不及這個。

走進臥房——與母親寢室毗連的一間——兩張牀並排安着，蚊帳，簟席，馬尾蠅拂子，樣樣都收拾得清潔，安閒，桌子椅子也拭拂

得纖塵不染，幾天旅程的辛苦蒸鬱，到此耳目一爽，這才使我們腦海裏浮上一個清晰的『家』的觀念。這些都是母親隔日預先爲我們安排好的。

在家休息幾天，我們開始溫習功課，大哥，二哥，三弟，還有年青的叔父們也都由學校放假回鄉，家裏比平時忽然熱鬧幾倍。每天晚上我們都在大門前納涼，個個半躺在藤椅或竹榻上，手裏揮着大蕉葉扇，仰望天上的星星；天地也像個人之有盛衰，春是牠的青年，秋是衰老，冬是死亡，只有夏天正是生活力最強盛的時候，你看，太陽赫赫的亮，天空朗朗的青，樹林更茂，像翁鬱的綠雲，榴火如燒，瀑聲如吼，雖然不像春天紅的，紫的，白的，黃的，紺色的，空青的那樣絢爛，那樣的濃得化不開，但宇宙裏充滿的是光，是熱，是深沈的力，是洋溢的生命；在夜裏，星星也攢三聚五地拚命出頭，一個都不肯

在雲裏，好像要把那個藍鏡似的天空迸破。還有流星也比平時加倍起勁，拖着美麗的尾巴滿天飛。見了這樣，我們便預料明朝天氣的炎熱。袁子才詩道：『一九星報來朝熱，飛過銀河作火聲』我們永遠沒有聽見過星的聲音，假如聽見，那情景還堪設想？但詩人的感覺比平常人不同，也許他能以他的靈耳，聽見萬萬里外的聲響。相傳某文學家能在琴鍵上聽出各種顏色來，也許是一樣的理。我們雖然沒有詩人的靈耳，但看星星你推我擠，繁密的光景，也就好像聽見一片喧喧嚷嚷的爭吵聲呢。

在天空下母親時常指點星座，教我們認識，關於天文的智識，她比我強得多。慚愧，我五六歲時便學認星座，到於今只認得一座北斗星；牛郎星我也認得，因為牠是在三顆大星距離相等的排在天河邊，母親說是條趕牛的鞭子，所以容易記。至於織女，我便有些模糊，假如

七夕兩星相會，我還不知牛郎在鵲橋上挽着的美人是誰？還有南斗，是一大羣大小不同的星星組成的星座，母親說牠像一個跪拜着奏事的老人，我也認不清楚。

消受着豆棚瓜架下的涼風，談狐說鬼，或追敘洪楊往事，是鄉村父老們唯一的消遣。我記得舅父午峯先生和某某幾個太婆談話最有風趣。夜裏挑着担趕路，忽見樹林裏隱現着一丈多高的白影，知道是活無常，拋了担子回頭就逃，背後還聽見嗚嗚鬼叫；或者看完夜戲歸來，涼月下，橋上坐着一個婦人，問她的話不答，走近去拍她肩膀，她回頭一看，臉白如霜，咦！原來碰着一個縊鬼！……這些話常常教我們聽得毛髮倒豎，背上像淋着了冷水，回到屋子去睡，還帶着那恐怖的印象，門背後，牆壁上，黑魃魃的都像有鬼怪出現，終夜喚媽，有時怕不過，往往鑽到母親牀上去睡。

講到和母親同睡，我十七八歲時還和母親同睡的，夏天太熱，冬天同睡却正好。我常把頭鑽在她腋下，說自己是小雞，母親是母雞，小雞躲在娘翼下，勿一，勿一，勿一……的叫着，害得母親只是笑。那時候百般撒嬌癡，自視只如四五歲的小孩，母親看待我也像四五歲的小孩。

在母親面前誰不是小孩呢，母親若還在世，不但那時，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我到五六十歲頭童齒豁的時節，看着我還是一個小孩。

暑假裏快樂光陰真是數說不盡。不多時天氣漸涼了，學校來了開學通知單，我們要預備赴省城上學。母親這時候又要大忙一陣子，她教裁縫來，替我們做新衣，夾的綿的，一件件都量着身裁長短裁剪，甚至鞋子，襪子，洗面的手巾，束髮的絨繩，母親都一一顧慮到。每

年我回家一次，出山時裏裏外外穿得煥然一新。要不是母親細心照管着我，像我這樣隨便的人，在學校裏不知要穿得怎樣的寒酸相。

我現在想尋出件母親親手替我補綴的衣裳來，但翻遍舊衣箱都見不着一件，因為我赴法時舊衣服一齊賞給我在北京表嬸的老媽子了。當時那些衣裳不知看重，現在千金也難買。天哪，假如我能尋着一件，我要珍寶般收藏着，預備我將來穿了入土。母親用錢常常感着拮据，因為她的用度是被限制的，這也是中國婦女沒有經濟權的苦處。她的兒女子媳衆多，一衣一食，一醫一藥，都要她照管，她的性情又宏慈慷慨，富於同情心，鄉里貧苦人向她告急，她總不惜傾囊相助，甯可委屈自己，不肯委屈他人。每年我上學，她總私下給我錢，三十塊，五十塊，都是她一絲一縷節省下來的。最後我赴北京，讀了二年，竟搜括完了她的私蓄。我前後幾年的求學，都靠着公家的貼補，

爲的我成績還不錯，但若不是母親相幫，我的書也就讀不成了。慈母的愛，原非物質所能代表，但她的錢來得不容易，也教人分外的感念。這些事雖極其瑣碎，在我記憶裏都留下極深刻的痕迹，現在我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寫來，健，想你讀了也要爲我深深感動。

母親對於我是這樣慈愛，這樣費盡苦心，我沒有答報她一點，健，我寫到這裏，真有無窮的後悔，悔我當時太自私，所以於今終天抱憾！可憐的母親，自從十六歲嫁到我家，過的生活，完全是奴隸的生活，她少年時代的苦辛，我已經同你談過，我想誰聽了都要爲她可憐。她當了一輩子的牛馬，到暮年還不能歇息。我家本是一個大家庭，人口衆多，祖母年高不管家務，母親在家裏算是一個總管；在大家庭裏做當家人，那苦楚不是你們沒有經驗者所能想像，要有全權還好，偏偏她又沒有權，錢湊手些也好，偏偏不湊手，油鹽柴米，雞豬

果蔬，那樣事不累她費心，嘔氣。在中國萬惡大家庭裏，誰不感着痛苦？但我母親感着的痛苦更大。我對於她現在不能多寫，因為我要表揚母親的賢孝，謙退，忍耐，堅苦種種的美德，便不免暴露了別人的不是。我筆下不能無所掩蓋。一言蔽之，母親到我家四十年，算替我家負荷了四十年沈重的十字架。

我很想她暮年能休息休息，享受一點清閒的福。我雖然是她的女兒，但現在女兒和男兒沒分別，我也想盡一點反哺的心。那時我的願望並不大：只望學成之後，在教育界服務，每月有一二百元的進款，要是我和你結了婚，便將母親從鄉下接出來，住在上海，僱個細心女僕伺候她，每日讓她喫些精美的看膳，隔上一兩天煨一只雞，還要爲她煮一點滋補的白木耳，燕窩粥，參湯，每星期日我們陪她上戲園，電影場，無事時又陪她打個小牌。春秋佳日伺奉她上西湖南京以及山

水名勝處去散散心。這樣上海住上一年半載，若是她想回里，便送她回里，等她高興又接她出山。等大哥有了職使，二哥三弟都成了家，她也可以在各個子媳家裏周流的住住。

這並不算什麼奢望，我當時若肯辦也就能辦到，但是野心太大的我，只顧着自己的前途，本省學校卒了業又上京，上了京又要出洋留學，跑到幾萬里的法國去，再也不想回來。家裏接接連連的出變故，母親病得一生九死，我還硬着心腸留在外國。畢竟學業毫無成就，空使自己精神痛苦，這是我應得之報。

最可恨的是母親每次寫信勸我回國，我回信却動不動宣布我要留學十年，十年！在慈母聽來，真是刺心的一劍。後來聽見大姊說：母親每次接着我的信便要失望流淚，一連難受幾日。其實我何嘗真定了留學十年的計畫？不過怕母親過於懸掛要逼我回國結婚，故意拿這話

摩鍊她的心，斷她的念。

後來我愈弄愈不像了。爲了我的婚姻問題，我幾次寫信和家庭大鬧，雖然沒有公然要求離婚，但我所做使母親傷心的事也不少；上帝饒恕我，我當時不知爲什麼竟有那樣狠毒的念頭，我有好幾次希望母親早些兒去世。這因爲我想獲得自由，但又不忍母親受那種大打擊，所以如此。這還是由愛她的心發出來的，但我諱不了我自私心重！我的不孝之罪，應已上通於天！

有幾次我惱恨之極，望着虹河滔滔流水；恨不得縱身向下跳，又寫信對母親大言：我要披紗入道，永久不回中國。我的想自殺，不是輕生，我的想出家，也不是愛上帝，只是和家庭賭氣，要說這些話使他們爲我難受，我才暢快。我那時對於我那可憐母親精神上的虐待，現在一一成了痛心的回憶，這刻骨的疾念，到死也不能滌拔！

母親去世時，只有五十四歲。她身體素來康健，我們都以她克享高齡，誰料她棄世恁早？這是大哥的死，我的遠別，三弟的病，以及家庭種種的不幸，促成她這樣的。她像一株橡樹，本來堅強，但經過幾番的狂風暴雨，嚴霜烈日的摧殘，終於枯瘁了牠的生意了。

健，海上有一種鳥，詩人繆塞曾作詩讚美過，那鳥的名字我忘記了，性情最慈祥，雛鳥無所得食，牠嘔血喂牠們，甚至啄破了自己的胸膛扯出心肝喂牠們，我母親便是這鳥，我們喝乾了她的血，又吞了她的**心肝**。

從前的事我雖然有些怨你，但是健，親愛的健，我到底不能怨。因為你原是一個冷心腸的人，也不必怨我家庭，假如不是舊婚約羈束着我，像我這樣熱情奔放的人，早不知上了那個輕薄兒的當，想到那場迷網，到今還覺寒心。也不能怨我自己，我所有的惱恨，是真實實

實的惱恨，我曾盡我所能的忍耐，但終於忍耐不了的。我只有怨命運吧，那無情的命運真太顛播了我，太虐弄了我；或者我當悔不該去法國，不去就沒有這些事了。

真的我很悔到法國，三年半的憂傷困苦，好像使我換了一個人，初離法國時我還有些戀戀，以後愈想愈怕，『法蘭西』三字在我竟成了惡魔的名詞，回國兩年始終不敢翻開帶來的法文書，不敢會見一個留法的舊同學。感謝光陰的惠愛，這病近來才稍稍平復，但法文是連ABC的發音都忘記了，說來真教人好笑。母親死後，我本想寫點東西紀念她，但那時痛楚未定，一提筆便心肝如裂，而且想到母親，便觸動在法國的往事，那甘酸苦辣的滋味，又要一齊湧上心來，那煩悶的陰影又要罩上我的思想，那靈魂深處的創口，又要從新流血！

某女士說領略人生，要如滾針氈，使牠一針針見血，我，豈但滾

過針氈，竟是肉薄過刀山劍樹，闖過奈何橋的。但這有什麼用？憂患的結果：不過隱去你頰邊笑渦，多添上眉梢一痕愁思，滅了青春的歡樂，空贏得一縷心靈上永遠治療不愈的創傷。我祝普天下青年男女，好好過着他們光明愉快的歲月，不要輕易去嘗試這人生的苦盃！

健，我的話說得太多了，怕也要引動你的感憤，就此收住吧。我大約明後日就要出山，相見不遠，請你不要掛念我。我們過得和和睦睦，母親在天之靈，也是安慰的。不是嗎，我親愛的健？

你的醒秋一九××年○月○日

青年工程師讀完了信，將牠摺疊好了，放入信封。似莊嚴似微笑又嘆了一口氣，說道：『愛情！愛情！爲什麼你們這樣當真？在我竟不覺有何意味。但是，秋，過去事是過去了，不必更留在心上了。我們過得和和睦睦，母親在天之靈也是安慰的，這真是不錯的呀。……』

……『雪茄烟這時已垂垂欲燼，青年順手一擲，將烟頭擲在痰盂裏。他自己起身到隔室浴沐去了。室中寂然無人，只有幾縷餘烟，暈爲一朵篆雲，鼻鼻不盡！』

